

報告文學



名誉主编：张 锲 张胜友
社 长：刘学明 / 主 编：王 卉 / 执行主编：吴 双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主办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协办

顾问

冯骥才	陈建功	张 炯	李存葆
李钟声	杨匡满	程树榛	贾宏图
雷 达	雷抒雁	余秋雨	祖 慰
李红旗	韩春华		

编委会

王必胜	邓 贤	丰 收	白 描
刘学明	王 卉	刘硕良	刘元举
吴 双	何健明	周 明	周政保
杨黎光	贺绍俊	赵 瑜	郝敬堂
萧立军	萧关鸿	傅溪鹏	谢 将
徐晓珂			

特邀编审

田珍颖	刘 茵	张守仁	秦 晋
崔道怡	章仲锷	缪俊杰	杨德勇

主 管：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编 辑： 《报告文学》编辑部
出 版： 《报告文学》杂志社
社 长： 刘学明
主 编： 王 卉
执行主编： 吴 双
副 主 编： 谢 将
编辑部主任： 徐晓珂
编辑部成员： 吕辉 廖全国 卢 旭 王祖良 李新华
刊 号：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9-007X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588/I

国内代号： 38-398
北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滨河路3号雍和家园4-307
武汉地址： 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B座9楼
邮政编码： (北京)100013 (武汉)430070
电 话： 010-51026498 027-87679339
传 真： 010-51026499 027-87679300
E - mail : bgwx8888@vip.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5日
发 行： 湖北省武汉市邮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代号： M6432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责任印制： 王 宁 027-87679339
广告发行部： 李 丽 电话：010-51026498
王 宁 电话：027-87679339
广告经营许可证： 4201004001668
本刊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目 录

汾清河的儿女们 / 王伟举

序·····	5
历史篇——艰难岁月苦励志·····	14
起步篇——欣逢改革勤创业·····	45
发展篇——构建和谐新农村·····	66
人文篇——同心走向新时代·····	98
神秘的山水,奇特的人物——作者后记·····	118

汾清河的儿女们

——湖北省保康县中坪村新农村建设纪实

王伟举



中坪——荆山宝珠人初识

荆山山脉给人的感觉仿佛连绵无尽，至少在湖北保康县境内的感觉是这样。

从广义的角度说，荆山并不是独立的山脉，它其实是大巴山山脉的东延部分，因为地处荆楚，所以叫荆山。荆山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北面边缘始于湖北房县青峰镇大断层，南面止于荆门——当阳一线，东达荆门——南漳一线，往西纵深深处延伸的部分就是神农架林区。按地质学家们的说法，荆山地质上属燕山隆起褶皱带，是强烈上升的新构造运动区，为强烈褶皱和复杂断层地区，逆掩断层、块状断层十分发育，山岭多呈狭长状，山顶大致等高，这一地带山高谷深，巍峨陡峭，

沟壑纵横。从地形地理上说，保康正属于荆山腹地。

在整个保康县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基本上看不到平地。

距离保康最近的平地是汉江平原，最近的城市是襄樊。从襄樊到保康 300 华里，与外部连接的只有一条公路，这条路几经改造扩建虽然路面不错却仍是十分狭窄，顺着山势在深山峡谷间绕来盘去，从山上看下去就是一条飘落的丝线。顺着这条通往保康的路出襄阳城南门就看到了荆山的雄姿，不过襄阳人给这些山取了一些好听的名字，但无论人们给这些山取什么样的名字，它们还是属于荆山余脉。

过了南漳县城之后便再也见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地。进了保康县境基本上是山连山，峰接峰。连保康县城那块狭谷小坪地也只不过比巴掌稍大一点，这块小河边的小坪甚至容纳不了保康县的首脑机关和县直单位，好多机关单位的房子不得不建在了半山腰。

县府所在地尚且如此，保康县民们的生存条件可想而知。保康有一位新调任的官员很有创意地谈了它对保康县版图面积的质疑，他说，保康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不很准确，因为现有的方法测出来的只是平面图，而保康

境内全由崇山峻岭构成,到处沟壑纵横,奇峰高峙。就像一张报纸捏皱起来的样子,一旦摊平展开,实际数量至少是现在的三到四倍。

30万勤劳善良的保康人民散居在这些沟壑之间的一块块小平坝上。“开门见山”这句成语正是保康人民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看惯了满目青山,保康人才对平地特别珍惜。所以保康叫“坪”的地方很多。也许“坪”这个字本义就是为大山而造,它代表了大山里的人们对平地的渴望、对平原的向往。依照荆山走向,越往西山就越大,从大山皱褶的县城再往西七十多公里就是莽莽苍苍的神农架主峰群。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就在山势越走越高、越来越险的神农架山口,却意外地出现了一块难得的平原,因为四周都是海拔1000米以上的陡峭大山,这块夹在陡峭大山之间的平原就显得无比的珍贵,这一段平缓的道路也让在险峻的山道上一直提紧嗓子的旅人们一阵轻松,走到此处便都会感到眼前一亮。

于是这块平原便在他们眼里放大了好多倍。刚好这也是保康西部重镇马桥政府所在地,小镇依山傍水,十分繁华。而旅途中人自然也都要歇下来放松心情长舒一口气,松弛一下被险路绷久了的神经。

仔细打量,这块平原也真是让人称奇,它北面是太阳山,南面是笔架山,中间一条小河从神农架大山深处流出来绕着平原穿过。河水洁净清亮,河底卵石与游鱼的花纹清晰可见,远远看去,一条蓝色的彩带飘然东去,让人联想起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境。河的北岸,依

中坪村委会



山而建的楼房层次栉比,绵延五六里。

若再走近村子,眼前又是一番美景,你会怀疑自己真的来到了仙境——

原来在村边与山脚之间又有一条小河,准确地说是一条大渠——这条大渠就是闻名遐尔的汾清河,汾清河的源头在神农架,当年县上建马桥二级电站,为提高水位扬程,便在汾清河与神农架相邻的一个叫雷公滩的地方筑坝,硬将汾清河拦腰截住,又在鸡公岭、太阳山和三龙观脚下凿出一条人工河渠,将汾清河的主干流截到了中坪村,剩下一股余水便仍在马桥镇旁那条老河道里淙淙流淌,使汾清河这名字得以永远延续。

这实际上就成了上河与下河。而中坪村的村民便背靠人工开掘的上河,面向几经改道的下河和那块平原上的数千亩良田。

山脚的人工河像一条翡翠色的玉带,顺着山势蜿蜒前行,中坪村的10个居民组都沿渠河而居。从居民们按照统一规划建起的排排楼房,足可看出中坪村的富裕——数以百计的楼房都是近几年新建的,整齐排列着沿大渠而建,河水便在这排排楼房与青山之间汨汨奔流,因为对面山脚下也散居着一些人家,渠河上便会不多远就有一座拱型小桥,十分的别致。山上绿树苍翠,居民楼前花团锦簇——一株月季鲜艳、一棵棵桃树粉红、一树桐花蓝紫……

青山,绿水,小桥,人家,诗一般的意境与村中艳丽的花树交相辉映,给人一种无比妖娆的感觉。美景

之中的人显得更为靓丽，间或有村姑村嫂端了衣物来大渠边洗濯，诗境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便得以再现。

此情此景，让每一个路人都心旷神怡，随之会生出一种身处仙境的陶醉，看得细了便都有些不忍离去。

那种新奇、羡慕与赞叹便丝毫不亚于当年陶渊明发现桃花源——

“真是上天赐予的人间仙境啊！”

“唉，瞧——造物主多么神奇！”

“嗨，好一个洞天福地！”

“要是在这里盖一座小楼，弄上二亩地四季耕作，那日子不知比神仙强多少倍呢！”

这个绵延数里的美丽村落就是在保康无人不知，在襄樊、在省里也都小有名气的马桥镇中坪村。

说是小有名气，只是相对而言。其实在省、市、县委眼里，中坪是个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的村子。中坪是保康县最大的行政村，全村九百多户，三千五百多人口，如算上长期寓居没有取得户籍的外地人口，户数早已超过一千，人口也已在四千之上。这样规模的村子在外面平原乡镇也少见。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么大的村子竟管理得井井有条，数百栋小楼，数千人口，村容清静，水泥路面上看不到农村常见的遍地乱扔的渣滓，废纸、烟头，甚至连树叶都很少看到；

户户家里都用上了沼气，烧水做饭，只须开关一掀，蓝幽幽的火苗就“呼”地燃起来；

全村组与组之间，户与户之间



全部用水泥路面连接起来；公路总里程达到四十多公里。

过去农人们行走都是打赤脚。走路时裤腿挽得高高，黄里透红的山泥又黏又稠，粘性极强，紧紧地拽住人的脚，前脚好不容易扯出来了，后脚又被扯住了，每走一步就要费好大的力气，还经常被埋在泥里的石渣子把脚给扎破。后来农村人有钱了也就都穿得起长统雨鞋了，并且是一人一双。但走起来仍是很累很累的。山村人偶尔进一回城便要感叹好久：“几时我们山村里的路也跟城里一样就好了。”山村人对城里水泥路的向往触发了中坪村党委书记黄立杰痛下硬化路面的决心，他亲自兼了几年公司负责人使企业有了积累，有了积累便投巨资修路，照着城里的水泥路修。路面光光的，水泥厚厚的，标准高高的。花了一年时间，就用水泥路将各居民组之间，各家各户之间联接起来了。

如今无论下雨下雪汽车都可以开到家门口，无论下多长时间连阴雨，农民们走路脚上再也不会粘泥。在闲淡的雨季里，农民们会像城里人一样穿着皮鞋相互串着门子。而那些过去被人们视为奢侈品甚至引为骄傲的长统雨鞋都送给收破烂的了。修水泥路的这些钱，都是黄立杰经管村里企业后一万两万地攒起来的自有资金，仅是花在村级水泥公路硬化上投入就超过了600万元！

全村电网改造投入资金280万元，30公里的火电主线重新更新，上千户农户的线路都重新安装，竟没有用国

湖北保康新农村
建设论坛全体专家、
学者合影

家农网改造一分钱！村民们说，都是咱们黄书记性子急，样样事都走在前面，村级公路和农网改造都是国家要给钱搞的项目，可是没等到国家开始投资，中坪村早已用自有资金完成了这些改造；

为了让村里人吃上洁净的山泉水，村里投入 250 万元用于自来水饮水工程，将 20 里外的苏溪河水引入村中，上千户居民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随意走进一个人家，水龙头一拧，清凌凌的山泉水便哗哗流淌出来，掬上一捧，清凉甘甜，沁人肺腑。

最让中坪人骄傲的还是他们村的学校。校舍达标改造、教学器材添置花了三百多万元，教学楼、封闭式学生宿舍楼、电教室、食堂餐厅、开水房、澡堂、图书室、操场等设施全是按照城市示范小学的标准建设配置，校园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

从村民、学生，到教师、校长，都对他们的孩子能在这样美丽的学校学习感到无比自豪。校长说：“别看我们是深山沟里的学校，我敢说，襄樊那样的大城市也没有几所学校能和我们相比的……”村里许多姑娘远嫁他乡了，有的在安徽，有的在四川，有的在山东，因为当地的学校与家乡差距太大，结果生了孩子又送回娘家来读书。

提到中坪村农民的福利待遇，更是让城里人都羡慕不已——

黄立杰当上党支部书记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再没让村里人交过任何税费。在外面的农人曾被每亩地每年

几百元的“三提五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中坪村的村民们却至今不知“三提五统”为何物。村民们说，黄立杰当了书记后，就再没要我们交过任何钱，必须交的“皇粮国税”都是由村里用企业积累资金为老百姓代交了。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当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决定取消农业税时，这个天大的利好让全国的农民兄弟奔走相告，可是中坪村的农民们因为从未交过任何税费，便没有切身感受，村里组织学习中央惠农政策也有人没有认真听入耳，所以也不知道这好处有多大，更不知道邻村的人们为什么高兴。于是有些不知事的村民四处向人打听：“中央给了这么大一个好处，我们咋就没有享受到？”

少数村民东问西问，慢慢就传成了怀疑中坪村至今没有落实中央惠农政策的传闻，传到上级领导耳朵里，便引起了高度重视。中央给的政策怎么能不落实呢？于是上面派



黄立杰陪同“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赵树凯研究员在中坪村调研

人来调查。面对上面来的调查组，黄立杰笑着说：“你们不要问我，随便去问老百姓就是了。”上面来的人找了许多村民，问：“你们村的‘三提五统’免了吧？”又问：“村里还在找你们收农业税吗？”

结果连问了 10 个组几十户人家，被问到的人们竟都十分茫然。却反过来问调查组：“什么，农业税免了？我们可是从没有交过呀，难道现在要交了吗？”

村人们惊讶又好奇：“三提五统是什么？是不是又要发钱给我们？”

也难怪，二十多年都没有向上交过一分钱，中坪村人根本没有“农业税”、“三提五统”这些概念……

村里的党员干部们说，“这也都怪黄书记，从不重视宣传，他一向主张只做不说。说只要老百姓得了实惠就行，何必挂在嘴上？可是该说的总要说才对，鼓不打下响，话说不明，办了这些实事好事不往外说，老百姓还以为我们村干部把上面给的好处没了呢！”

不过通过这一次调查，中坪村的老百姓才知道这些年自己比别人少交了多少钱，才知道他们的黄书记这些年来给他们创造了多少福利。

纯朴的山村农民们脸上平淡，但他们内心的感动却是说不出的，他们的心里在流泪——感激的泪。他们心想：“老黄这个书记怎么当的呢，这么一个倔巴头，真是铁匠！给我们代交了几十年税总该让大伙晓得嘛，总得往报纸电视上说说嘛。看看人家周围的村子，为老百姓办一件什么事马上就电视报纸宣传得

沸沸扬扬的，可咱们中坪村的村‘两委班子’给老百姓干了这么多好事，实事，咋就不往外说说呢？”

“这黄书记，真是死脑筋，倔巴头，铁匠头！他不想出名，也不让咱们中坪村出名！”中坪村的“两委班子”成员们愤愤地说。

村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们埋怨的这个黄书记，他们眼里的“死脑筋、倔巴头，铁匠头”，就是他们拥戴了三十多年的中坪村当家人——现任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中坪磷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立杰。

村民们愤愤的是他们的黄书记不宣传，不让中坪村出名。他们感到不平的是周边的村子里干部们经常上报纸，上电视，换回来一块又一块金色的奖牌和多项惠民政策。村民和村干部们的愤愤情绪还有对他们黄书记的不平——老黄不让宣传，干实事好事的书记自己不说首先吃亏了。人家善于宣传的模范村支书头上的桂冠一顶又一顶，金光闪闪耀得人眼酸，可老黄像一头牛一样干了三十多年，头上却也没有几顶像样的红帽子！

村民和村干部们愤愤情绪还因为他们不服气——中坪村在黄书记带领下，苦干实干几十年，企业利润、村集体经济积累、生态环保、村民福利、新农村建设各项指标都在前面，可他们村却没有别的村名字响亮，他们的黄书记也没有别的村书记那般风光。

中坪磷化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宦吉明掰了指数着说：“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们的账是硬碰硬的，搞各项基本建设、为群众代交税费，是真金白银拿出钱来的！说句不谦虚的话，周围的几个村子名声在外，可他们敢和我们中坪比吗？我们三千五百多人口这些年没交三提五统，没交过农业税，村里还给老百姓办了医保，给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发健康补贴金。哪个村办到了？我们中坪村这些年在黄书记领导下光是投资公路、电网改造、学校建设、自来水架设就花了一千多万元，哪个村有这个实力？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村里不欠任何人一分钱的债，没要国家的任何扶持，连国家该给的扶持我们也没有要过。哪个村敢说他们不欠银行的钱？哪个村能有我们这些流动资金可以支配？数字报表容易造，银行账上的钱才是硬的。”

宦吉明的账明明白白，2006 年全村人均收入 4600 元，2007 年这一数字将突破 5000 元！

村党委委员，村委委员、会计方学文也自豪地说：“看一个地方有没得钱，不听他咋说，也不看别的，只看村里

有多少人家盖新楼！咱们中坪村仅这几年就有五六百户盖了新楼，到2010年，除了少数特殊困难户，全村就有八百多户住上新楼房了！”

宦吉明是中坪磷化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他的数字是最准确的。村级财务虽然不在一起，但村里企业的主要收入全在他掌握之中，村里除了磷化工业外还有一个以葛根种植开发为专业的葛农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一个以服务带动保康全县桑蚕业发展的保康中兴蚕业有限公司，但这两个公司基本上是为农户服务、引导全村全镇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任务，利润都还不很多，现在的主要利润来自磷矿开采业、磷化加工和村级水电站的电价上网收入。宦吉明是个从事多年财务工作的干部，他对财务数字很谨慎，讲求绝对真实。他透露的数字肯定是相对保守的，不过从他充满自信的话里传递的信息底气十足：

“说一千道一万，钱是硬头红！我们中坪村今天不欠任何贷款，还有几千万的流动发展资金，这个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谈到为什么中坪村从不愿宣传？宦吉明面有难色，最后还是苦笑了一下说：“说实话，我们黄书记本身就不喜欢出名，谁想写他难得很。因为马桥镇是个出先进典型的地方。先进的村很多，尧治河、堰垭、加上原来的九里川，都是曾经影响全市全省的典型，中坪村其实也是一个老典型，连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都来过中坪。2004年秋天，俞正声在深入山区调查研究中来到中坪村，饶有兴致地视察了中坪村依山傍水的农户，还兴致勃勃地上到中坪磷化公司的矿山上，戴上安全帽跟着黄立杰走进矿洞察看洞里的安全措施是否到位，当看到洞子里巷道打得规范，没有安全隐患时，俞书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看到采矿损坏的植被正在修复，看到山上村民退耕还林搬迁后生态迅速恢复的样子，俞正声肯定鼓励了老黄的做法，并同黄立杰合影留念。老黄当干部几十年，省委市委的领导人见过不少，但俞书记是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同中央领导同志合影黄立杰还是头一次。黄立杰有些激动，他心里想幸亏自己工作过得硬，要不然，俞书记这一级的领导到中坪后给人家看什么？

黄立杰仍然坚持不宣传，村委会干部和磷化公司的干部都能揣度出老黄的心思。

村党委副书记余守强说：“我们黄书记不愿意宣传还有另一番心思，他自己给自己树的目标太高，至今未达到。而且市县委已经在中坪村周围树起了红旗。这红旗的宣传力度大，在外面影响也很大了，黄书记不愿同人家争，“争不过人家，埋头干就是了。”老黄常说，只要工作做好了，中坪村的群众满意就行了，只要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产业结构优化了，村级积累实力壮大了，老百姓手里都有票子了，我们要不要什么荣誉都无所谓，我们党的宗旨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嘛？”

然而尽管老黄一再低调，中坪村的富裕生活和优美环境还是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美丽的山村。继俞正声书记来中坪村之后，各级媒体和有关研究机构不断光顾中坪。2004年度，黄立杰当选为中国农村改革十大新闻人物，随后，保康县

黄立杰与首届湖北保康新农村建设论坛专家、学者、领导合影



委将中坪村作为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

2007 春天,襄樊市文明委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立华和副部长刘东仿同志参观了中坪村的新农村建设后大发感慨。胡立华说:“中坪村因地制宜建设新农村的模式值得推广,只要稍加宣传,中坪村就可能是一个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中坪村——这个藏在荆山深处的宝珠,终于逐渐掀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开始闪射出璀璨的光芒。

古韵与新声

因为中坪属于马桥镇管辖,加之中坪是个基层的村庄,所以志书上关于中坪村的文字记载较少,而中坪村边的马桥镇则因后来成为省级公路必经之交通要道而成为鄂西北名镇,特别是马桥镇境内磷资源丰富,成为国内重要磷都之一,也成为保康县唯一的经济重镇,所以名声会越来越来。准确地说,现在能查到的马桥历史资料也都应该是中坪村的历史资料。

从有关文字记载的历史看,马桥和中坪的历史要比保康县还要早得多。

县志关于保康的记载:保康县始建于 1498 年(明弘治 11 年),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建县前,春秋战国时期属楚,楚先民熊绎曾辟业于荆山;秦汉时期,县域南部属临沮县辖,东北部为荆州南郡房陵县辖;三国魏置祁乡县;西晋置沮阳县;北魏置潼阳县,西魏先后置大洪县和重阳县;北周改大洪县为永清县;唐朝相继设寿阳、荆山、土门、归

义县;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废县入房陵。明弘治 11 年(1498 年),鉴于房县辖境辽阔,难以施治,始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县治潭头坪(今城关镇)。据清同治丙寅年《保康县志新纂》载:“邑归属房,宋雍熙三年置保康军(军,宋朝的区划名,与州府同级),邑名始此。所以保康县由此得名,此县名亦暗寓“保康人民安居康乐”之意。

而中坪村是保康最古老的山村。中坪(马桥)史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但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从公元前 1100 年至 611 年,当时中坪属楚地,既无路也无集镇,汾清河沿岸更没有现在的田地,也许因为汾清河的水好,逐渐将懂得择水而居的先民们吸引了过来。在山脚拓出少量耕地,人们开始在这里世代生息繁衍。这就是马桥镇和中坪村的最初形态。至先秦时,距此不远的茅山兴建了祖师庙。由于风景奇异秀美被认为风水极好,香火很旺,逐渐成为道教圣地。马桥中坪便成为歇息驿站。至南北朝时太建元年改为寿阳坪。唐代武德元年在此设置县治,名寿阳县,这就是说,中坪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是县府所在地了。据中坪老人们讲,当年寿阳县衙就设在中坪村东古佛寺旁。武德二年寿阳县裁撤,此地划归荆州南郡房陵县(今房县)管辖。寿阳坪改为马桥是明以后的事情,因北方蛮族侵袭不断,北方之民纷纷南迁,有山西人马天近迁来寿阳,在今中坪古佛寺一带落脚,每过汾清河需涉深水,十分艰难。遂出资搭便桥一座,供村人往来。村人感念其德,遂将寿阳改为马桥。

今天的中坪其实就是后来被马桥取代的寿阳,今之中坪是现代入移河造坪后取的名字。从中坪版图上的一些地名看出中坪村落的古老,从那些残存的遗址中可以读出中坪悠久历史文化积淀,领略其悠远的历史文化古韵。中坪村西边是太阳山,正北面是三龙观,正东边是古佛寺,古佛寺遗址地到文化大革命才毁坏消失。

村委会委员、村党委委员方学文是中坪村的文化人。他擅诗文,精书法,尤其对本地历史最感兴趣。另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中坪村小学教师王大志,王老师是这中坪村写作能力最强的老师。时下正逢盛世修志,各县及各乡村都物色了专人操办此事,于是王大志便受村委会委托,成了中坪村志的主要撰稿和统稿人。在他编写的新志书中,将增加村名由来,建置沿革、风物传说等章节,而在传说中,最有吸引力的当数太阳山的传说。这传说是世代流传

却无文字记载的民间故事。王大志和方学文整理的史料就是对当地民间传说的记录——后羿射日的传说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重要篇章，而中坪村关于太阳山的民间传说与中国远古神话相互形成印证关系。

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神话说，尧执政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解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取下那红色的弓，抽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后羿不惧烈日炙烤，勇敢地追杀太阳。结果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因为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才拦阻了后羿的继续追射，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在中坪的民间传说中，后羿在追射烈日时经过了荆山，并在此射下一个日头来。这与一些神话传说形成了印证，因为在不少传说中都言后羿曾在荆山射落下一个日头，而中坪一带世代相传的传说都说这日头就落在中坪村后面的太阳山上，中坪村后面的太阳山因此而得名。

神话当然不一定是真实的社会演变史实。但中坪村后的太阳山上却真的是赤土一片，仿佛天火烧过一样寸草不生。直到五年前村党委和村委会决心消灭这片影响中坪绿化形象的秃山头，村“两委班子”成员方学文私人贷款上太阳山植树，每年请劳力挑水上山植树一大片，奋斗至今，成活率方有十分之三。方学文绿化太阳山的故事后面有专章记录，这里主要是说从太阳山名的来历上可读出中坪古村的古韵。

中坪村的古老仅凭民间传说不足以采信。中坪村东的古佛寺地名也是明证。据说此寺建于佛教盛行的唐代，庙宇宏大，香火极盛。中唐大诗人韩愈因上《谏迎佛骨疏》遭贬岭南曾路过此地。路人劝他投宿古佛寺，寺中主持久仰韩愈文名之盛，邀迎韩愈入佛寺食宿。他因愤恨佛骨荒唐误国，执意露宿村边野地，始终拒入佛堂。

中坪村的文学爱好者方学文搜集了许多类似的传

说。这位年轻的村两委委员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除了搜集历史传说还常为家乡中坪作一些诗赞美，下面便是方学文数十首诗中的一首——

荆山苍青汾水长
神农林区莽苍苍，
马桥镇旁中坪村，
人间乐园我家乡。

古村地貌像画舫，
两山一水好风光，
中坪好似聚宝盆，
千亩良田在中央。

人杰可问古佛寺，
九龙下海气势昂，
地灵还看三龙观，
五凤高山喜朝阳。

绿水环绕青山傍，
鸟语声声啁啾唱，
栋栋新楼沿河岸，
人面桃花映芬芳。

今日中坪美名扬，
丰衣足食奔小康，
和谐社会新农村，
人间仙境胜天堂。

中坪村的当代秀才方学文和王大志搜集了许多关于古佛寺、关于三龙观的传说，还搜集了一些故事性很强的民间传说。在他们搜集的故事里，中坪曾出过一个聪明秀才名叫宦谷贞，因为才华超群被招为驸马，最终却又因过于聪明被喜受他的皇帝所杀，在乡人们的艰辛努

力之下运回灵柩使其最后魂归故里。故事十分凄惋感人,让人听后久久沉缅于伤感。

中坪古老历史文化余韵的熏陶,造就了今天中坪人重礼义的古风犹存,造成了中坪村尊师重教、邻里和睦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村党委书记黄立杰提议下,村“两委班子”决定,对上了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由村里发给300元的健康补贴,每增加10岁,补贴档次提高100元,到了90岁以上就补贴1200元,而百岁以上的老人,村里每年就补给10000元的健康补贴金!

党委书记黄立杰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把长寿作为一个指标,日子过好了,人们才能长寿,中坪要争取成为长寿村,百岁老人是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光添彩的人,就是稀世之宝咧,补贴一万元也不算多!”

这个制度一出,儿女争着孝敬

老人,村里上了年岁的老人们都成了宝贝。

如今经常看到电视报纸上报道一些不肖子孙不敬父母遗弃老人的恶事,看后让人感觉惨无人性令人发指。而在中坪村,所有老人都成了宝贝,儿女善待父母、子女争相赡养老人蔚然成风。

邻里之间,礼貌谦让,文明之风日盛,创建“治安模范村”成为全村的光荣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正的人间仙境。

古村古风犹存、古韵悠远,若陶公有灵,怕是又要作一篇新的《桃花源记》了。

不过,对于陶渊明来说,他笔下描述的世外桃源来自一个生逢乱世的文人渴望太平世界的美好理想,他期盼一个没有劳役税赋、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社会和谐的理想家园,而他当年的梦境描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已正在变为现实——对于保康县中坪村的村民们来说,他们不仅生活在桃花源般美丽祥和的新农村里,而且享受着陶渊明在他有限的理想之梦里无法想像的幸福生活。

中坪村的三千五百多村民都知道,这人间仙境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他们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之下,在村党委书记黄立杰的带领下,用他们的肩膀和双手、用勤劳和汗水、用信念和理想,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奋斗才创下的当代伟业。



黄立杰与中坪
小学学生在一起



历史篇——艰难岁月苦励志

一个农村少年的青春梦想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遍地开……”

山花烂漫的大路上，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子穿着白底红花衬衫，背着挎包，唱着“樱桃好吃树栽”的歌儿从灿烂的山花丛中走来，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画面让人如痴如醉。

唱歌的女子走近了人们的视线。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路新奇的朝这女子看去。一个正在喝水的小伙子看得呆了，壶里的水顺着壶嘴汩汩流下来……

这是一部反映六十年代农村青年生活的著名电影中的画面。写的是一群进步青年热爱农村、热爱家乡、用艰苦劳动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故事。电影片名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著名老作家马烽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影响了一个时代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黄立杰最初就是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将“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己的终生选择的青年之一。

黄立杰看到这部电影时激动不已，女主人公孔淑珍唱着歌回到山村的场景一直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男主角高占武是个具有时代偶像和青春魅力的民兵排长。他带着村里青年们开山凿渠引水彻底改变家乡缺水面貌的精神鼓舞着黄立杰，高占武腰缠绳索坠下悬崖打眼装药放炮的场景深深感染了黄立杰。高占武作为一种英雄形象符号永远定格在黄立杰的心中，并整整影响了他的一生。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成为他整个人生的理想与精神追求。

他感到他生活的中坪村特别像那部电影中的村子。这村子贫穷、封闭，人们住着茅屋，穿着补巴衣服，打着赤脚，喝着稀汤一般的包谷糊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历史篇——艰难岁月苦励志

糊，经常为凑起买一斤盐巴的钱发愁。他感到这个作家太神了，怎么就写的就像是他们中坪村的事情呢？守着金山银山受穷、挨着汾清河却种不上水田吃不上大米。啥时自己大了，一定争取当个民兵排长，像高占武那样彻底改变中坪村的贫穷！

黄立杰看《我们村里年轻人》这部电影时还是个不为人注目的农家少年。在他走向青年的成熟过程中，民兵排长高占武的影子始终走在他的前面，为他指引着青春之路。这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少年从此心中有了一个青春期的梦想——他要是能当民兵排长，一定要像高占武一样，带领全村的青年人，开山引水，把半坡的山地变成水田，把大片的荒山变成花果山。

他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

一群青年小伙子和大姑娘在一个民兵排长带领下，扛着钢钎和铁锤、戴着柳条帽，在中坪村后的山上叮叮当地打着炮眼。一个戴柳条帽的壮小伙在半山腰挨个为炮眼装药，然后点火，然后绳子飞快地扯上去。刚扯上山崖头上，崖下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一大片山石轰然塌下，点炮的年青小伙回头一看，脸上充满自豪与成就感。这个年轻人正是黄立杰。

一条条盘山渠修起来了，盘山渠在中坪的后山绕来绕去，所有的山坡上都成了水浇地，山上果树成林，一队年轻人举着红旗在大声唱着他们喜欢的歌曲——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辟开那个千年的高山岭，挖出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

“金山那个银山呀花果山，荒山那个变成米粮川”

……

黄立杰不大喜欢唱歌，但他很喜欢这些歌曲。他激动得笑了，他高兴极了，“青年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度过——”黄立杰在心里对自己喊道。

黄立杰喊出了声。

黄立杰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方知刚才的一切是一个好梦的梦境。

几十年来，这个梦境一直深深的镌刻在黄立杰脑海里。在那个时代，充满青春梦想的年轻人不只黄立杰一个人，而是整个一代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代人的所有理想和抱负都超脱不了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主导的时代，人一诞生就处在浓浓的政治氛围之中，“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是那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当时年轻人时尚就是当工人，当农民、当建设国家的光荣劳动者，“把青春献给祖国，做国家的主人翁”是这个时期的时髦语言。这个时期的所有宣传品、电影、报刊、连环画都宣传的是这一主题。黄立杰出生在马桥中坪村这样的山区，连襄樊和保康对他也是很遥远的地方。他接收到的信息只能是流行的连环画和镇上、村里一年难得看到几次的电影。他记得起的电影片子有《金铃传》、《我们村里年轻人》，还有连环画上的人物韩梅梅、董加耕、邢燕子等等，这些读物或电影中的人物在他年轻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知是人生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安排，少年黄立杰关于想当个高占武式的民兵排长的理想竟在几年后成了现实。在十九岁上，黄立杰竟真的成了中坪八队的民兵排长。

于是这些青春期的梦境不止一次地重新浮现眼前。这个全公社最年轻的民兵排长胸中开始涌动着—股改天换地、重新安排中坪山河的冲动。把中坪建设成现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激情开始燃烧起来。“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富裕程度的朴素憧憬。但在当时人们心里，这个目标无疑是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刚当上民兵排长的青年黄立杰认为，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就真的像电影故事里的人们一样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

“狼窝掌”故事引出“汾清河畅想”

汾清河从洪荒年代开始就在神农架大山中奔流。那时的汾清河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最开始它没有名字，谁也不知它到底流淌了多少万年。古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的诗句也正好写出了人们对汾清河岁月的感怀：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生活在汾清河边的人们谁也不知汾清河形成于何年，只知道它从神农架大山中汇聚山溪而出。当汾清河开始有了名字时，也应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近代。而开始时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是“粉清河”，并且伴随着一个美好的传说。传说是观音娘娘看这条河流出奇的清沏，便常来这里洗濯，因观音脸上脂粉太多，每次下河洗脸就落下一层来。久而久之，河底便有了厚厚一层脂粉，把河水都染成了胭脂色，便有人顺口给取了个名叫“粉清河”。到后来，河边的人们嫌这名字脂粉气太浓，便有追求清雅的文人给改成了“汾清河”。虽只一字之改，这汾清河在人们眼里便愈发变得清雅起来。

夏秋两季前往神农架时，马桥是必经之路。而马桥留给路人的唯一印象就是汾清河桥北对岸的那片罕见小平原。这平原上的庄稼长得特别好，风吹谷穗翩翩，飘来稻香阵阵，让人想起毛主席那首“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然而在三十多年前，汾清河流经的这条河谷却没有一块田地，而是一片一眼难以望到尽头的乱石滩。

乱石滩是汾清河世代冲刷的结果，大概她在神农架的深山峡谷间受到了太多的约束，穿过神农架的崇山峻岭后刚好遇上中坪这片相对开阔的谷地，于是便放纵肆虐起来，左冲右突，七弯八拐，九曲回肠，从南边笔架山脚下又折回北面太阳山根，将整个一条山谷冲成一片狼藉的乱石滩。

这一下可苦了两岸的居民们了。特别是河北面的中坪村数百户人家基本没有一块可耕之地，人们只好到半山崖去辟山开荒，甚至一群群搬到山顶，打猎、采药、砍树卖柴为生。半崖上开出的山地缺水无肥，只能种一茬洋芋、包谷，一季下来除留下种子外竟没有多少剩余，国家

的救济粮倒成了大头，可是救济粮也得有钱买呀，于是攒几个鸡蛋，刨几捆药材、掰几包木耳菌子，千辛万苦背到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去卖上几块钱，到镇上粮站买回些压库多年的陈谷霉米（现在叫作陈化粮的那种变质粮），宝贝一样藏起，每一顿只在洋芋南瓜间撒上一小把，便成了珍味佳肴。只有偶尔来了贵客或镇区驻队干部才舍得掺放一点米，像中药里的药引子。“两委班子”成员方学文回忆说：“那时吃上顿掺野菜煮的米饭就是改善生活打牙祭了！”。

“中坪人那日子过得才叫艰难。”许多村民回忆起中坪往昔的艰难日子仍感慨不已。

终于有一天，中坪人不甘心再这样半饥半饿地活下去了。改变艰难生计的强烈愿望逼使他们要冲突一切阻力谋求改变。

中坪有人在想：“要是能天天吃米饭就是进了天堂了。”

中坪有人在说：“要是跟外面平原上一样有块平原改成水田，就有米饭吃了。”

越来越多的中坪人在自问自责：“人像这样活一辈子多窝囊，一生没好好吃顿饱饭，死了之后阎王爷都觉得我们划不来呢！”

可是，四面是高山，中间乱石滩，到哪里去找一块平原？哪怕能耕种巴掌大块水田，由自己亲手插下一株稻秧，割下一穗谷子，舂出一把稻米——这几乎成为中坪当家知道柴米贵的老爷们共同的愿望。

中坪有敢想敢干的人——那就是当时的村支书陈邦才、民兵连长黄光全、民兵排长黄立杰、六队记工

员张贵发、四队队长李明炎……他们心里都憋了一肚子气——未必我们子子孙孙都没有吃大米的命?!

也有一种说法“中坪想吃上大米,下辈子吧。”

然而这些人没有想到,能够实现吃大米梦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文革初期的混乱已经过去,毛泽东发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对恢复工农业生产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当时没有赤裸裸的物质刺激,但一种由精神变物质的力量转化而来的生产力确是不可否定。在国家尚无钱投入农业的情况下,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基本是靠着“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得以完成的,直到今天这些设施仍还在发挥着维系生产的作用。

1969年的某一天,在中坪大队驻队的马桥区中坪公社党委书记曹明华像以往一样例行公事的在干部党员会上念了一张报纸。

报纸上有一篇通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

“……陈永贵是大寨人的好领班。解放初期,当地有首歌谣形容大寨之穷:“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那个穷大寨的象征:“七沟八梁一面坡”。对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可以略举如下:解放初全村700多亩地,却被各个“梁、沟”分割成4800多块;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亩产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不早则涝,连续下它几天雨就成洪灾,就这么个绝对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却造就出了著名的旱涝

保收的“海绵田”,跨过了令“江南”也汗颜的亩产千斤关。这种改变,离不开陈永贵。特别是“三战狼窝掌”的战斗中,最能体现大寨精神。“狼窝掌”历来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杂草、野狼、洪灾。1955年冬,大寨人开始向狼窝掌开战。整整一个寒冷冬季的辛劳,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下了几万方黄土,终于造就了30多块粮田。第二年,人们播种,种子发芽。当历尽辛劳的人们看着成长的禾苗、计算着能多收多少粮食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声霹雳,一场大雨,冲掉了一切。人们没有倒下,他们总结了教训,第二年继续开战。然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声霹雳,又是一场洪灾……两次的失败,也再次激起了他们的领头人——陈永贵的干劲。陈永贵一有空就呆在狼窝掌发愣,终于找到了原因,第三次奋斗开始了。那一年,气温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为了拿到石头,人们到三里地外的石山上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就在工地吃着大寨特有的“冰碴饭”(那是因为热饭送到工地之后都结成了冰)。那个因“让贤”而声名远扬的大寨前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仅在这次改田中就开出了1800多方石头。据说,他一生开开的石头可以从大寨到北京摆个来回!终于,凛冽的寒风和满腔的热血造就了坚固的石坝和丰产的梯田。终于,老天爷低头了,大寨人胜利了!这个奋斗造就了大寨的奇迹:一个有女不嫁的穷大寨,现在成为了全国农业的榜样……”

对于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明星的陈永贵,后人评价不一,争议颇多,但谁也不可否认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虽然他后来陷入了政治的漩涡,虽然后来“全国农业学大寨”演变成了一种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引起了农民的反感,而派生出违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一平二调又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之以“一刀切”的形而上学方式,使原本就缺少环境保护意识的农业改造导致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造成了很多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不可否认,在科技落后、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大寨精神”对重振农民士气,对加快生产、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改造、促进农业低成本快速扩张、应对人口大国的粮食危机还是起到了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仍是当年“学大寨”的成果,甚至也是人类的另一种文化遗产。

文章念完了,公社书记曹明华说:“大伙说说看,大寨

人能干的,我们中坪人能不能干?”

好一阵没人说话。忽然一个瓮声瓮气的低沉声音打破了寂静——“大寨这点事不稀奇,大寨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这低沉的声音鼻音很重,听着瓮声瓮气、慢条斯理,却一字一句像钢珠砸在石头上铿锵有声,每个字都震撼着人们的心。

人们眼光刷地聚焦,循着声音扫过来。

只见一个20来岁的年青人刚刚站起来,大气地喊道。这小子生得虎头虎脑,浑身的皮肤被阳光晒得黢黑,身材不高却健壮敦实,站在那里像座黑塔。

全场人们心里一惊,这小子是谁,连大寨都不放在眼里,真是冒失鬼!不怕上纲上线挨批呢。

“我是说大寨人的精神可贵,但他们不就是山沟里移山改田那点事吗?我们咋做不来?”

全场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想这小子说的话。在那个年代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用不着思想的,能引起人们思考的必然是震动性的话题。

公社曹书记来了兴趣,站起来问那插话青年:“你是哪个队的?”

“我是中坪八队民兵排长黄立杰。”

“那你具体说说,我们怎么才能跟大寨一样?”

“改天换地!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黄立杰声音一直不大,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曹书记欣赏地看着这位个头敦实的青年小伙子,回头问支书陈邦才:“是不是20岁入党的那个民兵排长黄立杰?”

陈邦才点点头说:“就是他,我给你反映过几次的,这个年青人能吃苦,工作抓得狠,干活下得泼,方方面面过得硬,倒是棵好苗苗……”

支书陈邦才连忙招呼:“黄立杰,你的想法很新鲜,你干脆到前头来,过细给曹书记说说你的建议。”

“大寨人找狼窝掌要田要粮,我们为啥不找汾清河边的乱石滩要田要粮呢?”

众人都把目光转向脚下的烂石滩,嗡嗡议论起来。

这个建议人们从心里不赞成。因为在前任支书李守正领导下曾做过试验,刚试了试就搁下了,主要是劳动强度大,挑土路程远,小打小闹开了个头再没有提起,改出的两小块田也因为土层太薄,石缝太深装不住水荒弃在那里。而让人们最怕的,是那玩命一般的劳动量,搬来山

土填河滩——累死牛的活呢。

人们喊着黄立杰的小名责难他——

“接根娃子(黄立杰的小名)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说话没个高低,汾清河乱石滩咋能种得了粮?”

“接根娃子年轻说话没轻重,书记都没开口呢,你才当几天干部就敢说大话。”同村同组的人都对着黄立杰议论起来。

公社曹书记倒是十分欣赏这位有主见的年轻人,鼓励他说出自己想法。

黄立杰说:“大寨人能把狼窝掌的乱石坑填了土种庄稼,我们为啥不能把汾清河滩填了搞出一块人造平原?”

众人又议论起来:“这接根娃子硬是说些不靠谱的话,那乱石滩千年万年都是那样子,方圆上十里,不搬来几架山能填起来?”

黄立杰仍是有条不紊地说:“别的没有,保康还没有山?山上有的是土,山里人有的是力气,还怕填不满乱石滩?”

纯粹从地形的角度,汾河中坪村这一段还真是让人称奇。这条河在神农架的高山狭谷间由涓涓溪流汇聚而成,百里的河流一直在密林幽谷与深涧之间隐匿着,像一条潜龙在山间游弋。人们很少看到它的真实面目,而一流进中坪村它就现出真身,以它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之势,将神农架的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片少见的开阔地带,它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把这片方圆十里的坪地冲得满目疮痍——河道一會兒拐到南边笔架山脚下,一忽儿又折向北面三龙观和两岭的山

根。方圆十里的平地上竟没有给人们留下巴掌大一块好地，却留下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乱石滩。

黄立杰后来多次回忆说，假如当年没有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题词，可能没有人会想到改造汾清河，至少他自己不会去想。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千亩小平原。

黄立杰当时描述他关于汾清河改造的词语很朴素甚至有些笨拙。但他的这番描述对于后来的人造平原，对于中坪村人思想的启发和震撼，对于后来生活环境的逐步改变，特别是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坪村，无疑是充满激情的理想描述，其意义相当于一首极有创意的“中坪畅想曲”。

“把这块乱石滩好好整治一下，按 50 米宽、100 米长一块田规划，这片地至少可开垦出 2000 亩以上的一块人造平原，让全村每户人口都获得一亩以上的保命田，也是中坪全大队几千人口的当家田，丰田畎……到时候望上看遍是花果山，往滩里看是一片米粮川——”

这样简朴的表达，还是让全大队的干部社员们吃了一惊。望望千百年的满河滩滚滚乱石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在当时的情形下，面对这个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中坪大队的许多老百姓们都认为这是异想天开。

但是公社曹书记和支书陈邦才却都受到黄立杰的启发，认为黄立杰说的有道理。他们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党员重视起来。陈邦才更是对

他刮目相看，他悄悄地对公社书记说：“我没得文化，身体也不好，思想跟不上趟了，再干几年就想交班，我看这娃子是块好料呢。”

公社曹书记说：“既然如此，就要有意识的锻炼培养他，多给他压担子。”

应该说，对于培养黄立杰，公社曹书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使陈邦才拿定了主意，为黄立杰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曹明华不仅慧眼识珠，他自己也是个工作扎实，具有魄力的好干部。中坪这块人造平原的诞生，他是功不可没的，后来他又在半山腰开凿了一条渠，将另一条叫作低次河的水引过来，指导中坪大队将山腰的大片“望天收”的挂坡田改为水浇地，为中坪增加了一大片旱涝保收当家田，使山上收稻子在当时成为一大景观。曹明华后来由此成为了当时全地区公社书记中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客观地说，这位优秀公社书记的作风和工作思路对黄立杰影响很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曹明华也可以说是黄立杰从政道路上的引航人。

自此，黄立杰开始与中坪村的政治结缘，第二年他就成了村支部年龄最小，党龄最短的党支部委员。在八生产队当了两年队长，后来就成为党支部副书记，1979 年，接替陈邦才当了三年过渡支书的赵同贤招工离开中坪之后，就把党支部书记的位置让给了不满 30 岁的黄立杰，当年在移河造田工地崭露头角的青年排长黄立杰，10 年后成为了这个有着三千多人口的中坪村的领头人，全村党员群众的这种选择使黄立杰由感动到感恩，从此后，为中坪人民造福成了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他把自己浑身气力和才能、将自己的毕生精力乃至整个人生都奉献给赏识他的父老乡亲。最终使中坪村成为了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实证明黄立杰才是真正能将中坪村引向富裕的杰出人物。此为后话。

由“狼窝掌”故事引发的“汾清河畅想”由此成为中坪告别洋苹果、苞米饭、彻底改变饮食结构的诱发点。成为年轻共产党员黄立杰走向中坪村政治舞台的“隆中对”，而汾清河填滩移河造田工程也应该成为中坪人通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康庄大道的奠基石。

黄立杰（前排右）
同老支书陈邦才合影



改造汾清河千人鏖战乱石滩

沉寂了千万年的汾清河滩突然热闹起来了。

方圆十里的河滩上到处是奔涌的人流，到处是迎风飘扬的红旗。社员们首先把河滩整平，再把河滩分成长100米、宽50米的方块田坯子，再用石头砌出田埂，然后用担子、背篓、草袋子，把山上的土运到石头砌成的方块内，也有人用土制的独轮车载着石头或山上的土在人群中穿梭，吱吱呀呀地叫着，给工地增添了不少闹趣。

高音喇叭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生产大队的广播喇叭放着当时的流行歌曲——激越欢快，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们把旷古未有的热情献给了火红的时代。高昂豪迈，充满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歌曲的共同旋律，而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能立竿见影地鼓舞人心是火热年代革命歌曲的共同特征。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坚决学习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重呀嘛重安排……
干起来，干起来，红花遍地开……”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陈永贵是大寨的好领班，扁担担走乱石坡，镢头开出米粮川……”

革命歌曲在革命年代发挥的作用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河滩里的人们早上天没亮就来到了工地。他们早上吃的多是蘸盐巴的洋芋果（土豆），没有油荤的洋芋原本就极不耐饿，下如此负重的苦力，那点洋芋果果很快就不知化到哪儿去了。不到一半时辰，许多人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可是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歌曲却给了人们无比的精神力量。人们听着激越雄浑的歌曲，竟能空着肚子挺着饥肠背石头，硬撑着虚弱的身子挑土，还稀里糊涂的有一种越干越有劲头的感觉。

快晌午了，人们的气力和热情已经顶不住饥肠辘辘的折磨，这时郭兰英甜美的嗓音仍在广播里悠扬地唱着大寨的美景——

“牛羊胖呼呼，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银光满屋喜气多，社员梦里也笑声甜……”

然而人们再也打不起精神了，背石头的、挑土的，推独轮车的都显出疲态来，脚步开始蹒跚，身子也有些踉跄。整个工地死气沉沉，只有郭兰英一个人在喇叭里不知疲倦地唱着。

看到工地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大队党支部书记陈邦才有些着急了，陈邦才是个实在人，也是个体谅群众的干部，他知道社员们饿了，他自己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早上娃子妈弄了满满一盆子洋芋，他敞开

肚皮装了一皮囊，可是由于没有油盐，不到半个时辰就不知丢到哪去了，他虽然没有直接拉车子挑土背石头，可是他沿着方圆十里的河滩不断在10个生产队之间巡回检查督战，脚脚踩在一个个鹅卵石上，东倒西歪，每一脚都要寻找一个平衡着力点，跳来跳去像是一种小孩子们玩的“跳坊”游戏。一路走来走去，还要高喉咙大嗓地跟各队队长们交换意见，掌握进度。对于社员们来说，看到书记空着两手在工地走来走去，认为书记是脱产干部，心理上十分羡慕。只有陈邦才自己知道，这种明轻暗重的活儿实际并不比直接挑土背石头轻省，只不过从心理上感到更累。此时他肚里早已是饥肠辘辘，可是他还不能有丝毫疲惫表情，他要给整个工地一个精神饱满的形象以提升社员们的信心。

陈邦才看到半天过去了，上千的社员们累了半天，河滩工地上只不过只看见一小片片薄薄的新土和一些鹅卵石扒成的埝埂。照这样下去，到猴年马月才能造出千亩良田来？

陈邦才饿得头昏眼花了，却忽然看到一个与其它工地不同的、让人激动的场面——

人人哟哟哟喊着号子，奔跑着、背石头的，推独轮车的，挑土筐的，全都一溜小跑，来往如梭，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陈邦才精神为之一振，一看才知这是第八生产队的工地。

八生产队正是黄立杰所在的生产队，黄立杰当时的身份是第八生产队民兵排长，按当时准军事化的时尚惯例，出门上工地多是以民兵

组织形式出现。带队的干部，大队称连、公社称营、县里称团（修铁路时也称过师）。

八队的工地自然就是黄立杰带班。黄立杰这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这个年轻党员有个特点，平时很少说话，就是说话声音也不大，听着慢条斯理的，但一字一句却都是“石杵春碓（兑）窝——硬抵硬”。轻易不开口，但凡开口说话就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所以只要黄立杰说过的话一定是要应验的，本队社员们的评价是：“接根娃子说一句算一句，说了就算，不算的不说。”黄立杰在群众中的威信便渐渐树了起来。八队的事，实际上已是黄立杰在当家了。

陈邦才看见黄立杰站在背石头的劳力里面，黄立杰却没有看见他，只是专注地盯着背篓对旁边的社员说：“再加几块。”

旁边的社员说：“这是石头哇，你这足闷闷的有200多斤呢！从天亮背到现在，吃石头也饿了，要是压倒在路上可是要人命……”

黄立杰也不吭声，腾出一只扶背篓的手，弯腰把一块脸盆大的鹅卵石往背篓里拣。可能是石头太重，一下没有托起来，他弯下腰将手掌扣在石头下面，一咬牙浑身使劲一挣，那块石头就托了上来，往背子里一放，桐子油油过的蔑竹篓子“咣”直响。

旁边的人不住地说：“算了，接根娃子，多跑两趟吧，小心闪了腰。”

黄立杰不理睬，蹲下身子往起试了试，憋足浑身力气，低沉地喊了声：“嗨——！”便铁塔一般稳稳地站在人们面前。稍息喘一口气，就弯下腰一步一步稳健坚实地向岸上走去。

在场的人惊呆了，好一会才想起评论：“啧啧！这可不是儿戏，这一背篓子鹅卵石硬是有三百多斤呀！”

“接根娃子做活太狠了，全中坪大队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这娃子搞起事来不要命，倒是块当干部的料子。”

可是也有人担忧：“可不敢让这号人当干部，他搞事这样下力，社员能有个好？跟着这号干部非把你累死不可……”

一直站在旁边观察的党支部书记陈邦才亲眼看到了这一幕，他问旁边一个社员：“全大队数你们八队工地进

度最快,你们咋法干得恁有劲?”

那社员手里忙着往一个蔑筐子里装鹅卵石,不假思索地说:“黄立杰这娃子带班,哪个敢马虎?”

陈邦才问:“他是靠打人还是靠骂人?你们这么服他?”

“他倒没有打谁骂过谁,主要是他自己能做,像他一篓子背三百斤石头玩命做的,八队再找不出第二个来,八队的猫子还只有他最逼鼠。”

陈邦才听后深思了一番,当下就拿定了一个主意,像中坪这样两三千人口的大队,刺儿头可不少,往后还非得要黄立杰这样能杀能战的狠人来接班不可。

这年秋下黄立杰便当上了这个有着五百多人口的第八生产队队长。

广播喇叭永远唱不累,工地上的人们却终于筋疲力尽。好不容易盼到各个生产队送晌午饭的来了,饥饿的人们也等不到队干部吆喝,扔了手里的抬扛和筐子篓子,饿虎扑食一般朝挑晌午饭的人扑过去。吓得挑饭的老汉赶快把挑子一搁,一步闪到旁边,不然真会被如虎似狼的饥汉们撞倒甚至踩伤。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是集体出工,由集体从仓库里挖出些留种剩余的洋芋和包谷,磨碎了掺在一起熬成干糊糊。再就是从镇街上买些几分钱一斤的酱萝卜、酱豆豉,生生地拌了。但这种饭菜在那饥饿的年代已经算是“打牙祭”了。“打牙祭”这个词对于现在不断创造网络新语汇的年轻一代来说,大概是无法理解的。在那生活艰难的年代,人们的牙齿一年到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肉食品,牙齿便也清淡得像出家人一样。偶尔遇上一回比粗淡菜蔬略好的菜,便称作祭牙——这就是“打牙祭”一词的来历。

这时饥饿的人们一听到“打牙祭”,那喉咙里自然就伸出手来,人们蜂拥而上,将饭桶团团围住,一双双暴满青筋的手,拿着自家早早带来的各式大碗,争先恐后伸向饭桶——

抢在前面的,便深深挖下去,将稠浓的包谷稀糊挖得堆起尖来,人们一边伸出舌头吸吸溜溜舔着漫出碗来的包谷糊,一边伸筷子去捞那酱萝卜——

脚步稍慢了半拍的便无法盛满大碗,顶多一个平碗,再要往下挖时,碗里的饭就倒回到桶子里,只好抱着遗憾端出来,再去夹菜时,原先看着满满两大盆的酱萝卜,一

眨眼功夫立马就见了底。

不大一会儿就听了刮饭桶的刺耳声音,菜盆也发出叮叮当当的空响,最后就连酱萝卜菜盆也给人抢了去,索性将抢来的洋芋包谷糊糊倒在菜盆里一起和了吃……

陈邦才看得心酸酸的,心想啥时把田改好了,全部插上稻秧,第一茬的稻谷一定要满满做上几大锅饭,让全大队群众男女老少都敞开肚皮吃上一天白米干饭!等到陈邦才转回到自己小队的时候,社员们已将包谷糊糊刮得见了底。人们望着迟迟才来的大队支书,这才想起大队没伙食,大队书记也是要在小队吃饭的,可是怎么把他给忘了呢?人们都有些尴尬,有的悻悻地和书记打招呼,“哟,书记还没有吃饭呢,饭咋送这么多?干脆重新给书记另外做一份。”

有的则干脆躲到一边避开这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尴尬难堪场面。

陈邦才不好说什么,他只能自责,怨自己书记没有当好,社员们的肚子一年到头总是亏空着,你让他们怎能文明谦让!

不过,陈邦才发现八生产队的工地上却没有出现这种难堪和混乱。只见人们秩序井然,社员们一个个排着队,由送饭人一个个地打饭舀菜。看样子八队还应该有饭。陈邦才便朝八队走过去,看看有没有多余的剩饭。

八生产队秩序好是黄立杰组织的结果,他在开饭前说:“工地上的饭,按出工人数下的米,肯定是够吃的,但是不能像别的队那样乱抢,乱抢的结果肯定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后果就是有的人生怕吃不饱,死命

挖上一盆子,结果他吃不下,又不敢倒,只好硬撑死胀,后头的人肯定就吃不饱甚至吃不到。怎么办?排队让送饭的给每人先按半斤分,剩下的再平均分,饭量小的可以匀一些给饭量大的。”

黄立杰几句话十分确实,句句说到了人们心坎上。其实人人都不愿抢,不文明又不均匀。结果是抢得多的一顿胀,抢不赢的翻眼望。队里人都赞成黄立杰的意见,自觉排起队来,黄立杰就站在了队伍的后面。

黄立杰看到陈邦才走到八队来,猜他是没有打到午饭,便主动邀请他过来站在自己前头——“陈书记,跟我们八队一起吃吧!”

陈邦才十分感动,从一桩桩一件件小事,他再次确认自己看法:这是一棵好苗子,要好好栽培锻炼,黄立杰应该是未来的支部书记坯子。陈邦才还预料,这娃子将来肯定比自己干得好。

2007年5月,当笔者采访找到陈邦才时,这位当年的老支书回忆起许多往事,他感慨地说,“我从1966年当支部书记,直当到1975年,刚好对头10年,我也想做成一些事,但还是缺乏魄力,没得一杆子扎到底的劲头,没干出什么大名堂。我手里干的几件事:苏溪河大坝、十里盘山渠、倒虹吸引水翻山,算是留了些念想,但能做成这些事,也是依靠了黄立杰,1970年我就推荐他当大队党支部委员了。我让黄立杰当支委,就是看上了他干事的波劲和狠劲。他作为大队副职专门带一班青壮年劳动力搞工程。我们中坪村

的重要工程都是在黄立杰手里完成的。要说我还有点什么贡献的话,就是选了这棵好苗子。说实话,要是没得黄立杰,中坪村绝对没有今天富裕的新农村……”

吃过午饭,社员们肚里有了食,身上也有了劲。在“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中,工地上再次掀起劳动高潮——

一担担土从几里外的山坡挑了下来;
一背篓一背篓的石头从河滩里背到河岸;
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劳动竞赛如火如荼;
这情景让人想起许多典故——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大规模的会战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在填出人造平原的基础之后,就由党支部委员黄立杰领导几十个青壮劳力组成的突击队(农建工程专班)逐年完善,渐渐形成了规模。小平原的雏型渐渐明朗起来,人们填河造田的信心和热情也逐年增强。当黄立杰听人说欧洲有个叫荷兰的国家,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土是人工填海造出来的,黄立杰信心更足了。他带的专班全是清一色的棒劳力,也是黄立杰从几千人中选出来的最踏实肯干最吃苦耐劳的队伍,他们也都是练就了一双铁手掌、一副铁脚板、一副铁肩膀的铁血军团。在中坪村人们眼里,这活只有黄立杰能干得下来,也只有他能够干成。因为黄立杰是个给块石头也当针(真)的人。他认准的目标,九头牛十匹马也拉不回。

黄立杰带领这个专班,用一双铁手掌、一副铁脚板、一副铁肩膀,把山上土搬到河里——把河里石头背到岸上,砌梯田,砌河岸,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干下去。

背鹅卵石竹篓子烂了再编,
抬巨石的木杠子压断了再砍,
肩膀上结的血痂子撕了又破,
手掌上的老茧子结厚了再撕。
经历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熬过了一个个酷暑盛夏,
沐浴了一季季风霜雨雪,
顶过了一次次干扰下马,
……

汾清河滩里乱石被背上岸派上大用场,一块块、一排排垒起来砌成了新的河岸;一方方、一岭岭码起来成了园田化的理想田埂;

离汾清河滩最近的两座山被人们用肩膀和双手削成了平地；

一块块 100 米长、50 米宽的方方正正的、园田化格
式的标准良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个五平方公里的人造平原渐成锥型。

汾清河边的乱石滩越来越小；

汾清河的河床越来越窄；

汾清河的河道一次比一次直；

汾清河边的良田越来越大……

一年、二年、三年……这样的劳作持续了好多年。

这块为世人称道的人造平原在逐年扩张……1979
年，黄立杰接替赵同贤担任中坪村党支部书记时，曾三次
将汾清河的河床往前推移，小平原的面积再度得到拓宽，
将汾清河堤坝再次升高加固，从而形成了现在河床笔直、
河堤坚固的格局。

而原来的乱石滩，大部分成了一望无际的基本粮田，
临河的石滩填平以后，成了村里的磷化工基地。原来曾
泊船停舟的地方，现在已成了“中坪磷化”的办公楼，并相
继盖起了矿粉厂、配矿厂、葛农葛业研发有限公司、中兴
蚕业有限公司等一家家村办企业公司。

现在到中坪的人或路过马桥的人看到的那块宝贵
的小平原，并不是造物主所赐，而是中坪村两代人汗水的结
晶，是中坪村民世代代理想的成功体现。

引水苏溪河 黄立杰再献“锦囊妙计”

看着横冲直撞了千万年如今却被乖乖逼回主河道的
汾清河床，中坪村人的自信心大为提升。大跃进时代留下
许多豪言壮语，如“敢叫高山低头，敢叫河水让路”，“要叫
荒山坡绿装，荒滩变成米粮川”之类的誓言在《大跃进歌
谣》中占了很大篇幅。“改天换地”在外面也许就是一种口
号，但在中坪却已变成了令人鼓舞的现实。中坪村人对新
造的小平原，对未来的“秋收满畝稻谷香”，特别是对老支
书陈邦才“放开肚皮吃饱大米饭”的憧憬充满期待。可是
摆在中坪人面前的又一个难题是：田是造出来了，要栽种
水稻水从哪里来？汾清河里的水日夜在流淌，可是河水离
人造平原上的田有几丈高的扬程，而且河滩上新造出来

的田呈梯田状，越往上越高，要用汾
清河的水浇地，就得要把水抽上去，
抽到最高处的山脚再往下放——这
可是比汾清河滩改良田更难的事。
改河滩只需要出汗水，只要耗上时
间和力气，而要把水抽到山边就得
建一座大功率的高扬程扬水站。这
个造价是个天文数字，不要说小小
中坪村，就是县财政也没有这笔
钱——本来脆弱的保康财政原本就
是一个吃饭财政，既使有钱，也不
可能投到一个农村的抽水站。

中坪人再次着难了。

难道几年的血汗白流了？难道
这片让自己骄傲、让外人羡慕的人
造平原就成了一个摆设吗？

多好的田啊，多好的水啊，可是
咋法才能灌溉河上面人造平原几千
亩良田呢？难道盼了多少年的白米
饭又成了梦不成？

全村百姓看着千辛万苦造出来
的平原望洋兴叹。

党支部的支委会上，陈邦才再
次感到了困惑：怎么办？难道老百姓
几年的血汗付之东流？

“我的意见，坚决不能灰心丧
气！坚决不让老百姓失望。”

又是一个瓮声瓮气、带着浓重
鼻音的声音。这声音在干部群众普
遍绝望的情况下仿若大吕洪钟般响
亮。陈邦才和支委们对这声音太熟
悉了，每到关键时刻这声音就给他
们带来希望、带来转机，不用看他们
就知道这是谁。

所有目光再次转向了黄立杰。
虽然黄立杰这时还不是书记，他只
是一个普通的支部委员，也是中坪
大队党支部里最年轻的支部委员。
此刻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专班负责人（也就是农建突击队队长）。

陈邦才如遇救星般激动，忙说：“立杰，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为啥老盯着汾清河水的水？咱们中坪大队别的不敢说，一是山多，二是水多！到处都是泉水还怕灌不了田插不上秧？”

依然是瓮声瓮气，依然是慢条斯理，一字一顿。

支委们从他那四平八稳的话语里已听出潜台词了：黄立杰又有了新点子。

陈邦才已急不可耐了，“立杰，你快说，我都快愁死了，改了这么几年的田，又插不了秧，群众很失望，支部压力大呀。”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不成？！”黄立杰依然是不紧不慢。

“到底想个啥法子嘛？”众支委一起催黄立杰快亮出自己的“锦囊妙计”。

黄立杰说，“苏溪河里的水不一样能灌田，为啥死盯着汾清河？”

“什么？引苏溪河的水？你这是啥好主意嘛。”支委们喻地一声议论开了——

“就是，苏溪河远在 10 多里外，汾清河就在脚底下，舍近求远，这算的哪门子账？”

“苏溪河水是好，可是隔着好几架山，还有一道深谷。这不是说梦话？”

陈邦才没有急于发表否定意见，他信任这个年轻的支委。黄立杰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发表意见一般不成熟不会轻易说来。因此他对支委们说：“先不这样看，立杰长期搞水利工程，比我们懂行，他这样

说，一定是仔细算过账的。快把你的打算说出来吧，立杰，不要让大伙着急乱猜了。”

“汾清河水的水离田是近，可是水位低下去几丈，要引到山脚下灌田没得百把万建抽水站根本用不到，莫说我们没得百把万，就是县里给支持建起来，见天 24 小时不停地抽水是个什么代价？不管是用油抽水还是用电抽水，豆腐都盘成肉价钱了！苏溪河水虽说远得很，可是水位要高出几丈来，只要我们沿着半山腰修一条盘山长渠，架一道倒虹吸的管子，水就可以通过压力翻过三龙观，直接灌到人造平原的稻田里，想放水，闸一扒，想灌多久都行！搞得好的，连三庄两岭（指赵家庄、邓家庄、陈家庄，两岭指观岭、雷家岭）也能改成水田。”

“天哪，填河改田把人拖掉几层皮，你这个盘山渠引水工程又要叫我们累断几根肋骨！”支委们再次叫起来。

“不出气力就想天天吃大米干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坏事？”黄立杰瓮声瓮气地反驳道。

支书陈邦才倒是又来了精神，“我认为立杰的意见值得考虑，大家都再想一想，只要有可行性，只要能把手引过来，再脱几层皮又有啥了不起的？”

黄立杰干脆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说：“苏溪河的盘山渠听起来可怕，真要做起来也没得什么了不起。开始填汾清河里乱石滩，我们不怕得要命？结果一干就干出几千亩的好水田来。只要不花钱能引来水，舍点力气怕什么？人是五谷虫，越做越英雄！山里人没得钱，未必连憋力气都舍不得？”

有几个支委仍是心存疑虑：“你敢保证盘山渠修得起来？水一定能引过山这边来？”

“世上哪有人干不成的事？这渠又不是在天上！”黄立杰胸有成竹。

“行，大家再考虑一下立杰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可行，明天我和立杰就到苏溪河上去看看地形。”陈邦才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发现人的价值，善于采纳有价值的意见。他是支书，他这番话实际上就等于表了态。

支委们仍是在争来争去，但这时候争的已不是工程上不上的问题，而是工程到底有多大，又要苦战多少年，工程施工难度有多大的问题了。黄立杰又补充了一个建议：“其实引苏溪河的水不光是能够灌田，在中间大崖子底下还可以利用水的落差修个小型电站，弄好了说不定

就能供上全村的照明用电呢。”

这一说，人们又兴奋起来，那时候小水电还没有上马，马桥的几个梯级大电站还没有开始修，山区农村很少能够用上电。所以人们对电的期盼丝毫不亚于对天天吃大米的渴望。一听黄立杰可以办个电站，顿时激动不已。“要是能修个电站，让全中坪大队群众燃上电灯，这是天大的好事，比引渠水更重要呢！”燃电灯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大米的吸引力，人们又开始对黄立杰议论开了：“这年轻家伙咋这么多点子。”

“黄立杰，你也没读过好多的书，脑瓜子咋那么多主意？”

“年轻人爱学习嘛！”

说这话支委们哪里知道，黄立杰早看出了人造平原的软肋所在，已经攀山越岭，在朝苏溪河方向的山腰里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了。

陈邦才要去苏溪河看看的话，实际上等于一锤定音了。

苏溪河引水工程就这样敲定了。

一场将最终改变中坪人生活的工程又拉开了序幕。

再战苏溪河——中坪人 意志与耐力的N次考验

从这个小节的标题上看，借用当代网络语言的“N次”考验的表述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语言特征。然而汉语词汇的进化与丰富其实都是为了适应表述文字的力不能及。根据中坪老一代人对当时艰难场景和屡遭挫折的回忆。这里还真得使用这个“N次”。

老人们关于苏溪河引水工程的艰难与多次挫折的描述，实在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想象力所难以企及的。

苏溪河引水工程，即使在今天的科技条件和机械化程度面前也仍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因为它里程实在太远，地形实在太复杂，即使你有再先进的施工装备，也无法施展，首先是机械运不进去，即使拆卸开来用人背进去也无法使用，因为没有一丁点可供施工的平地。峡谷两岸全是悬崖陡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跟在村“两委班子”成员方学文和马桥镇文化站吴启森后面一步一攀，手拉着手艰难地来到当年修筑的苏溪河大坝时，一趟就

花去了整整三个小时，原计划半天返回磷化公司食堂吃午饭的，结果直到下午二点多才精疲力竭地回到村里。

苏溪河引水工程距中坪村的人造平原到底有多远？12里还是15里？或者如有的人说的18里？实际距离至今没有人测量过，也许因为太远，也许因为意义不大，也许因为它当年实在太艰难，人们不愿再想起它。据方学文说，因为后来马桥修梯级电站，把汾清河水位提到小平原上面的山脚下了，现在浇灌小平原的稻谷只须把闸扒开就成，实在是太方便了，而苏溪河水的用途也已由灌溉小平原的稻米变成了全村的自来水源，这项工程重要性在今天相对降低，所以已经好些年没有人去过苏溪河大坝坝址了。连当年的修渠引水英雄黄书记也多年没有去过了。提起苏溪河引水，黄立杰更多的是感叹。“要是现在这种精神状态，想都不会往那儿想，我现在自己都感到吃惊，我们当年怎么就修起来了！”要不是亲身经历过，黄立杰自己都会怀疑：这是我们当年修起来的吗？

方学文也是因为前几年承包绿化荒山，刚栽树苗时进来过一两次，距离现在也是好几年了。

修苏溪河大坝时方学文还是个小学生，他不相信也不清楚这盘山渠和大坝是怎样修起来的，更不知道其间的艰难。我找到了当年指挥长、老支书陈邦才和四队老队长、当年的积极份子李明炎，他们一下子也难以回忆起这段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想了好久才唤回些记忆片断。

为了解决刚改成的千亩平原的

灌溉水源，大队党支部采纳了支委黄立杰的意见，在苏溪河上游建一座大坝，把河水拦起来，再修一条10多里长的盘山渠把水引到太阳山腰，再修一个蓄水池。往下是两座山之间的苏溪河河谷，深约300多米、宽约200多米。这中间U字形的深壑需要用管道依坡就势上下连接。先从太阳山这边把管道铺下深壑，再从深壑谷底铸一渡槽型支架托住管道，将管道垂直铺上三龙观梁子，苏溪河南边的三龙观梁子比河北面的太阳山低出许多，引来的苏溪河水便在巨大的落差压力下很轻松地越过深壑，翻上三龙观梁子的蓄水水库。

老干部陈邦才和李明炎对往事的记忆很淡，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人问起。在他们看来，日子过去了就过去了，将来该怎样过还怎样过，你记不记都改变不了生活的走向，怀旧和忆往昔是文人们的事情。而他们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无情岁月的冲刷之后剩下的已经模糊。当年工程的艰巨、生活的艰苦他们想起一些，但他们描绘的语言却让我失望。没有我需要的惊天动地和触目惊心。

“难，硬是苦得很。”他们这样笼统地说。

当年的支书陈邦才已经攒下一身毛病，显得有些痴呆。李明炎热心快肠，也很健谈，虽然有些词不达意甚至记忆琐碎，但却善于表达，他零星的记忆碎片总算为回忆当年的艰苦卓绝场景提供出了一些线索。

“主要是路程远，山势陡，没得施工场地。不像汾清河，汾清河在乱石滩上造田，只是耗力气，场地平

坦。苏溪河不行，离村子远，施工的工具、吃饭的粮食柴草都运不进去，全部靠人背进去。沿线全是悬崖陡壁，扎营寨都没得地方。进去十几里才在苏溪河底找到一块平滩。在那里扎营。说是扎营也就是在河滩上支起锅灶，摊上野草，平一块地，把筷子碗放在那儿……”

首先要筑坝提升水位。筑坝便要用石头，只有从山上炸。炸石头这是技术活，首先打炮眼难度大，过去种田耕地的人们哪见过炸石头？黄立杰带专班时间长，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挨队给予指导示范。

砌石坝需要石灰，也是就地取材，在附近山崖上挖出窑子，也要从山上炸下石灰石来烧成石灰，还得砍柴禾做燃料。男人们都去炸石头，妇女们便被派去砍柴禾。

最初筑坝没有经验，便把坝址选在平坦开阔的中间地带。这地方掌子面较宽，石料容易运送，砌坝施工较为容易，距离驻扎营地较近，送饭、送水、供应石料也较方便。

因为各方面较方便，施工进度就比较快，看着大坝一天天升高，社员们别提有多高兴，他们唱起当时流行的歌曲，互相讲着笑话，开着玩笑，两个多月后坝就封口合拢了，工地上为此还让家里打了豆腐送到工地打了个牙祭以示庆贺。

陈邦才甚至想到了开个庆功会，因为大坝完工了，整个工程就算完成一小半，剩下的盘山渠在胜利形势鼓舞下也就不足为虑了。全大队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大坝合拢的消息，纷纷跑到工地上看热闹，还有人买来一挂鞭炮放了一通。全大队都沉浸在成功胜利的喜悦之中。

然而没想到正应了那句“乐极生悲”的古训，正当全大队干部群众都在欣赏自己创造的成果时，苏溪河上游连降暴雨，河水暴涨，平常温驯的苏溪河变得异常狂暴汹涌，辽阔无际的荆山山脉、千山万壑间积溢了无法以任何容器计量的雨水，倾刻间顺着山势朝狭窄的河道冲击过来，原本狭窄的苏溪河在汹涌的洪水面前成了一只细小的竹筒，那咆哮的洪水摧枯拉朽蛟龙一般狂奔，将沟壑中所有稍有阻挡的物什狂风卷秋叶般掠走。中坪人千辛万苦修起的拦水坝在这雷霆万钧般的洪水面前便像玩具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刚封口的大坝由于拦河横截面太宽，难以承载洪水的冲击力，像影视动画里的分镜头，轻轻地撕裂、轻轻地被带走，连“轰隆”一声的响动也没有就消失了——消失得十分彻底，从头到脚冲得干干净净，坝址上

连块石头也没有留下。人们第二天上工地时,只看见坝址两边山口的一点新痕。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的苦干辛劳顷刻间化为乌有,全大队的民工都傻眼了。所有人抱着脑瓜子闷蹲在那里,半晌没有一人说话。

人们在回想:那冲走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冒着危险千辛万苦从山崖上凿下来,攀壁爬崖半天背一块背过来的,说没就没了,连一块也没给剩下,心里绞痛啊!

人们在痛惜:几丈厚的坝面,一窑一窑上好的石灰一块块砌起来,里外抹得光光溜溜,跟修长城也差不了多少,咋就这么不经冲呢?

人们在沮丧:从上工到封口,两个多月没有歇一天,还加了好些夜班,只要有月亮的天气都是月亮落了才收工,这下全白瞎了,怕是再也修不起了……

死一般的寂静过后,不知是谁先哭出声来,先是轻声哽咽,接着便忍不住大放悲声。

在极其伤心的气氛中,哭声具有一种难以抵御的传染性,不少人跟着呜咽起来。

整个工地上的悲伤气氛让人心碎。

只有两个人没有哭,一个是支书陈邦才,一个是党支部、突击队队长黄立杰。

陈邦才没有哭是因为他已经哭不出来了,从引水工程上马开工到现在,几个月来他天天催进度,抢工期,希望在冬季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来临之前完工,因为一进冬季,县上和公社的大型水利工程都要抢着上马,主要劳力都得开到前线去应付中心。自己本大队的水利工程只能让位给全局性的大工程。好容易抢在冬季之前把坝筑起来,为了这大坝,人们耗尽了劳力和心力,早已精疲力竭,再要想动员起来,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苏溪河引水工程是不是该上?可要是不从苏溪河引水,那几千亩小平原能种上稻子吗?

这时,他把眼光再次投向了黄立杰,意思是看这娃子还有没有什么新板眼?

黄立杰此时此刻心里更难受,看到好容易才鼓起的士气,千辛万苦修起来的大坝竟这么轻易地就被水冲掉了,他气得两眼冒火,年轻的黄立杰是人们公认的硬汉子,他没有伤心,只是愤恨。恨老天爷,恨自己技术不硬,恨自己没看出大坝选址不当,导致全村人两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冷静下来后他对丧失了信心的陈邦才说:“书记你可是不能灰心,失败了再来,这次失败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好处,这为我们今后再搞水利工程积累了经验。人摔倒了再爬起来,坝冲跑了换个地方再修,可是不能泄气。”

支部商量了一个意见,大队人马先暂时撤下去修养一段生息,也可应付县社水利工程。但是苏溪河引水工程决不能停,待重新选好坝址后再上。

这年年底,在县水利部门技术人员帮助下,对苏溪河大坝坝址重新进行了科学严格的论证,让全大队干部群众伤透了心的苏溪河引水工程再度上马。

接受了上次教训之后,坝址选择成为了成败的关键。在水利部门建议下,将坝址向前移了四、五里,将筑坝地址选在了苏溪河的一个拐弯处的峡口。从物理上讲,水在流向拐点处速度有很大程度上的减缓,从地理上讲,峡口处横断面窄,不及上次被冲坝址的二分之一,从安全系数和节省材料工时等几个方面都比原来选的坝址要好得多。

这年腊月,大队党支部决定利用苏溪河枯水季节再次上马苏溪河工程。

队伍再次开进深山老涧里。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上的人马没有上次多,也没有了上次的激情。人们穿着厚厚的冬装,缩手缩脚地向工地蠕动。

这次的坝址比较科学,工程量小许了许多,不过施工难度也增加了许多。炸石、运料都没有好的场地。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历史篇——艰难岁月苦励志

更让陈邦才着急的是，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之后，人们对水利工程已没有当初的激情，对人造小平原上种稻米吃白米饭已没有了奢望。

“生就吃洋芋红苕的命为啥想吃大米呢？辛辛苦苦忙了几年也就白搭了，认命吧。”部分社员们这样的议论像感冒一样很快传染给了所有人。

人们对这项目不再热心。在大坝清基时，看着浅水里厚厚的凌冰渣子，谁也不愿下水。

看到没有人下水，陈邦才心里急得猫挠心，却也毫无办法。只有一味给大家打气。那个时代的唯一法宝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某一段话，通称为毛主席语录。

念完“农业学大寨”之后，照例是要念一些既放之四海而皆准又能与本队实际工作相联系的语录。

“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最高指示：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念了半天毛主席的语录了，虽然这些伟人语录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煽动性，有时一听就让人热血沸腾。可是面前的苏溪河面结着薄薄的冰，清悠悠的河水在冰层下面缓缓地流动着。深山涧里长年见不到太阳，十分阴冷。人们站了一会儿就感到寒气袭人。于是人们吹出热气哈着手，跺着脚取着暖。对那结了冰的冰河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念语录的人还在尽量搜索着与修水利相关的最高指示，人们的情绪依然低落。

忽然，扑通一下，一个人跳进冰渣子盖着的稀泥里了，这个人正是黄立杰。

看到支书的工作做不下去，他看不下去了，自己是个支部委员，除了用实际行动支持书记，他什么也不能说。于是三下两下脱了棉鞋就跳入水中，挥动铁锹去清理坝基上的淤泥。

热乎乎脚刚接触到冰渣子，最初的疼痛是可以想见的。此刻黄立杰的两只脚像踩在了刀尖上，他只能快速地交替着落地，一只脚提起一会以缓解刀割般的疼痛。等到钻心的痛苦被麻木替代了他才不再跳跃，一锹一锹铲起淤泥来。

突击队的人们看到黄立杰下去了，站在岸上看着就觉得脸上无光，一个个先后吹热双手，吸溜着鼻子一步一步地走进水里。

黄立杰趁机向上喊道：“人是五谷虫，越做越英雄。冷的是闲人，忙人冻不着！专班突击队给我干个样子出来！”

工地上顿时热闹起来，一时间，冬天被人忘记了，能耐的寒流也退却了，冻木了的脚已经与淤泥相适应了。人一使劲掏出淤泥来，浑身的血就已经开始发热了，人们渐渐已感觉不到冻的疼痛，有的嫌棉袄穿着碍事，就干脆将袄子扔上岸来，工地上又呈现出热火朝天的气氛来。

陈邦才感激地望着黄立杰，心里再次肯定自己没有看错人。将来的中坪想搞好，还就得这个人！离了这娃子

黄立杰书记(前排右五)与老党员合影



还真不行啦!

前辈人为苏溪河工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苏溪河上游因为地势越来越高,峡谷间可供施工的掌子面越来越窄,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一寸平地,石头只能从山上滚过来,石灰靠人肩背上去。艰难自不必细说。

经过了一冬一春的苦战,苏溪河大坝终于竣工了。重新选址的苏溪河大坝已不能和冲垮的大坝相比,它既没有原来的坝那么高大,也没有那座坝那样雄伟。除了施工难度比原来大之外,少用了不少石料和石灰,当然也就省了不少工时。

更重要的是新选的坝址刚好在苏溪河转向拐弯的地方,水势减缓了,冲击力也减轻了不少。而且坝址地势比原来要高很多,水位也就抬高的许多。

接着就是修盘山渠。因为里程太远,工程也就自然大了许多。最主要的是盘山渠的难度比大坝更大——这实际上就等于要在没有一点平面的崖上开凿出长达十多里而且能通过两个流量的悬河。工程艰巨可想而知。

然而经历了汾清河改造和两次修苏溪河大坝种种艰难与挫折的中坪人已经有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按照黄立杰的说法是:“不但完成了工程,还锻炼出一支修水利工程的专业队伍。”

攀山爬崖、凿眼放炮,中坪人全都成了行家里手。

他们在悬岩上行走如履平地,他们爆破技术专业而又精到。

因为炸药紧缺,不遇到特殊的难点一般不用炸药,主要还是靠手工开凿,一柄柄锤子,一根根钢钎,一锤一钎,一寸一寸地往前推进。

看到了即将成功的希望,憧憬着通水后的壮观场面和小平原的米粮仓,人们信心大增。这时候已经开始放映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比起林县人民穿越太行山开凿数百公里的红旗渠的丰功伟业,比起红旗渠工程的艰巨与浩繁,这条盘山渠就算不得什么了。林县人民的红旗渠精神给了中坪人巨大的鼓舞。据老队长李明炎回忆说,当时引水苏溪河修的这条十多里长的盘山渠也给中坪人带来了光荣和骄傲。因为在保康全县,靠一个生产大队自力更生能修成这样大的引水工程已经属于罕见。县委和公社党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经常在大小会议上表扬中坪人

的干劲和决心。

中坪人受到更大鼓舞,智慧也就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为了让盘山渠水跨越苏溪河谷,翻上三龙观,中坪人显示了非凡的聪明才智。

他们从外面买来几百米水管,将盘山渠的水放进蓄水池,再用管道引下谷底,翻上三龙观梁子,几百米的水管全靠中坪人从外面买了用人工一寸一寸地拖进来。再用人工拖到山上,一节一节地对接起来,一直从深涧接到三龙观山梁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U字,从涧底往上看,十分壮观。

1970年春天,苏溪河引水工程竣工时正好赶上当年的插秧季节。当U字型的另一端管道在三龙观梁子“哗哗”地翻出水来时,中坪人沸腾起来了——一个冬春的艰辛没有白费,经历了两次筑坝、开凿了十多里长的盘山渠,终于把苏溪河水搬上了山顶!这就是至今被中坪人引为骄傲的“倒虹吸”工程。

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中坪大队的改田造平原和苏溪河引水工程在全县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县委领导多次表扬之后,许多公社和大队干部纷纷来中坪取经问宝。据李明炎和陈邦才回忆,当时参观的人一拨接一拨,有一阵子接待都来不及。当这些参观者看到中坪人自己修的盘山渠和大坝之后,都感到了由衷地折服,盛赞这是保康县的“红旗渠”!

中坪村人不能忘记的功臣首先是当年指挥修渠的老支书陈邦才。他不仅果断决策采纳了黄立杰的建议,而且自始至终坚守在工地的最前沿。在架“倒虹吸”管道时,陈邦才

始终和黄立杰的突击队在一起,他和黄立杰也总是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最危险的是往深涧里的桥墩上架设管道,因为没有机械,那几百斤重的管道全凭人的双手和肩膀。而支撑管道的桥墩是自己土法上马用水泥钢筋浇筑的。就在浇筑快完工时,陈邦才又累又饿,一脚没站稳就栽倒下去。幸亏他的手抓住了一根钢筋,才保住了性命。然而他的腰却被钢筋戳伤了,这次受伤成了永远的痍伤,每逢天阴下雨就疼得厉害。笔者采访他时,他的腰痛苦的佝偻着,坐着说话还不时用手捶伤腰部位。

在苏溪河引水工程中,从工地开工以来,除了到县上开过短短两天会议,他始终没有回过家。动工前他发过誓言,不完工决不回家!在县上开会返回工地路过家门口,他完全可以顺便拐进去看一眼,但他没有,路过家门时他是很想进去看一看的,但也许此时他想起了当年的大禹,于是这位共产党的前任大队支书,像当年治水的大禹一样,只朝家门看了一眼,便径直背着包朝深山里的引水工地走去。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工地离村子不过20里地,他却整整46天没有踏进过家门。那个时期的党员干部心口是一致的,奉献就要心甘情愿的奉献,牺牲也是义无反顾的牺牲。把党的宗旨看得很神圣,把对党对人民的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无论是党支部书记陈邦才还是党支部委员黄立杰,都怀着一种用生命为群众造福的虔诚。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们,对共产主义的人类最高理想无比崇拜。

这期间有一桩让陈邦才比牺牲生命更为伤心的事——他的女儿夭折了。

女儿半夜发起烧来,村里赤脚医生打了一针不见效。女儿死后才知得的是急性脑膜炎。陈邦才在工地上,家里没有劳力也没有钱往县上医院送。妻子本身也是个病人,对女儿的病情判断不清,以为烧一阵子就没有事了——山里人生病很少想到要送医院。全靠顽强的生命力与疾病抗争,挺过来了就是命大,挺不过来就是命该如此。

结果女儿晚上烧了一夜,临死前大声喊了声“爹——”但是陈邦才这时正在工地上指挥架设“倒虹吸”,他没能听见女儿最后的呼唤。直到陈邦才腰受了伤被人抬回家里时,女儿已经埋在了山上。陈邦才得知女儿生前想见自己一面也没能见着时,伤心的大哭了一场。

这次采访旧事重提,说到此事触动了老支书的伤心处,说着说着不由得老泪纵横……

与陈邦才一样做出牺牲的还有其它普通社员。有一位叫周昌红的年轻小伙子整个身子被巨石砸扁而光荣牺牲,成为了大坝永远的基础。而另一位叫王延荣的年轻姑娘从乱石缝里扒了出来,浑身是血,不能动弹。王延荣是“铁姑娘班”的突击队员——“铁姑娘”班是民兵连的生力军,王延荣又是铁姑娘班的积极份子,她身强力壮,踏实肯干,累活、险活抢着上,打炮眼、扛石头处处抢在最前面。

从参加汾清河人造平原改造工程以来,王延荣一直是积极分子。生活战斗在这样一个有着远大目标的集体中间,王延荣无比自豪,她决心在改造家乡穷困面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加入共青团宣誓时,她表示要把青春献给山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献给“人类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并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没想到青春的誓言差点成了讫语。

就在大坝修到中间时,正在山半腰放炮炸石头的铁姑娘王延荣正用钢钎将炸出来的石头一块块撬起来往坝上移,她干得十分下力,十分专心,丝毫没有想到祸从天降,巨大危险正在悄悄向她逼近——一块炸松了的巨石正从山顶上松动,开始往下滚动,但这时埋头干活的王延荣却浑然不觉。

人力有时确实能够胜天,但在真正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就显出无比的脆弱——蚁蝼一样微不足道。

李明炎回忆说，“那石头有房子那么大，人根本跑不赢，等人们发现往下垮的石头时，有人惊叫了一声，人就砸在了里面，后来清点人数时才知被砸在里面的的是王延荣和周昌红。

整个工地哭声一片，王延荣抬到医院后被抢救过来，经检查砸断了两根肋骨，而那位叫周昌红的年轻小伙子的生命却永远和大坝凝固在了一起。

为了中坪世代人吃上米饭的愿望，中坪村的年轻人用年轻的血与汗水，甚至用生命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根据王延荣的多次申请和出色表现，大队党支部报经公社党委批准，王延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是对受伤者的安慰，也是对全村所有年轻人的鼓舞。王延荣的勇敢、周昌红的牺牲精神、陈邦才和黄立杰的奋斗精神，已经成为今天中坪人的宝贵财富。

“要说中坪有今天的新农村可真是不容易，主要靠黄书记的好领导，不过历史上的几任党支部书记也都为中坪面貌的改变作出了贡献。还有几代中坪人的努力，流了多少血和汗，还搭上了生命。”

李明炎说到这里，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李明炎建议将来修个纪念堂，把为中坪作出了贡献的干部群众，把中坪村的大事记都写出来，供奉在纪念堂里，让后代青年人永志不忘。

后来听黄立杰说，这件事已经在考虑之中，现在欣逢盛世，县里正在组织修志，要求各村也要同时修《村志》。黄立杰说，等《村志》修起来了，就该办这件事，不管他还当不当书记，他都要支持这件事。

这件事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它能让年轻一代不忘中坪村前辈人为今天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中坪村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苏溪河水流入三龙观梁子蓄水库后，通过几条毛渠开始灌田。从三龙观山上的梯田一直流到汾清河滩新改的小平原里。

有了水，很快就插上了秧苗，当年就收起了金灿灿的稻子。

中坪人世世代代吃大米的愿望实现了。几年之后，随着县里修建马桥梯级电站，为了提高扬程，便将汾清河主河道引上了山脚，这下小平原的灌溉水源彻底得到了解决。苏溪河盘山渠水的灌溉作用就自动消失了。但是靠自己力量修建起来的苏溪河引水工程仍然是中坪人心中

永远的骄傲。迄今为止它仍然在为中坪人民造福。

2003年，中坪村又投资将这条盘山渠改建成全村自来水工程，解决了近千户、四千多人的饮水问题。

花果山，米粮川—— 生命之水来浇灌

水是万物生命之源。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在陈邦才和黄立杰带领下完成的引水工程让中坪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了三龙观梁子蓄水库，整座村子都因水的浸润而有了生机，陈邦才和黄立杰按照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继续完善着中坪的规划——山上花果山，山下米粮川。

想有花果山就得栽种果树，于是陈邦才和黄立杰买来许多梨树、苹果树，栽得满山遍野都是。一到春天，各种果树开花了，混合着野花的芳香，整座山村都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苏溪河引水工程的竣工，让白白流淌了多少年的河水开始为中坪人造福了，水量充沛而且水位很高的水源不仅让汾清河滩上的人造平原可以种稻子了，连整个中坪三龙观山下也改出了不少梯田，一层一层直连到山下的人造平原，煞是好看。

连过去住在半山崖吃水都困难的赵家庄、邓家庄、陈家庄都栽上了水稻。秋收后，整个中坪大队山上山下的所有人家都飘散着稻米的清芬香气。家家锅里煮着喷香的白米

饭，中坪人的脸上都露出稻米滋养的红润气色。

中坪人的生活引起了所有山里人的羡慕，来中坪作客亲的人多了起来，周边的亲戚有事没事都寻个由头过来走动走动。主人客人都心照不宣，知道都是为吃碗白米饭。于是主人便会将米尽量放得多些，虽然那时仍是吃360斤的“定量”，但主人哪怕平时苦一些也要待好客亲，蒸出来纯正的白米饭总会将饭锅涨得满满，再切了平素舍不得吃的熏腊肉，于是客人便又会多吃一碗。虽然主人以后要节俭好些天才能把这餐饭省出来，但却博得了中坪人富裕的好名声。

汾清河改田、苏溪河引水、盘山渠导流、倒虹吸分灌，加上顿顿白米饭印象，使人们都对中坪刮目相看，中坪成了远近青年们向往的宝地。

青年男女们便思谋着能在中坪找对象攀上亲，中坪的姑娘也都不愿出门远嫁，中坪的小伙子们家家都被提亲的踏破了门坎。

这中坪原本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而赵家庄又是中坪大队最差的穷队。有顺口溜为证：

“有女不嫁赵家庄，十有九年闹旱荒，三个太阳庄稼死，一场大雨土冲光。”当然，因缺水干旱而穷困的除了较典型的赵家庄外，还有邓家庄和陈家庄。有了水之后，“三庄两岭改水田”（三庄指赵家庄、邓家庄、陈家庄，两岭指观岭和雷家岭）成为中坪大队又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工程。

苏溪河引水工程建成后，赵家庄、邓家庄、陈家庄成了受益最大的生产队。不仅旱涝保收，而且也从

1970年开始吃上了大米。

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三庄两岭改水田，中坪的稻米吃不完。

的确，“三庄”“两岭”改水田之后，中坪人的大米已经到了自给有余的地步。

其他邻近大队都还在吃苞谷面糊糊时，中坪却与山外平原一样吃上了大米饭。大米对于中坪人已不算稀罕之物了，他们甚至想多吃苞谷面换换口味。于是周边好几个村子都拿来苞谷米与中坪人兑换大米，中坪成了保康县南部地区有名的富裕大队。

当年时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坪大队七小队和一个叫鸡公岭的大队挑战，比学大寨，比社员富裕程度——主要是年终分配的劳动日分值。结果中坪这边的生产队赢了竞赛，每个劳动工分分值达到一块五！鸡公岭大队哪是七队的对手，一开始就作好了认输的准备，他们是甘愿服输，早早养肥了一头猪等着到时给中坪牵来。他们说，能输给中坪村也是个荣耀！按照事先约定的奖罚，鸡公岭大队把这头两百多斤的猪杀了，漂洗得白白亮亮，在猪头上搭上红绫子，找小学校的老师帮忙写了张祝贺信，由大队支书带领一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敲锣打鼓送到中坪来。消息传出去后，中坪真正出名了，中坪从此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也开始在保康和襄阳地区有了知名度。

中坪人不忘带领他们改变了生存状态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其中挂在口边的是70年代的老支书陈邦才和1979年接任直当到现在的村党委书记黄立杰。

群众们形象地说：“陈邦才当书记让中坪人吃上白米饭，黄立杰当书记让中坪人有了钱。”

遭人怨恨的“黄铁匠”

和任何英雄的成长经历一样，黄立杰人生的每一步都始终得到党组织关注和培养。应该说，无论是当年的马桥公社还是后来的马桥镇党委，特别是中坪村党支部都始终如一地关注他并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后来黄立杰自己常说，自从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心里一分钟也没有轻松过，他总感到老书记们时刻在看着自己，公社（镇）党委领导们时刻在看着自己，中坪村的党员群众们时刻在看着自己。

“组织上对自己期望太高了，心里一天到晚都有压

力,想松口劲都不敢,只能往前走,不然对不起各级党的组织,对不起中坪村的老少爷们。”

的确如此。党的基层组织自从发现了这棵优秀的苗子,便有意地给他压担子,给他锻炼和施展的机会。

1969年,20岁的青年黄立杰入了党,先是在本队当民兵排长,第二年就进入大队党支部成为了全公社最年轻的党支部委员。

在当时全国军事至上的政治格局中,生产大队主要当家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是民兵连长,而在生产队,除了生产队长也就是民兵排长了。黄立杰在当民兵排长期间,由于已经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加之他在领导专班工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所以在大队和生产队,他的作用已远远不止于一个普通民兵排长。特别是由于老支书陈邦才的器重,无论是在大队支部还是在生产队队委会,黄立杰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他谦虚又厚道,但生产队的许多重大决策总还是取决于他的意见。党支部看到这个小伙子的品行和能力,决定不断给他压担子,让他一步步积累领导全面工作的经验。

1973年,不断走向成熟的黄立杰以党支部委员的身分又担起了本队队长的担子。

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发生了一些变化,注重经济发展,讲求实际效率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了工作。在他提出的全面整顿中,广大农村也已经逐步从单纯“空头政治”式的形而上学开始转向讲求实际效率。

黄立杰兼任队长的第八生产队是全大队较大的生产队。570人,人均可耕地地只有一亩多一点,而且多半是贫瘠的山坡挂坡田。加上队里关系复杂,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家族、亲戚,都在本生产队,十分难以处理。

这年黄立杰24岁,作为独当一面直接负责几百人吃饭穿衣的队长他确实太年轻了些,肩上的担子确实重了些。这担子压在他肩上,他担得起来吗?

其实作为入党四年并已担任过四五年民兵排长和三年党支部委员的这位队长并不稚嫩。至少他比其他老队长更具有独立思想、更具有打拼进取精神。

面对独当一面的挑战性岗位,黄立杰本人心里的压力比外人看起来要大得多。毕竟自己还太年轻,虽然作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带过水利工程专班,毕竟没有独立领导过一个行政实体。农村生产队既是社会最低组织,也是最

具体的核算单位,一切都得凭实际数字说话。

年轻的生产队长脑子里装满了类似“天问”似的问题——

怎样才能把队里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怎样才能让队里老百姓的日子好过起来?

怎样才能让队里的劳动工分值提高一些?

怎样才能让集体的积累不断增加?

怎样处理好与亲戚家门之间的关系?

黄立杰拿定了主意。最终让他拿定主意的是邓小平的思想,就是当时正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黄猫黑猫”理论。这个时期的黄立杰还看不透许多事情的性质,对当时政治上争论激烈的许多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比如他不知道为什么白猫黑猫论会挨批,难道能够多逮老鼠的猫不能算是好猫吗?猫生来就是要逮老鼠的,总不能说不逮老鼠的猫比逮老鼠的猫还有功劳吧?还有当时流行的一些奇怪口号也让他纳闷: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难道庄稼苗苗也能分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草不结实要它做什么?资本主义的苗要是能够结籽让人吃饱饭又有什么不好?黄立杰当时就想不通: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执行的路线听起来骇人听闻,其实不就是农村最应该走的路和农民们最想要走的路吗?究竟他们错在哪里呢?难道农村硬是要弄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才好吗?难道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吗?

黄立杰想不明白这些事。以他

的文化和所处的青年农民身分当然是不可能明白的，许多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弄不明白。

但是他觉得有一点是能够认死的理——那就是猫一定要能逮到老鼠，种田人一定要多打粮食。不管怎样，他当队长必须改变队上每个劳动日工分值不到三毛钱的落后状况。让队里社员们多分口粮，多分钱，让大家的日子过好些。

黄立杰打定了主意，就开社员大会。他把自己不明白的理和自己认死的理都在会上对社员们讲透了。最后他说：“我们庄稼人不去钻那些牛角尖，不明白的理不去钻，就按我们认准的理、明白的理干，把我们队的口粮提高，把我们队的工分值提高！这不是说出来的，还是得我们下死力去干！我想大伙没得不想吃饱饭的，没得哪个年底不想多分钱的。既然如此，不管外人怎么说，不管别的队怎么干，我们按我们认死的理去干！我这人没得多的话，我当队长大伙都赞成，那我今天就把丑话说头里——今后大伙不要怕累，不要怕吃苦，吃苦总比挨饿的滋味好些，怕挨饿就不能怕吃苦！对吧？我当队长对大伙一碗水端平，工作生产上对事不对人，要是哪个发现我占便宜或是我有家族家门占便宜你们只管来骂我！我的亲戚家门也请自觉，你们要支持我把这个队长支委当下去，就得支持我工作！要是违反大队规矩犯在我手里，你们可不要骂我六亲不认！”

社员们一听黄立杰的一番话，人人兴奋不已，能多吃口粮、多分钱比什么承诺都实在。

群众情绪立时高起来：

“接根娃子你领着我们好生干。我们拥护你，保证跟你干！你指哪我们打哪还不行吗？”

“首先要跟大家通个气，从明天起，我们八队上工时间改为早上六点钟，请大伙务必记住。晚了就要扣工分。最好莫迟到，免得到时候骂我狠！”

黄立杰的队长生涯从这里开始了。

果然，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第八生产队社员家里的广播就在全大队第一个响起来了。

在农村还不知电视机为何物的70年代，每个农民家中都装上了一个小匣子。为的是最快的听到来自北京城的最高指示。后来就变成了大队开广播大会和生产队长喊工的工具。

广播吱吱地响了一阵噪音之后，便放起了学大寨之类的流行歌曲，把社员们从睡梦中吵醒了。

睡梦中的社员们开始还揉着惺松的睡眼在埋怨，哪个冒死鬼，今天广播怎么放这么早？接着便听见黄立杰不紧不慢的说话声音——

“各位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各位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从今天起，我们八队的上工时间比其他队提前半个钟点，我昨天已经在会上宣布了，大家也都没有意见。从今天开始实行。今天继续改田，土方任务以工地远近由记工员划分。希望大家准时上工……”

社员们这才想起黄立杰开社员大会时说的话，便都不敢马虎，因为大伙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狠劲，心想这小子做事认真扎实，可别犯在他的手里。便纷纷找出工具，抹了把脸，慌慌忙忙上工了。

天刚放亮，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们都还在梦乡，第八生产队的工地上已经是人声鼎沸，拉车子的，挑土方的，上车子的，一派人欢马叫。

黄立杰是个最能吃苦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却练就了一身蛮力气。社员们评价黄立杰说：“这个接根娃子干活从来不惜力气，他的力气是苦干硬拼拼出来的。”

工地上的黄立杰，把分土方的轻省事交给队上的记工员，自己和普通社员一样，按普通社员的标准给自己划出一块土方，不要命地干起来。

他轮起镢头使劲挖土方。

挖出一大堆土方，又抢过车子拉起来。

他埋下头,脸贴着地,使出全身力气奋力往前奔。车子装得满,腿又跑得快。人家还没拉到头,他就把土卸了又跑回来装第二车。

社员们看见年轻的队长这样下力,不敢怠工,一个个加劲撒起欢来。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干了半小时后,黄立杰抬头看看工地,忽然发现工地上还差人。而差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父亲。

黄立杰很是生气,心里责怪父亲不给自己长脸。别人都能按时上工,为啥队长的父亲就不能呢?这不是存心让自己难看吗?

黄立杰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边干活,一边焦急地望着工地入口处,希望自己父亲尽快到工地来,以免给社员们留下话柄。

这种等待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每一分钟都像一天那样漫长。

终于,入口处出现了父亲的身影。

黄立杰怒发冲冠,跑过去辟头盖脸把父亲给训了个云山雾罩。

“爹,人家都能按时上工,咋你就不行呢?你看看几点?”

父亲快60岁了,这个年龄的人在当时已经算很老了。他老人家平素习惯了跟在大队人马后边,今天确实忘了儿子订的提前上工的新规定。父亲也与儿子有着相似的性格,说话慢条斯理。

“按平时的时间,我也不能算迟到嘛,你看才几点?全大队就是八队起这么早,格球外!我也没有晚多大会儿。”

黄立杰越发生气:“你看你,错了还不认账,要都像你这样子,我这队长还咋法当?一会歇气时候你要作检讨!”

听儿子说要自己当众检讨,父亲十分没有面子。他来晚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昨晚孙子吵着要跟爷奶奶睡,半夜里尿了床,老汉早上在家里给孙子换了尿片子,又把尿布洗干净晾起来赶忙出工,没想到还是晚了。满以为儿子不会注意到自己,知道了也不会太认真,可没想儿子竟要拿他开刀。

“我给孙子换了张尿布,耽误了一会儿,别的队不都还没有上工嘛!”

“一张尿布能换这么长时间?你晚了半个钟点了,一

百张尿片子也换完了。”

“那你咋说?”

“别的没得啥好说,检讨!”

父亲大怒,操起挑土的杠子就要打儿子。

黄立杰急忙闪开,说“打人犯法!”

“老子打儿子不犯法!”

“你不是打儿子,你这是在打队长!”

父亲不吃这套,操着杠子撵起儿子。黄立杰只好左右躲闪。这时周围群众都围过来拉架。

“算了,队长,你爹老了,再说给你们娃子晾片子也是实情,今天头一天就算了吧,以后早些来就是了。”

“不行!”黄立杰斩钉截铁。“不检讨就扣工分!”

果然,头一天,黄立杰就让记工员把父亲工分扣了二分。

父亲自知理亏,想想也要给儿子争面子,就不再吭声,从此每天早早上班,走在人前头。

“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到他爹身上了,接根娃子真是六亲不认!”

然而也有些社员躲奸耍滑头,玩开了小聪明。他们故意把拉土的车子弄坏了,趁人多混乱借口修车子离开工地去偷轻闲。

黄立杰虽然年轻,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盯着这两个人,看他们去多久。

下午上工时那两个社员回来了。黄立杰问他们哪去了,他们说:“这不是修车子嘛。”

黄立杰只说了一句话:“修车子也要有个规定,不管耽搁多久,土方任务不减。啥时修好了啥时做活,啥

时完成任务啥时收工回家。”

黄立杰说得不紧不慢，那两个修车子人急了眼，同黄立杰吵起来：“哪见过你这么狠的队长！谁的车子不坏？你的车子不坏能拉一辈子吗？”

黄立杰依然不紧不慢，“谁都一样，天王老子地王爷也不特殊！”

那两个人嘟嘟囊囊，愤愤地拉起土来。

收工的时间到了，完成了任务的社员收拾工具准备回家。那两个社员又来求黄立杰：“队长，我们下回修车子抓紧些，今天实在做不完了，明天再接着干吧。”

黄立杰坚决地说：“不行，当天的任务当天必须完成，今天拖到明天，明天又完不成了，以后就一直完不成了。扣工分还没得面子，何苦呢，今天的任务今天了结。我跟你们一起做，我不记工分，你们啥时做完我们啥时回家！”

说着，黄立杰拉起车子对他们说：“快装土，抓紧时间干，我帮你们忙，不要有别的指望。”

看看队长也没有走，两个社员无话可说，只好打起精神干起来。

月亮升起来了，皎洁的月亮把大地照得清清亮亮如同白昼，仿佛专门来为工地上的三个人照明似的。两个社员看到黄立杰和他们一起加班，早已没有了怨气，忘记了疲劳，你追我赶干得分外起劲。

在黄立杰帮助下，那两个社员终于在二更天完成了土方。三个人疲惫地往回走，那两个社员不好意思地说：“队长，让你受牵累了，都怪我们想躲奸，害得你跟我们一样熬夜加班。往后是凌冰勾子揩屁

股——今(浸)后必改(解)！”

黄立杰此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他强忍着饥饿说：“我无所谓，主要是不能坏了规矩。人是五谷虫，越做越英雄嘛，别人能做完的，我们为啥做不完？”

黄立杰放缓了语气，“现在我们队穷得很，难道我们就不能往好处想，辛苦做了快活吃，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樱桃好吃树难栽，社会主义等不来，幸福生活只有靠我们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两个比他年龄大得多的社员心悦诚服，队上的人看到年轻队长这样认真，再不敢重复他们的伎俩，从此再也没有人在工地上坏车子了，都在上工前就提前把工具检修整治好了，早早完成任务。

工地完工了，黄立杰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了积造农家肥上。河滩里刚改造出来的新田全是山上的死土，十分贫瘠，没有肥力稻子总是收得不多，稻谷穗子也不饱满。黄立杰决心要把人造小平原上的田地全部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当家田。

积造农家肥就成了当务之急。

积肥在山里也是个苦事情。在黄立杰看来，只要舍得吃苦，只要舍得投入劳力，舍得花气力，山上有的是肥源，满山的树叶，满山的蒿草，只要挑下山来沤烂了，产生腐质酸，就是上好的有机肥料。

但是积肥的任务也是很压人的，规定每人每天上山跑几趟，每人每天把树叶和蒿草挑下山后再过秤，按总斤数记工分。

对于中坪八队来说，自从黄立杰当了队长，没有一样轻省事儿。社员们紧赶慢赶还是赶不上黄立杰。

黄立杰挑一担大竹篾筐子，天不亮就开广播，开完广播就先上了山。夏天的山林里露水重，人一走动，露水珠子便下雨一般“滴滴哒哒”落一地，人还走不到几步远，身上的衣裳就全部打得透湿。湿衣服紧紧裹在身上，浑身痒得难受。所以人们在上山时总拖拖拉拉，想捱到露水干了再上山。

谁知黄立杰一趟已经挑下山来。

黄立杰对社员们说：“林子里树叶厚厚的一层，只等你们去装！去早了带着露水湿气，叶子是软的，不滑好装，装得又多，称起来也重。”

黄立杰去得早，浸了露湿的树叶一坨坨地紧紧粘在

一起,装起来很容易,湿烂的沤叶相互粘连,他将竹篾筐子塞了又塞,踩了又踩,挤压得很紧,一担树叶竟把扁担压得弯弯。看样子十分沉重,连黄立杰这样的铁个头也压弯了腰。

挑到地头一过秤,竟有180斤!散开来竟像一座小山。

社员们人人称奇,“树叶子都能装180斤,真像个铁匠出身的人!”

卸下担子后,黄立杰没有耽搁片刻,又一路小跑着赶上了正在上山的人们。飞快地装起一担,但树叶干了,无法压紧,叶子少装了许多,这一趟他只挑回了130斤。

然而大队人马上山晚了,又没有经验,树叶一晒干,怎么也装不了许多,不少人一担竟挑不回100斤。

黄立杰冷着脸说:“叫你们早些上山你们不听,上山晚了就是装不多,我不管你们怎么弄,必须跟我挑一般多!我的数字就是任务标准。”

全队社员都叫起苦,喊起冤来——

“天哪,谁能跟你比呀!你做起活路来不要命,我们咋法跟得上!”

“就是,黄鳝泥鳅怎么能扯一般齐?!”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积多少肥,你们也得积多少!”

见说不过黄立杰,社员们都不免暗生怨恨。心想,摊上这个二愣子狠队长算是该活受罪,他自己干起活来不要命,要求别人同他一样干活不要命,长此以往,将来不知怎样活呢。

“真是个黄狼子!”

“这娃子上辈子一定是打铁的托生转世,做事这么硬,心肠这么狠……”

社员们赞叹说:“我们中坪大队有史以来还没有碰到这样的狠人。”

人们不仅领教了黄立杰的狠,更多的是还逐渐见识了这个年轻队长的硬。

硬是个抽象词,这里黄立杰的硬让人惊讶。

说话口气硬,工作手段硬,干活标准要求硬,雷厉风行作风硬、公私分明过得硬,亲情关系处理硬……

因为这么多的硬,黄立杰每天都要得罪人,落实每项工作都要得罪人,几年队长当下来,队上的人差不多让他得罪完了,甚至每个人都要反复得罪好些回。

几年队长当下来,八队不恨“黄铁匠”的人几乎没有;

几年队长当下来,不骂“黄铁匠”的人几乎没有;

这么多人恨黄立杰,这么多人骂黄立杰,根源都在队长手里权力太大。但社员们不理解黄立杰,他们站在各自微小利益的角度,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标准怨恨并诅咒着“黄铁匠”。

随着人们的怨恨与诅咒,“黄铁匠”这个诨名就传开了。先是在八生产队,后来全大队都知道了这个名字。“黄铁匠”这个诨名一直伴随了黄立杰当干部的整个过程。不过这个诨名的含义却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是人们由怨恨到爱戴、由贬意到褒奖的变化。30年以后的今天,当“黄铁匠”领着人们把中坪变为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了他当初上任的理想时,“黄铁匠”这个诨名就永远定格为一种敬爱和尊称,一种与高尚相伴的美好赞誉。

黄队长家的柴垛着了火

在那个特殊时代,生产队是社会最小的细胞。而生产队长职位看起来很小,但实质上却掌握着世上最大的权力。

当时的社会结构中,生产队是政经合一的真正实体。县委大、公社大、大队大,都丝毫决定不了生产队社员的命运。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组织不与社员生活发生直接联系。而生产队作为独立核算单位,则直接决定人的政治地位、能否入党、能否有机会出去工作,例如不考试的

大学招工、入党、参军、评模、提干，都直接听凭生产队的意见。经济收入、口粮多寡，决定人的生活质量等都由生产队长决定。

在那个强调共性，扼杀个性的集体化组织里，生产队长听起来官儿小得可怜，权力却大得无边。

往大了说，生产队长可以让一个人走出大山，因为那时每隔一两年外面总有些招工机会、参军的机会，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不经过考试、也不要交钱的大学，美其名曰“工农兵大学生”。

往小了说，生产队长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轻省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工分劳力等级、而等级直接关系到工分的多少，工分多少又与口粮的多寡密切相联——当时的口粮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根据亩产、总产量、完成国家征购情况等多种指数确定农民口粮，主要标准有：一人一年360斤、一人一年420斤、一人一年450斤等不同标准。这点粮食再分为两部分，即人头粮和工分粮，一般情况下，人头粮占六成，工分粮占四成。人头粮是固定的，工分粮却要放到全队一起，用全队总工分去重分全队工分粮。这是一种在“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下的调剂。在这种调剂中，人口众多、家大口阔、劳力偏少偏弱的户因总分少，其工分粮也自然减少。而那些劳力较多，且正处在青年壮年期的家庭则可以通过多挣工分夺取那些家大口阔家庭的口粮，弥补壮年时期食量大造成的短缺。当时叫作“夺工分粮”——夺，一个多么残酷的字眼，实质上这是一种合乎生存法则的类似弱肉强食性质的调剂。

然而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粮食欠缺、人口众多、生存艰难的中国农村社会，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调节。

既然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与粮食、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有如此密切的联系。队长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就自不必说。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长颇像一个部落的首长，其实质也是执政党最基层政权的代理者，既是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也是集体财产的实际经营管理者 and 支配者。队长的权力没有今天规范化的限制，集体山林中的树，堰塘中的鱼，仓库中的粮米，棉花、芝麻油等物质，只要是集体的，队长就可以任意支配。

这个时期的队长才是社会底层真正的当家人，而大队支书、公社党委书记或主任想办什么事，想要点什么土特产，还得找生产队这级干部。所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出现了许多生产队长交上大官朋友的奇怪世像。有不少聪明的队长，十年队长当下来，结交下一批公社或县上管事的干部，把儿子或女儿都弄出去当了工人，或优先参军。甚至一个家族都跟着沾光，一任队长当下来，就成了当地的强势望族。

生产队长也能给其他人带来直接利益，与生产队长关系好的人，会经常获得做“轻省活”的机会。常见的“轻省活”有：经常有机会被派出门去办外交、采购公用生产资料或农具，或者当个记工员、拖拉机手或抽水机手，灌溉员、管山员、放牛……总之不用下大田干活的都统称为“轻省活”。大田劳动就要讲任务，一切通过记工员丈量或过秤的计量形式确定工分价值。而做轻省活的人却不费气力获得与中上等劳动力平均值的比照工分。

正由于队长的权力大，年轻的黄立杰却感到自己的日子很难过。而难过的原因是他想当个与众不同的队长。黄立杰当然知道队长的权力和重要性，但在他年轻的心里，始终没有忘记入党时对着那面代表共产党宗旨的镰刀锤子构成的党旗下宣誓的情景。对着鲜红的党旗，他说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词。而一个人一旦真正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他才能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的一切言行都会让常人不可理喻。

黄立杰就是这种类型的共产党人。他瞧不起有些党员干部的作派，他们入党就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为了支配别人获取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让自己过得比别人好。

黄立杰要做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只为人民谋利益不徇私情的真正立党为公的共产党员。他的这个目标

的设置,就使他成为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成为兄弟和亲戚们与之反目的诱因。

因为他的亲戚家门,或者亲兄弟都在本队,浅薄而实际的见识,使他们对黄立杰当上队长抱有了原本不应有的期望值。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兄弟或亲戚成了最年轻的党支部委员,并且又回八队当了队长。他们既然是队长最亲的亲属和亲戚,自然都希望分享队长的权力,许多憧憬就由此开始。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在憧憬中描绘的那样美好。

黄立杰当上队长后不仅没有对亲属、亲戚、家门任何的照顾,反而对亲戚、亲属们要求得更苛刻。黄立杰的朴实思想是,如果给他们照顾,就是对其他社员的不公正。而凡是亲属、亲戚之类的观念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概念。“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句话录早已在黄立杰心里生了根。他规定自己的一切言行,都得服从这个宗旨。

黄立杰严格限制自己的行为,从不要给亲属谋福利。哪怕自己的父亲和兄弟,都从未享受过队长亲属的一点好处。不仅如此,他们有时还不得不担当一下队长亲属严格要求自己的活靶子。

父亲已经当了一回教材了,因为上工迟到不肯当众检讨最终被扣了工分,一位家门也因为牛踩了庄稼罚了工分。有位亲戚天天盼望着能给自己些关照。做些轻省活计,兄弟和亲戚们的心思黄立杰不知道,也无法体味。而黄立杰更不知道的是,兄弟和亲戚们对黄立杰的这种期盼和要求,除了农民自身的狭隘,人本性的自私外,更多的是来自外部舆论的压力。在世俗农民的眼里,你家里出了人物,而你却占不到半点便宜,这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情。

兄弟们眼巴巴看着一件件好事被外人先后占了去。

上面要民办教师、公社企业招工,生产大队的抽水机手、本生产队的灌溉员、记工员、甚至管山员(上山放牛),眼看一个个岗位都是外姓人谋去了,那时生产队里兴“八大员”,黄家的亲戚家门一个也没有。

亲戚家门越看越不明白,最后连队里派出门搞副业跑搬运拉板车也轮不到亲戚和家门兄弟。

兄弟们愤怒了!亲戚们翻脸了!

容易盼到亲戚当上队长,兄弟和亲戚们不但占不到半点便宜还经常成为靶子和反面教材,这让兄弟们如

何不恨他?他们恨这队长兄弟没有亲情,六情不认。他们恨这兄弟对他们太严,事事处处专拿他们开刀。于是一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

兄弟们找父亲,亲戚们也去找父亲。

“队上派出去那么多人搞副业,我们怎么一个都不派?”

“他当了队长,倒要我们当地富反坏分子不成?”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地主、富农、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各类坏分子并称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没有便宜拣的,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最苦最脏最危险的活都派他们去干,什么时候想斗争,就拉出来批斗一顿。

父亲面对想拣便宜的子女们,竟不知怎么去和当队长的大儿子说。在父亲心目中,此时尚不能作出对大儿子的准确评价。往大里说,这个当队长的大儿子确实给他争了光,成了全队的人尖子,这使他有了一种荣誉感。但从具体利益上说,大儿子当队长尽干吃亏事,不但兄弟亲戚们没沾到光,连他这个老子也被他用当众检讨和扣工分的形式给出了顿洋相。

不过往细里一想,儿子确实也没有做错什么。大儿子是队长,自己做下扣工分的事,大儿子那样处罚他也是情有可原。要是不管住干部自己家里人,怎么能服众?要是都想拣便宜,那么谁又肯吃亏?要是大家都想做轻省活,重活又该谁做?大儿子的队长能当得下去吗?

父亲想明白了,便对其他几个子女做解劝工作。可子女们想不通,心里总跟当队长的兄长拧着劲儿。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那个时

代的主旋律，“狠斗私字一闪念”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名词，年轻的队长黄立杰自然不放过兄弟和亲戚们的自私言行。

黄立杰毫不手软，狠狠地在心里说，一定要打破陈规陋习，做个带头吃亏的好干部，铁面无私、公公正正的好党员、好干部。

只要发现亲戚们犯规矩的事，抓住就不放，不是扣工分，就是大会点名批评，弄得亲戚们都没有面子。

久而久之便酝酿出强烈的对立情绪，但年轻的黄立杰仍不放松，逮住他们不是背毛主席语录，就是责罚。其中有个亲戚放出话来：“他黄立杰当官只管他自己风光，对我们没有半点顾念之情，在他手里半点好处也得不到，还不如异姓旁人。他既然无情，我们也无义。从今后我们黄家没有他这个兄弟！”

“就是的，他当他的官，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就不再认他这个亲戚！”

这话说了没有多久，黄立杰家里便出了件大事情。

一天半夜，劳累了一天的黄立杰好不容易安排好第二天的生产。拖着疲惫的身子刚睡下不久，忽然见到窗外亮起红红的火光。

黄立杰一惊，忙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院子里一看，原来火光是从猪圈旁边的柴禾垛上发出来的。细看时，猪圈燃烧得火光熊熊，一个猪圈已烧掉大半。

黄立杰忙喊起家里人提水泼救。一阵忙乱之后，黄立杰眉毛头发都烧焦了。好不容易把火扑灭了，那猪圈已烧去十之七八。

妻子气晕了头，“天哪，这哪是人做的事？我们究竟得罪了谁？硬是这样害我们！”妻子要黄立杰连夜去找派出所报案。

黄立杰看了看现场，说：“算了，火灭了就行，总算没有烧到房子。不管是谁，这案不能报，放火的人都是对我有意见，但是，都在一个队住着，不要把矛盾激化了。”

妻子咽不下这口气，骂黄立杰无血性，任人欺负没出息。

黄立杰这才说：“你们还看不出这是谁做下的？”

妻子睁大眼睛望着他。

黄立杰指着睡在厨屋边的两只狗说：“能是好远的人？你们想想，连狗子都不咬的人，能是谁？”

妻子好一会才想明白。父亲骂道：“狗日的们，真亏得他做得出来！既然原来玩得好，怎么做得出来？！”

母亲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呜呜咽咽哭了起来：“接根娃子，你这个队长不能再当了，你天天累死累活，为的个啥子？还不是为了队上人多吃粮食多分钱？可是人家都不领你的情，看你把人都得罪光了，不知将来还会发生啥事呢！”

黄立杰抹干净了脸上的烟灰，气得发青的脸渐渐平和下来。对父母亲说：“我当队长是为了把中坪八队变个样子，让全队社员们吃饱肚子，多分票子。这个目标不实现，我决不搁挑子！这些人越是这样做，我越是要当下去。只要我不是为自己，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的苦心。”

说完，扫干净了院子里的灰烬。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广播照样准时响起来。黄立杰照样像往常一样分派劳力、分派农活。

其实，黄立杰暗地里也伤过心落过泪。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放这把火的人是谁，也知道为什么会放这把火。但他坚强地挺住了。他相信等到队上口粮标准比别队高的时候，等到八队工分值比别队高的时候，社员们一定会理解他，他的亲戚们也同样会理解他。

两年以后，八队的生产方方面面走在了全大队的头上。因为狠抓了积肥造肥，汾清河滩里改出来的生田土逐渐被厚厚的农家肥浸润。田里的土色由淡黄转化为乌黑。由结板转化为松软。田里的庄稼也由瘦弱到肥壮。由一二百斤变成了六七百斤。

按照当时的政策，口粮也由吃返销供应变成了自给

自足,人平口粮标准也由人平每年 300 斤上升到 420 斤。每个劳动日分值由二毛多钱上升到了两元八角钱。在当时的社会生活消费水平中,一天两元多工资已相当于一个十七级国家干部的收入(当时的干部工资不以职级为主,而是以参加工作早晚为标准,一个资历浅些的县委书记行政职级只能定 19 级,每月不足 60 元)。而中坪大队除八队以外的其他九个生产队,最高的只有一元四角钱,其他都有一元以下,有八角钱的、六角钱的,最低的还只有三角钱!

面对每天两元八角钱的高标准,八队的社员们开始骄傲起来了,骄傲的同时,对黄立杰敬重起来,他们大把数着十元一张的票子,大袋扛着饱满的粮口袋,真正是喜笑颜开。他们也开始反思当初黄立杰的狠劲。要没有黄铁匠的狠,八队哪来这样的高收入?没有下死力的积肥造肥,那汾清河滩上新改的平原上全是山上的死土,怎么会在二三年间变成肥沃的高产良田?

本大队其他生产队甚至全马桥公社所有的生产队对中坪八队的高口粮和高分值都十分眼热,纷纷来八队取经学习。

从那以后,在中坪八生产队再也听不到骂队长黄立杰的声音了,相反的倒是一听说黄立杰要调到别队就担心。只要听到调走黄立杰的消息,全队人都惶恐不安,务实的社员们生怕黄立杰走了。而“黄铁匠”的诨名从这时才开始以正面形象在马桥公社传扬开来。

驻队书记“铁打的汉!”

黄立杰以大队党支部委员身份在八队当了三年队长。八队的工分值达以了二元八角,害得好多生产队红了眼,纷纷向大队要求派黄立杰到本生产队兼任生产队长。

这时的黄立杰已经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老支书陈邦才已经退下来,一个叫赵同贤的党员接替了陈邦才的位置。

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黄立杰以党支部副书记身份驻第六生产队。

六队是个落后队,每天工分值一直在几毛钱徘徊。黄立杰对六队的社员们说:“你们都眼热八队的分值,一天两块八毛钱确实诱人,可你们知道那是怎么来的?那是用血汗、用力气换来的!八队人吃的苦你们只要能吃,六

队的工分值也会上得去!”

黄立杰又拿出了在八队的工作劲头。

家住在八队,工作在六队。当时的驻队工作不似现在的干部蜻蜓点水。跑马观花,而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和队上社员一样干。在哪个队驻队,就等于这个队多了个劳动力。中坪大队的距离是沿山根分布一条线,六队与八队中间隔着一个生产队,黄立杰天天早出晚归,却仍像往年在八队一样,早早起来赶到六队去上工。

每天天不亮,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就走了露水浸湿的草埂上,这个人就是黄立杰。他在家草草吃了点头一天的剩饭,便赶到自己蹲点的六队去。

每天他走到驻的队上时,六队里人都还没有起来。黄立杰先走到队长家门口,敲门先把队长从被窝里拽起来,放响广播催社员们起来。

队长不好意思说:“黄书记,真是不好意思啊,每天都让你来喊我。”

黄立杰不急不慢地说:“你们天天眼热人家八队分值高,人家吃的什么苦你们知道吗?现在八队的社员早干了个把钟头了,可你们还在睡瞌睡,社会主义等不来,高分值也睡不来。”

队长红了脸,就在广播里喊着,把黄立杰的话又重复一遍:“黄书记说了,社会主义等不来,高分值睡不来,要想拿人家八队的高分值,就不能睡懒觉了!”

于是,队上人揉着惺松的睡眼,拖拖拉拉跟在了队长后面,队长却是跟在了黄立杰后面,朝田里走去。

黄立杰驻队和别人不一样,当时虽然喊的是“三同”,可是许多驻队干部也顶多做做样子,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一阵子就找个借口溜掉了。干部有充分的自由,想离开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理由。

而黄立杰驻队,就等于队上多了个棒劳动力。

他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无论是插秧、挑粪、积肥、割麦,都做得在全队人的前面。好容易望到歇气休息,他还要督促队干部抓生产进度,商量明天的活路。

插秧时,他往田里一下就不起来,连腰也不直一下。只见他的手像鸡啄米一般,“刷刷刷”不停地点,面前很快就现出一片绿色。

挑粪时他拣最大的粪筐,两只筐装得满满的,直装到粪筐系子,走起路来一溜小跑。

挖土方,他让记工员给自己单独量方,每天总比一般棒劳力多上一大截。

割麦、割谷,黄立杰都是一马当先,队上人人都和黄立杰较过劲儿,没有人能做得过他。

但队上人却几乎没有看见黄立杰吃晌午饭。按照当时的规矩,大队驻队干部也享受和县社工作队员一样的待遇,“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说吃饭是和国家驻队干部一样吃派饭,至少可以在队上社员们家里吃顿晌午饭。可是“三同”黄立杰只做到了“一同”,那就是同劳动。每天晚上收工了往八队家里赶,每天的晌午饭从不见他的身影。谁也没有想到黄立杰从不在社员家里吃饭,粗心的队长只顾自己收工了往家里赶,从没问过黄立杰在哪儿吃

晌午饭。

终于有一天,队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是初秋收稻子季节。眼看天边涌来一阵阵乌云,这是明显要下雨的征候。黄立杰便对队干部们说,今天要加班干,到手的粮食不要让雨糟蹋了,要抓紧把收割下的稻子挑到仓库的院子里去垛起来。

黄立杰挑了一趟又一趟,每趟都把扁担压得弯弯。

看看天要黑了。队长和几个队委饥饿难耐,悄悄跑回家去吃了点饭。来回不到一点钟。

社员们有眼尖的,看到队长和队委们不在了,便消极怠工,拖拖拉拉,有气没力地捱。黄立杰看见速度慢了下来。便四处寻队长和其他队干部们。便有嘴长的社员揭发说,队长他们回去吃饭了。

黄立杰看在眼里一声没吭。这个把钟点,他足足挑了四个来回。等队长们来了,黄立杰问:“你们搞啥子去了?”

队长支支唔唔地说,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回家去简单吃了点饭。

黄立杰勃然大怒,“你们是人,你们晓得饿,社员们不是人?我是不是人?我就不晓得饿?天要下雨把稻子淋在田里,你们怎么给社员们交待?明天你们一个个给社员检讨!”

队长和队委们蔫了脑壳。一边赶着挑稻谷捆子,一边相互议论说:“怪不得八队里人喊黄书记是黄狼子,饿着肚子挑得动稻子吗?不就是回去吃了碗饭有多大错?”

有个队干部说:“黄书记这个人真是怪,他来我们队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没看到他吃过晌午饭?队上派饭他一回也没吃,后来就忘记派了。”

人们都感到蹊跷,“是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他挑担子劲牛牛的样子,他总是吃了啥好东西的。”

队长四处打问,“黄书记在你们谁家吃派饭了?”可是社员们个个摇摇头,说“开头你派了两回饭,他不来吃,后来你就再没给他派过饭了。”

队长心里不服气,“我不信,他黄立杰是铁打的汉子,石头肠子。不吃不喝还挑得动。”

队长怀疑黄立杰从家里带了馍馍之类的干粮。他记得黄立杰把汗褂子挂在仓库墙上的木桩桩上,趁黄立杰不注意。便悄悄跑到仓库里找到黄立杰的汗褂子,几个口

袋搜了一遍。摸到了两个圆滚滚,硬梆梆的东西。掏出来一看,队长愣了,原来是两个圆滚滚的生柿子。

队长眼圈一红,眼窝里泪水一下涌出来。他羞愧地把柿子装回黄立杰的汗褂子口袋里,挑起稻谷担子飞跑起来。他自己责怪自己,咋这么粗心呢,书记也是人呀,书记驻队逼他们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把产量提上去,把分值搞上去,可自己从没有管过书记的生活。

队长把黄立杰每天中午只吃生柿子的事告诉了队上其他干部,六队的干部们沉默了好久,一个个眼眶湿湿的,说,黄书记真是铁打的汉子啊!以后给黄书记派饭吧。可是黄立杰仍坚持不在队上社员家吃派饭。他说,“社员们都艰难呢,你添一张嘴吃饭,人家掂着脚也总要千方百计加个菜,给群众添麻烦不好。再说好多社员屋里都没闲人。忙赶忙的自己都吃不上嘴还要伺候别人,我是来搞工作的,不能给社员添麻烦。”

他仍然坚持在家早早吃过饭赶到六队去干活,中午仍然用柿子或红苕疙瘩充饥,晚上加完班后才回家吃饭……

这个故事是当年的六队队长说给四队队长李明炎的,李明炎已好些年没当队长了。直到今天,这个老队长还记忆犹新,一说起这故事便满眼热泪。李明炎说,“黄立杰一辈子就是过得硬,中坪村是个大村子,几千人口,

为什么这么服黄立杰,就是他硬抵硬打出来的天下。”黄立杰当上党支部(后来企业发展了,人口多了上级党组织就同意中坪村党支部改为了村党委)书记三十年了,直到今天还是当年吃生柿子那个硬汉性格,从不在任何干部或村民家里吃饭,这个“黄铁匠”从来也不和任何人发展私人感情。“谁想请黄书记吃顿饭,那真是叫难。到今天我也没见过谁有这个面子能把他这个规矩破了。”李明炎动情地说着多年前的故事,说着说着便唏嘘起来。

黄立杰在六队住了一年,六队的分值果然就提高了一倍以上,从原来不到六毛钱变成了一元五角。队里干部群众都说:“黄书记真是铁打的汉子!”

后来,大队又派他去驻一队、二队。每驻一个队,这个队就有了变化。标志是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工分分值成倍提高。

今日中坪村民新居





起步篇——欣逢改革勤创业

为了青春期的梦想， 黄立杰放弃了“国家干部” 金饭碗

黄立杰入党当干部以来的优秀表现，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关注。也使他面临一个个人生重大机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国家大型工厂招工、机关招收干部，包括后来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都是直接从农村优秀青年中选拔。而出身好、入党早的优秀青年，是当时招工、招干、招生的主要对象。黄立杰有过多次招工招干的机会，但都被他轻易地放弃了。这是因为，他胸中始终装着那个少年时期的梦境。他像那部难忘电影《我们村里年轻人》里的高占武一样，内心深处深深热爱着他的家乡中坪。中坪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条件使他有理由相信，中坪是一颗埋在土层下面的宝石。这块宝石现在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要舍得心血和汗水，这璞玉一定会成为天下最美的宝石。

他像那个敢把铁棒磨成针的婆婆，自打入党当干部起就一点一滴地打磨着这块璞玉坯子。在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期间，黄立杰一直在蹲点驻队、带工程突击队专班。只要他接手的工程，再艰难他也会千方百计地完成。只要他驻在了哪个生产队，这个队的生产就上去。黄立杰工作踏实，作风过硬的名声也传了出去，渐渐引起了上级党委的关注。当时的公社干部、后来当了马桥公社党委书记的赵新安那时正在中坪管理区工作，发现了黄立杰这个优秀的干部苗子，就有意栽培他，想调他到管理区工作。赵书记找黄立杰谈了话，黄立杰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心里明白，这是赵书记的一片好心。只要真的去了管理区，就可以转为国家干部，吃上皇粮了。在当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巨大的情势下，由农村干部变成国家干部，这可真正是人们说的一步登天呢，从此变成每月领粮票吃“商品粮”、按月领取“俸禄”（工资）的国字号干部，这是多少年轻人的青春梦啊！黄立杰着实激动了一番，但很快又冷静下来了，理智开始占据了上风。他记得自己刚入党时对老

支书陈邦才表过态，愿为中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献身一辈子。在他心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想法早就有了，只不过标准不一样。当时邢燕子、董加耕这批最早的知青不就是为了新农村建设才下乡当农民吗？

文革中下乡的大批知青没有再提新农村，而是被作为了再教育的对象。他们时时渴望回城，渴望当工人，渴望吃上“商品粮”。这种心态对当时的农村青年形成了一定的牵引力。农村青年表现好入党招工提干而吃上“商品粮”的也大有人在。在黄立杰的青年时代，“商品粮”户口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对于当代人来说，“商品粮”现在只和“基地”联系在一起，而在黄立杰的青年时代，“商品粮”这个名词却是区分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的界线，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招了工、上了大学、当了国家干部才能转为“商品粮”，“民办教师”转了“公办”，就意味着由国家财力供养，赤脚乡医转正式医生就意味着不再打赤脚，所有离开农村的青年都要求转“商品粮”，转了“商品粮”就意味着彻底脱离了农村。但是，表面不善言辞的黄立杰却是个理想主义者。毛泽东主席一直在为消灭三大差别努力。黄立杰深信，只要党想做的事，毛主席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够实现。眼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是早晚要消除的。人们暂时向往城市歧视农村并没有影响黄立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他似乎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在他看来，如果理想中的新农村这个目标实现了，吃商品粮拿工资又算得了什么？

黄立杰拿定主意后，轻松地谢绝了赵书记。“感谢赵书记的培养，到区上工作我想我不是很合适。我文化不高，性格也不好，嘴头子，笔头子我都不行。除了死干我啥都不占强，比我优秀的年青人多得很，最好还是让我留在农村，留在中坪大队，我可能还能发挥点作用，为党为人民做些实事。”

赵书记愣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傻瓜？放着金饭碗不接，却要抱定这个泥巴碗！

赵书记说：“黄立杰你可要想好了，错过了这个村就再没有这个店了，这回不出去，你就只能永远当农村干部，过土里刨食一辈子的日子！”

黄立杰平静地说：“我知道，赵书记，我认了。当初入党时我答应过老书记的，我不能失信于他。”

老书记指的是老支书记陈邦才。当初他对黄立杰最

看好，认为黄立杰肯干，诚实，正直。可能是未来能将中坪大队带到小康路上的唯一人选。在入党时老书记要他表态，要他保证在农村干一辈子，永远不离开中坪。黄立杰当时表态说：“老书记，你放心，我黄立杰说过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我知道我自己只能在中坪干才能有点用。”

对老书记的表态也是黄立杰不肯离开农村的另一个原因，话既说出就不能失言。黄立杰从来就没打算过离开农村、更没打算离开中坪。

在他入党第二年时，县上就曾分下来了一个水电局的招工指标。按要求是推荐最优秀的农村青年干部，在中坪大队没有人能在黄立杰前头了，可是黄立杰对征求他意见的老支书陈邦才说：“入党时我向你表过态的，也算是对党发过誓了，永远不离开农村、不离开中坪！从今往后只要遇到这样的事，你就不要再考虑我了。”后来村里好几个青年出去当了工人或做到相当级别的干部。而黄立杰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中坪村。多少年以后，已没有冲动和激情的中坪村党委书记黄立杰淡淡地笑笑说：“啥人生啥命，我天生只能在中坪苦做呢！”

没有当过国家干部，没有当过镇长、局长之类的干部，黄立杰自然无法体味这些职位的滋味。

黄立杰既不肯招工，也不想到管理区去当干部，这让赵书记很遗憾。村里人也为他惋惜。但他的行动也让党组织和中坪村人民看清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又过了两年，中坪前任大队书记赵同贤调出去当了国家干部，镇党委找黄立杰谈话，要他接

任赵同贤的职务,就这样,中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担子毫无争议地落在了黄立杰肩上。

对党委的这个决定,黄立杰没有一句托词,愉快地接受下来。因为在他心目中,把中坪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远大目标是需要人来努力实现的,他愿意担起这副担子,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这一年是1979年,也就是那首著名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的时候。在南海划圈的老人是最终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最受中国人民尊敬的邓小平同志。由于信息的闭塞,黄立杰不知邓小平在南海划圈的事,但他面临的现实是: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农村并没有富裕起来,甚至连温饱水平都算不上。村级集体经济是一片空白,一个三千多人的大队连间像样的办公室也没有,大队(村级)的所谓“集体经济”的全部家当也只有几间被老百姓习惯称为“会计室”的几间破瓦房,还负债170万元!在上上个世纪70年代,这170万元的债务可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按物价指数来换算,至少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元!

农村党支部书记黄立杰认为再不能死守“以粮为纲”这本老经了。要想富起来,光有粮食是不够的,有粮食只能吃饱肚子,要想农民钱包鼓起来,就必须走农工商“全面发展”的道路。

在黄立杰心中,一个把中坪带入富裕小康社会的规划逐渐形成了。这就是:无粮不稳,无工不富,只有五业并举,大力兴办工副业,才能让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公共积累增加,手里有了钱,才能真正有能力为

老百姓谋福利、办好事。

他在兼任八队队长时,工分值在全县全公社都是最高的,在他手里把每个劳动日值提高到2.8元,也算创造了同时代的一个奇迹。当时他靠的就是与众不同的思维,一边狠抓积肥造肥,改良土壤,把粮食产量提高。一方面就是抓副业生产,把劳力抽一些出去从事搬运、修公路。才使现金收入大幅增加。到了1979年,党中央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让老百姓富起来之类的话,但对极左路线却是基本上否定了。特别对农村的政策已有些放宽的迹象。黄立杰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信息。当时改革开放才刚刚造舆论尚没有真正开始,但黄立杰从党的最根本宗旨理解,让人民过上富裕好日子才是革命的最根本目的。

黄立杰有了中坪发展的大目标,他胸有成竹,低调从事,稳扎稳打,开始逐步实施自己的目标。

看到县磷矿在马桥开采,虽然价格不高,但矿石却不愁销。经过打听,他知道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的土壤元素缺少磷,直接影响粮食产量。要想保持高产稳产,必须每年施一定数量的磷肥。此外磷是一种含有多种元素的矿产资源,精细化工对磷矿的需求也较大,省内外有不少磷化工企业本身没有矿产资源,得靠对外购买矿石维持生产。黄立杰想,既然马桥是个含磷的富矿区,中坪村的山上也应有磷矿石。他悄悄请来县矿产局的专家求教,认定中坪有较丰富的高品位磷矿储量。于是便拿定主意要在将来想办法把采矿业办起来。

中坪山场面积大,山上有的是草,养牛养羊有很好的条件,而且中坪在河滩谷地,气候水利条件都好,种植业将来也大有文章可做。当时尚没有产业结构调整一说。可是黄立杰早已感到单纯种粮食已不能适应农村发展需要。他要在中坪实现农工商齐头并进的格局,通过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不仅要让中坪人民脱离贫困,还要让中坪走向富裕。让农户拆掉低矮的茅屋,家家住进小洋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走上水泥路。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老百姓下雨天走隔壁子不沾泥,不湿鞋。走村串户像在街上一样。”

这就是黄立杰当初任支书时胸中构想的富裕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图景。这憧憬既有农民的实惠,又有理想色彩的浪漫。黄立杰经常在会上讲这种憧憬,农民们像听天方夜谭,连黄立杰自己也不知这样的憧憬几时能在自己手里转化为现实。他只是相信,共产党的宗旨是让人民

最终过上幸福生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即使他这一代不能实现,中坪的后一代年轻党员们也会努力实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敢这样憧憬新农村的人不很多。特别是在这紧靠神农架林区的荆山深处。但黄立杰开始想了,前几任支书对他的启发、栽培,他感恩在心。前几任支书没有想过的理想和目标,他不仅要想,而且要实现。当年的公社书记曹明华的作风和胆识也深深地影响着黄立杰。前人没有想到的,他要想;前人没有干过的,他要干,并且要干成功!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坪的青山绿水和栋栋小洋楼,看到每家每户已离不开各种电器的现代生活。看到各家农户厨房里的自来水和沼气灶,看到绕着清清渠水徜徉漫步的红男绿女和他们拿的手机、坐的汽车摩托车时,有谁会想到,这正是黄立杰三十年前憧憬的理想社会呢!而为了这个大目标,黄立杰带着中坪人民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和曲折呢。

而中坪村的三千多群众也睁大了双眼看着这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客观地说,对于黄立杰当书记,中坪人的心里是复杂的,既有欣喜又有隐忧。他们知道黄立杰决非等之辈,从他当八队队长到当副书记带工程队专班,都充分显示了黄立杰的才干。他们相信黄立杰是个有作为的书记,也相信在黄立杰领导下,中坪一定会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变化。因此黄立杰上来当书记他们感到很振奋,但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共同的担忧,也可以说是害怕,他们害怕黄立杰六亲不认的过硬作风,更害怕黄立杰抓生产的狠劲,黄立杰干活不要命的狠劲在全马桥公社都是出了名的。他们担心跟不上黄立杰的脚步,受不了那样的辛苦。这种矛盾的心情黄立杰敏锐地洞察到了,他在大会小会,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上反复讲:“中坪要变,就得下苦干,不干哪来的高产?不干哪来的高收入?还记得那首歌吗?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整个中坪大队的群众都绷紧了神经,等着跟黄立杰一起脱几层皮,掉几斤肉,等着这位新书记即将点燃的三把火。

新书记的“头把火”——中坪要建自己的水电站

中坪人作好了跟黄立杰苦干死干的准备,但谁也没

有想到,黄立杰的第一把火竟是要修电站!

在当时科技尚不普及的条件下,特别是中坪人世代没有燃过电灯的情况下,电站对于他们自然是十二分的新奇与神秘。

当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黄立杰各方面早已成熟,他没有再做过青春梦,但那青春梦中的场景始终激励着他。解放几十年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提了好些年了,可我们的群众还住着土屋或草屋。眼看要进入八十年代了,可人们至今没有燃上电灯。还得用松明子或者对于老百姓来说显得很贵的煤油来点灯照明。甚至很大一部分没有出过门的中坪人还没有见过电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直是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千百年来燃松明子的山里人至今还把电当成稀罕之物,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每晚面对漆黑一片的村庄和破旧低矮土屋里的农户,刚当上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书记的黄立杰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中坪村封闭落后的现状使黄立杰每天寝食难安!

他顺着苏溪河流过的盘山渠走一趟又一趟。当他走到一个较大落差的崖头时,一个大胆主意冒了出来:与其天天盼着上面把电架过来,为什么不自己修一个小电站?城里燃的电不也是电站发的吗?

念头一冒出来再也压不回去,那念头像春天的草一样,滋滋地在黄立杰心里往上窜。黄立杰着了魔一样想着电站的事,他跑到有电站的地方去看,到县水电局去找技术人员打听,原来办电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地势、水势有利,只

要能买得起电机、变压器和输电线，这电站就能办成。

于是黄立杰干起了他当支书后的第一件大事——建电站！

困难自不必说，石头得从山上炸下来背到半腰。可是炸石、运石料、得从光溜溜的石崖上炸出来。引水管道都需要掌子面，打炮眼没地方站脚，黄立杰想起自己的青春梦境——电影《我们村里年轻人》场面，也用绳子系了站稳脚跟，从上面往崖上面打炮眼，其难度和危险程度非亲历者无法准确描述。如今事情过去快30年了，参与工程的老辈人都还激动不已，修苏溪河电站的场景在村里已成为村史中的难忘经典，叫作“倒打朝天眼”——也就是倒着从下往上打炮眼的意思。黄立杰带领村民们就用这种“倒打朝天眼的”办法在崖下修起了一座小电站。

苏溪河电站开始发电了，规模不大，只有80个千瓦，但正是这小小电站结束了中坪村自有人居住以来的黑色夜晚，让中坪村人告别了千百年来用松明子和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当雪晃晃的电灯照亮中坪村的一刹那，全村人不知有多少人笑得哭泣起来。这一座电站无论对于黄立杰、对于中坪村还是整个保康县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保康县生产大队办电站的第一例，它为保康山区村级集体办小水电积累了经验。后来依托小水电开发、旅游开发和磷化深加工走向富裕从而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典型的尧治河，在修建第一座电站的时候，正是吸收了中坪村的经验。

有了第一座电站的经验，解决

了全村照明用电，使黄立杰受到了极大鼓舞。他看着从村前日夜奔涌的汾清河，心里时时涌动一个念头：能否把这道大河拦起来建一座大型电站？但由于流经中坪的水位太低和工程太大，加之后来县里很快在上游拦截了汾清河修起了马桥大型梯级电站，黄立杰才放弃了这个念头，从而把目光转向了另一条流量较大的河流——低次河。根据请专家测量的结果，低次河电站建成后，发电量可以达到500千瓦，比原来的苏溪河小电站大了整整六倍多！不仅能满足全村农副业生产和村办工业的用电需要，还有富余电量可以上网卖给国家电网，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收入来源。

黄立杰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低次河电站的战役再次打响。

精壮劳力集中修渠，开山炸石，退岗的老支书陈邦才被黄立杰请出山来助阵。陈邦才对黄立杰当上支书后的开局十分赞赏，他对人说：

“到底是有文化的年轻人脑子活泛，黄立杰一上来就干了这么大的动静。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个主意。”陈邦才又对黄立杰说：“你不用天天盯在工地，村里还有许多大事要抓，上面也有中心要抓，这里交给我盯着，你放心抓全面去吧！”

老支书陈邦才真不愧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又像当年修苏溪河大坝一样，日日夜夜盯在工地，几十天不回家一趟。

老支书虽是这样说，但黄立杰心里哪放得下这么大的工程？以一村之力修一座装机500千瓦的电站，可是一件小马拉大车的艰巨工程。今天少了炸药引火索，明天又没了钢材水泥，把个黄立杰忙得马不停蹄，昏天黑地。

工程进展到半路，施工队告急：“书记，没得水泥了，得赶紧想办法！要不就要停工了。”

黄立杰一听急了，急忙跑出去四处求援。

村办企业老职工苏昌云至今记得黄立杰当时的艰辛。“那时连自行车也没得，全凭一双铁脚板，书记把脚跑起了泡，鞋底子后跟磨出一个洞，他不舍得扔，天天穿着这双穿底的烂鞋求爷爷告奶奶。”

最后终于在县办的马桥一级站求到10吨水泥。黄立杰带了司机周永发开了矿车跟他去运回来。

到了一级站，才想起没有带人上车，周永发要开车回去喊几个劳力来，黄立杰摆摆手说，不用，周永发说，没有

人上车咋行？

黄立杰说：“咋没得人？你跟我不是人？等我们回去喊人，白费了一趟汽油不说，还耽误了半天时间，再说工地上人手也紧，农村正在大忙，找人也困难。不信我们俩个人干不了！”

司机周永发看了看那一堆水泥包像小山一样，心里叫苦不迭。心想司机给谁拉货不是神仙一样酒肉供着，这给村里拉货还得当搬运工？正要叫苦，却见黄立杰走到水泥堆边抓起包百十斤的袋子往肩上一甩蹬蹬一溜小跑，周永发只好在车上接了码堆。

一趟又一趟，几十包过后，黄立杰头上冒出了滴滴豆大的虚汗，虽然年轻力壮，但日夜操劳，加上生活艰苦营养不良，黄立杰体力渐渐不支，一百包水泥对于任何一个棒劳力都是个挑战。黄立杰感到了心慌气短，腿脚笨重起来。水泥袋子一包比一包沉重，脚下的土地却变得松软起来，他感到有些踩不稳了，脚步有些飘，一步一个踉跄……

周永发看到书记脸色发白，脚步不稳，就劝他说，“算了，我们先拉这一半回去明天再派人来吧。”

黄立杰喘着气说：“做任何事都不能半途而废，已经上了一多半了，能一趟拉完就不能跑两趟。”

黄立杰勉强支撑着身体，脚步放慢，尽量把体内的积蓄挤压出来。

一趟又一趟。

一袋又一袋。

一步又一步。

……

身上的汗越流越多，脚步越来越慢，出气声越来越粗，肩上袋子越来越重。黄立杰感到体力整个都要掏空了，甚至连血管里的血都快要干涸了，仿佛只有骨架支撑着重负了，但他仍然坚持着，忍耐着。

终于，黄立杰用意志和毅力、用生命里的顽强与坚韧跑完了一百趟，把100袋水泥扛上了车。

周永发在车上也不轻松，他要弯下腰来接水泥袋子，又要把袋子堆码得整整齐齐。他同样流干了汗，最后只剩下了喘气的力气。

水泥袋子上糊的散装水泥被风吹起，落在黄立杰头上、脸上，整个头发和脸都被水泥灰尘粘满，只有白亮的牙齿和眨动的眼珠子证明了生命的存在。水泥灰又顺着

汗水灌下去，浑身被水泥浆糊满。又燥又痒，毛毛虫爬一样难受。当最后一包水泥码好后，两个人都一头倒在了水泥车顶上，再也不想起来……

工地上的人看到他们的书记为拉回水泥整成了这般模样，都感叹不已。黄立杰和周永发两人装回一车水泥的事不胫而走，全村都知道了这个故事。人们有人赞许，说：没见过这样当官的。有人表示不理解，说：当干部不一定要样样亲自干，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成几颗钉？但是在心底里都受到了震撼：这个黄立杰，当了书记也还是那个“铁匠”性子！

正是这个“铁匠”性子，激发了工地上的劳动激情。党支部书记的行动无疑于最好的政治动员令。整个工地各个环节像打过强心针似的振作起来。人们干活手脚更麻利，加班时间更长。5公里的宽渠，137米高的扬程加上安装调试，对于一个村来说确是个不小的工程。在黄立杰精神鼓舞下，原来计划一年竣工的水电站，九个多月就提前竣工了。12月20日，这座装机容量500千瓦的低次河水电站试车成功开始营运发电。

提供发电机组设备并负责制安装的吕老板是个四川人。黄立杰在庆功会上表扬有功人员时，也提到这位吕老板对电站的贡献，也向他表示了感谢。那吕老板趁机对黄立杰说，希望早日把设备和安装工程的账结清了。黄立杰说了句“好，等我们研究研究再通知你。”

没有想到那个吕老板过于敏感，以为“研究研究”指的是当下社

会上的不正之风。当晚就去找黄立杰,并捎带送了个包着8000元钱的纸包。黄立杰十分生气,火头上将吕老板教育一顿。黄立杰忿忿地说:“我一个共产党的书记,就只值8000块钱?你也太小看我了!”责令他把钱拿回去。吕老板尴尬地回去了,可是回家他越想越不对劲。心想,说自己不止值8000元,那不就是嫌钱给少了?可是由于发包工程时黄立杰把账算得精,报价让黄立杰压了又压,赚头本来就不大,再要多送,就赚不了多少了。但既然书记开了口,赚多赚少也得添呀……再说他还指望把中坪村的工程继续做下去呢。从黄立杰干的事和中坪村的发展势头,他认为中坪将来工程一定很多,他可不想得罪这个大客户。于是次日晚吕老板将纸包里的钱加成了两万元。硬着头皮走进了黄立杰的家。

“黄书记,这工程价让你杀得没得多少利润了,可是我想通了,来日方才嘛。以后中坪再有工程可别忘了我。”说着递上那个厚厚的纸包。

黄立杰气昏了头,说了声:“谁让你送的?你不要给自己过不去!你不单是小看我,也小看了你自己!”黄立杰气呼呼地说:“你这样做就说明你在这项工程里赚的钱太多了。那你明天就把这些钱交到大队会计室去,算是减低工程款!”

吕老板委屈地说:“黄书记,你自己懂得工程,一笔笔你都压了又压,哪里还有多少?我是想谢你一下……”

“既然你是凭劳动、凭技术挣钱,谢我干什么?”

吕老板:“我是想,今后你们中

坪再有工程,不要忘了我。”

黄立杰缓和了口气,说:“好吧,你今后还想和中坪打交道你就赶快把钱拿起走,以后大家都还是朋友,这件事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不拿走的话,我明天就交到大队会计室,今后你也不要再来中坪做工程。”

吕老板眼里溢出了泪光。说了声:“黄书记,我算真的认识你了!”

吕老板逢人就说:“都说无官不贪,这话可真是大错特错了。共产党里还真有不爱钱的官儿。”

吕老板拿着钱包感恩戴德地走了。

这件事原本谁也不知道,是吕老板自己酒后说漏了嘴将此事说了出来。吕老板由于工程质量好信誉高,马桥一带修水电站的工程他接了不少,在施工中,他同中坪村的村委委员、党委委员喻良华交了朋友,认了干亲。喻良华的儿子拜吕老板认了干爹,两人关系“铁”到了极点。有一次在喝酒时喝醉了,吐露了这件事,喻良华大为感动,直到后来在党内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喻良华在谈体会中把这件事拿出来做比较,这件事才得以公开。在笔者采访喻良华时,这位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主动将这件事提供给笔者,喻良华感慨地说:“我们中坪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么兴旺?首先就是人气正。我们村‘两委班子’为什么愿意跟着黄书记累死累活拼命干毫无怨言?就是黄书记这种一尘不染的品质感动了我们……”

低次河水电站竣工发电在全县再次引起了轰动,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中坪人的照明用电和农副业加工问题,而且将多余的售卖给国家大电网,使村级经济第一次有了工业文明带来的收入。每年五十多万元电费收入给村里人极大鼓舞,黄立杰办电的信心也更足了。电站运行15年之后的2007年,黄立杰决定对低次河电站增容改造,将装机容量扩大到830千瓦。使这座电站每年卖电收入一下子增加到100万元!成为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部分。

当然这些经济数据只是中坪人自己的效益,但中坪村的水电站为其他有水资源的村建电站作出了榜样。除了县水电局建的第一个小电站之外,中坪低次河水电站是全县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第一个水电站。作为全县集体性质的小水电开先河者,它的社会意义和效益远在这些经济数据之上。保康是个水资源富余的山区县,水量充

沛,地势落差大,特别适合小水电发展。后来保康县成为了全省有名的小水电重点县,虽然不能完全把这种发展归结于中坪村的影响,但中坪村水电站带动了包括全国先进典型尧治河村在内的马桥镇周边村庄小水电发展的羊群效应确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黄立杰的大胆创新思维促进了保康县小水电的蓬勃发展。

播种希望——“就是拼上命 也要把矿建成!”

“轰——轰轰——”

忽然有一天,从中坪村后的山上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响。让马桥镇街上的居民们吃了一惊。他们纷纷出来观看,只见中坪后面的山上烟尘腾空而起,红旗招展,从山上到山下到处都是蠕动的人群。虽然听不见人欢马叫的喧闹,但却看得出这场面的壮观、声势的浩大。

“中坪又在炸山修路搞大工程了……”

“听说中坪的黄立杰要开矿了……”

中坪村离马桥街最近,但凡中坪村里有点什么动静,马桥镇街上总是很快就知道了,而且能很快传到县上。

这回中坪的动静确实有些大。中坪后面的山上人来车往,络绎不绝。“轰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在汾清河谷间回响,在群山峡谷间震荡。

这声势让人记起中坪曾有过的三改汾清河、鏖战苏溪河等大型工程。不过这次中坪不再是改田修水利,而是办矿。

办矿的念头源自县磷矿的扩张,县磷矿在本镇先后开采了几个磷矿,因体制原因效益虽不是很好,但各地货主因为保康磷矿资源丰富源源不断来到马桥镇,通过相互传播,为保康县获得了“磷都”的美誉。而真正的磷矿资源其实集中在马桥镇,这给予了爱动脑筋的黄立杰丰富的想象。

促使黄立杰下决心办矿的是县磷矿的扩张意图引发的。县磷矿来找黄立杰商量,中坪村后山(寨沟)的矿山由县矿开采,每吨给中坪村一元钱的提成。

“一块钱一吨?我卖石渣也不止这个数呢!这样卖给你们,老百姓肯定要骂我。再说,我们早就有开办村矿的打算,只不过还没有动手,你们到别处去吧,别在中坪打主意了,我不会同意的。”

县矿的人走了,黄立杰召集村党委和村委会成员开会。这是一次讨论研究开矿问题的专门会议。

“县里能开矿,我们为啥不能办矿?既然马桥镇磷矿资源这样丰富,县矿想到中坪来开矿,我想我们村后山上一定有磷矿!”

村“两委班子”成员自然都同意自己开矿,有了矿山,村集体经济壮大就有希望了。

但推测只是能推测,要切实证实这个推理必须经过科学化验。

于是黄立杰在翟家沟挖了一些石头背到襄樊市一家磷肥厂化验,结果使他喜出望外。原来这石头就是含磷比率很高的磷矿石,竟达到少见的34点!

磷肥厂认为单凭一小袋石头并不能说明问题,他们要求至少要相当数量的矿石反复检验才能确认做结论。

于是黄立杰一气拉了1000吨矿石请接受单位反复化验,终于认定中坪村后面的山上有相当储量的高品位磷石。

经过地矿部门勘察探测,初步认定中坪后山上已发现的磷石储量达1000万吨。如每年开采30万吨,可开采30多年!

黄立杰十分兴奋,他决定立即将村办磷矿办起来。

开矿并不是个简单事情,首先要办理开采注册手续,然后请有经验的行家找到含磷矿带的走向打成标准化的安全航道往大山腹地开采。

另外还把沟通上山下山的通道开出来,开矿的机械物资要从通道拉上去,将来生产出的磷石也要从

通道运下来。这通道就是矿山公路。

中坪人又拿出了当年改造汾清河滩、修苏溪河大坝的劲头。全村劳力都一齐上山修盘山公路。当年修盘山渠无比艰难，而今修盘山公路也不是易事。在山上开一条路——听起来好像不难，只需要投入劳力和时间。可是一具体实施就不是那回事。山势复杂，山与山之间、山与崖之间，山上与山下几千米的落差怎样处理？简单地说，怎样才能让一辆装满矿石的卡车从山上平稳地开到山下？看起来垂直的下山通道，不知需要多少“Z”和“S”转型才能延伸下来。坡度、山势、路基沉降、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好在黄立杰进入党支部班子后有过几年从事工程专业工作的经历。他文化不高，悟性却很强。他不仅和几个有经验的行家一起设计出矿山公路的线路。还设计出了一个修路开矿两不误的方案——就是修路的同时，开始勘测矿脉打矿洞。这样能节省时间，尽快让矿山投入开采生产，尽快产生效益。

大家都不理解了，上矿山的通路都没有，怎么能生产？

黄立杰说，要什么事都按部就班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从山上到山下的公路，用眼睛看起来并不远，实际上没得几十里绕不下来。我们一村人修这几十里矿山公路就像蚂蚁啃骨头。等到把几十里路修上山顶再开始开矿不得几年？要是那样干的话，不把人整老了也得把人整疲了。黄立杰说：修路是全体群众参加的工程，开矿是少数人参与的技术性较强的活路。这二者应该结合起来齐头并进，不但没有矛盾，反而能

互相促进，早见效益。

可是修路的队伍还在山脚下，采矿却得爬上半山崖去先打矿洞。当务之急是打洞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石渣怎样运走？怎样把矿石运到堆矿场？总不能用手捧？用人肩扛背驼吧？而打矿洞航道必不可少的用水、用电又怎么办？

开矿的人们都没有了主意。黄立杰却说：“这不简单？用拖拉机转运嘛！”

“拖拉机转？说得轻巧，路没有修通，这拖拉机能爬上山崖子去？”

黄立杰想都没想，说：“这还是事？这拖拉机怎么造出来的？”

“工人们一个个零件拼起来的。”

“这不就是主意？人家工人老大哥能把零件一块块拼装起来，我们农民兄弟就不会把整车一块块拆卸下来再扛到山上去装起来？”

“唉呀，这敢拆吗？拆了拼不拢怎么办？”

“是人装的，就能拆，是人拆的，就能装！叫拖拉机手把每个零件编上记号，照葫芦画瓢。”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中坪人记忆中永远无法忘掉的故事。一群人七手八脚把拖拉机按机身、轮子、机头、机壳、发动机拆开。拆成零零散散的机件，或一人一件、或二人抬一件，吭吭吭地搬上山去。

黄立杰也在抬机器的人群中，他肩上抬着杠子，像抬轿子一样在没有路的山上艰难地攀援。沿途满是荆棘乱石，每走一步找地方落脚都十分困难。

黄立杰这几天本来感冒发着烧，头上热烫烫的，早上几乎起不了床，勉强撑起来了什么也没有吃，连走路都有些打飘，屋里人劝他歇一天。但是为了早些让矿山投产，他不放心，还是硬挺着挣上山来。

一步一步，一寸一寸，抬着机器零件在没膝的荆棘棵子和乱石中艰难上移动。

一尺，五尺、一丈……

黄立杰终于咬紧牙关，把机器送上了矿洞子工场。机器一落地，黄立杰再也忍受不住，差点一头栽了下去。

众人忙把他扶起，让他回去歇着，黄立杰片刻过后又恢复了平静，安排技术人员负责照图拼装。

人们感慨地说：“黄书记为办矿把老命都给拼上了。”

两台拖拉机上山了，山上的打矿洞航道工程就正式

开始了。

打矿洞航道是个十分专业十分危险的活路。黄立杰严格按照矿管安全部门要求,带头干起了最苦、最危险的活儿。

戴着安全帽、扛着风钻机的黄立杰俨然一个熟练矿工。

尖叫的风钻在他手中挥舞,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滴下。

亿万年的的沉寂被打破,沉睡的大山在风钻的呼啸中醒来了。

大山腹部被掏出了一条条航道,这是即将开采的掌子面,这是往外运宝藏的通道,这是中坪人脱贫致富的通道。深藏不露的磷石矿带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顺着矿带寻去,一岭岭金黄色的矿石坦露在主人面前。这是石头包着的金子,这是蒙上了尘土的宝石啊!

这矿石开出来可是不能堆在洞子口,得转运下去。就是矿山路通了,怎么能装到外面来运矿石的矿车去?一车矿石十几吨呢,用人工上,一天也装不到几车。

“不就是把矿石弄到车上吗?这能把人难住?”在黄立杰面前,世上仿佛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住他。

黄立杰在矿山周围转了一圈,看中一处陡崖旁边的空地,“把这里好好平整一下,搞成一个矿石堆场,把矿山的矿石集中到这里,在这上面修个溜槽,拉矿的矿车停在底下半山腰的坪地上,只要上面一开闸,矿石不就顺着溜槽自动溜下去进了矿车?”

众人都说是个好主意。这样一来,不仅省下了上车的劳力,还给拉矿的车省下好几里绕来绕去的山路。

按黄立杰的设想,矿场很快平整出来,买来些铁皮一块块焊接到一起,做成一个大大的溜槽。果然后来效果很好,由于上车快又省路,许多司机都愿到中坪矿上来拉矿石。

黄色的矿石一筐筐运出洞子,在阳光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泽,黄立杰摸着一块块磷矿石,用一种朴实表达了山里汉子的感叹:“只要有了这矿山,中坪人脱贫的日子不远了!”

在黄立杰的亲自指挥下,小磷矿初步产生了效益,为村里的水电站开发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黄立杰增强了信心,和当时的村主任张贵发商量,在翟家沟磷矿走上正轨后,又一鼓作气开发了寨沟磷矿。原来负债170

万元的村级集体经济形势终于开始扭转,一些公共事业开支再也不用借账贷款了。在归还贷款的同时,时刻想着为村民谋福利的黄立杰提出由村里为全村民代交包含皇粮国税在内的“三提五统”和教育附加费等农民负担。从1985年开始,凡是户籍在中坪的村民都享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

不用交皇粮国税?这是多大的事!这是多少代人盼了多少年的心愿啊,没想到在黄立杰手里能够变为现实!人们喜形于色,作为一个中坪村民,他们不仅享受到了实惠,更感受到了一种自豪。

然而事物发展总是一波三折,当中坪村人对黄立杰千辛万苦办起来的矿山充满希望时,矿山的经营人员却有了些变化。

原来矿山自开办以来,虽然指定了一位喻姓村民负责矿山事务,但基本上矿上的生产经营都是黄立杰亲自操持。

黄立杰明白,作为党的书记,他不可能老是这样事事亲历亲为,而且上面也在要求政企分开,虽然磷矿是个村级企业,但也要照上级要求去做。黄立杰内心里希望让矿山独立起来,这样也能培养锻炼自己的矿山经营管理人才。

于是黄立杰逐渐对矿山事务开始放手。让喻矿长有更大的自主权,然而没有想到这位喻矿长不是个当企业经理人的材料。他天生嗜酒,天天喝醉,而且喝醉了就要骂人打人。找黄立杰告状的人不断找上门来。黄立杰找喻矿长谈话,希望他改改嗜酒的毛病,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多次劝阻批评没有效果,村党委

只好研究换人。

喻矿长也同意下来，但是他推荐他的一位周姓亲戚接任了矿长职务。

经过了解，喻矿长这位姓周的亲戚在原来的公社企业和后来的镇办企业上都干过，而且这几年也一直在帮喻矿长打理矿山事务，镇上也有人说他懂得矿山各方面的业务，于是经过村“两委班子”研究，把周作为人才提拔起来，聘任他接任喻担任矿长。

再次把矿山交给另一个人经营，黄立杰感到很忧虑。毕竟这是自己领导全村人辛辛苦苦好几年才办起来的。刚走上正轨交出去，确实有点依依不舍，就像一个父亲要把自己抚养过的儿子交给外人一样，黄立杰心里一阵阵酸楚。

他对接任矿长的周某语重心长地说：“周矿长，这座宝山我交给你了，能不能卖上好价钱，能不能经营好，就要看你了！”

黄立杰对矿山充满了期待。但他心中时时闪过一种莫名的担忧，不是自己亲手操作的事，他始终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但是他又想，相信别人吧，不能让中坪的人都认为只有黄立杰才搞得不好，人才总有成长锻炼的过程。

可是黄立杰对矿山寄托的希望太大了。中坪能不能翻身，能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能不能为新农村提供建设资金，这宝就全押在这座矿山上了。

黄立杰心里默默地祷告着：“矿山啦，你可千万不要让中坪的老百姓失望呀！”

矿山危机——挖的是“金子”，收获的却是债务

黄立杰交出了矿山委托经营权，仍是大力支持矿山的工作。经过村里一次次组织会战，矿山公路逐渐拓宽，路况不断好转。这也吸引来了更多的运矿车，从外面不断涌来一批批民工投奔矿山，中坪的矿山日渐热闹与喧哗起来。

风钻机呼呼地响，拉矿的车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从山下远远看上去像蚂蚁牵线一样在矿山公路上络绎不绝。

一切迹象表明，矿石产销两旺。矿山办对了，本村和外村的人都羡慕说，黄立杰这一步又走到前面了，这矿石只要有人要，磷矿也就成了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之山。

为办矿山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黄立杰，心情自然比别人更高兴。初步尝到的甜头使他与全村老百姓一样内心都充满了期待，他巴巴地希望矿山能如他所愿，给中坪带来丰厚的回报。早日让中坪村群众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

按照党委的分工，黄立杰主抓全面工作，农业和村里行政事务由当时的村主任张贵发同志负责，而黄立杰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产业结构调整 and 多种经营开发方面。在他的奔走下，山上办起了养羊基地，建起了果树园，并且在河边办起了编织袋厂。他一心想着如何将村级集体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使集体经济早日走出困境。

当然矿山也是他代为分管。但分管和亲自经营毕竟不同，黄立杰提醒自己要相信人，尊重企业管理人的权力。

黄立杰的风格是用人不疑人，既用了人就放心放手。除了经常了解情况，按期检查安全措施，保证矿山生产中不出任何工伤事故，帮助解决矿山经营中的问题和困难，在矿山组建了自己的经营班子后，他一般不插手矿山的的经营。看到矿山购销两旺，车来车往，轰轰烈烈，心中暗自喜欢。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具体过问矿山经营的环节，只是每天在大田劳动工作间隙，遥望着矿山，耐心地等待矿山的回报。

可是，一年过去了，委托经营后的矿山没有给村里任

何回报,矿长见了面除了反映困难和问题外,很少提及给村里作贡献的事,总是说:“现在没有节余。没有资金支持村里建设。”黄立杰不好强求,心想,第一年,万事开头难,可以理解。

又一年晃晃悠悠过去了,仍是没有交钱的意思。

全村人又眼巴巴地又盼了几年,矿上还是没有提到给村里集体交钱的事。这下人们沉不住气了。

面对矿山的车水马龙,全村人都感到意外。黄立杰也终于坐不住了,这矿石明明天天拉出山了,轰轰烈烈的生意,怎么就没有提给村上交利润的事?在忍耐不住的情况下,于是他开始找周矿长过问矿上的收支经营情况。

然而,没有想到,矿山却让他大失所望。连矿长自己也说不清矿上是赚了还是赔了。

黄立杰提出一连串的询问——

开采了多少万吨矿石?

卖出去了多少矿石?

收回了多少货款?

矿山开支了多少钱?

成本多少钱一吨?

总计盈利了多少?

周矿长支支吾吾,吭吭巴巴,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原来矿上自开采以来一直就是本糊涂账。矿上根本没有严格的财务核算管理体系,一切都是像小农户的小作坊,东西生产出来不算成本,卖出不计盈亏,收回的货款那里要用就又支了花了出去,货场子里还堆了多少吨货?外欠多少钱能否收回?谁也说不清,谁心里也没有数。

原来那个周矿长虽然在企业干了多年,但因为当时的大锅饭体制,国有和一切公有制企业的财务核算体制都不健全。所有企业只管办起来,至于能否赢利或赢利多少,并不精细,好多企业表面上轰轰烈烈,最后一盘家底常常亏得一塌糊涂。

中坪村请来的这位矿长是前任喻矿长推荐,镇上也有人介绍过的,黄立杰自己不了解情况,也就无法监管考察。这位周矿长经营并不在行,他是只懂得一些磷矿开采工序方面的生产常识,除了安排生产,并无什么管理经验,他头脑里甚至就没有成本核算、盈亏这些概念。

由于根本没有管理这个观念,只是看见矿山在生产,矿石在外运。具体地说,他从来也没有搞清过矿上到底是赢是亏。矿山到底有多少资产,办矿山总共投入了多少

钱,每吨矿石开采出来多少钱成本,每天开出了多少吨矿,他从来也没有弄清过。至于每天拉出去多少吨矿石,每月多少吨,每年又是多少吨,运出去的矿石每吨卖出什么价钱,收回多少货款,发出去有多少货还没有结账,还有多少资金在外面欠着,能不能要回来……这些与矿山生死相关密切的数字他都不清楚。反正卖矿石总能交回一些货款,手里有钱用就行,没有也不打紧,周矿长从不缺钱花,在公司需要钱而账上又没有现金的情况下,周矿长就出去借——向销售人员借,向职工借,向拉矿的司机借,向做生意的老板借,向一切肯借钱给他花的人借,乱借一气。

不过他也不白用人家钱,只要肯借钱给他的人,他就会给高利息,按高于银行翻几倍的利率给,趋利是资本的本质,于是利息由一年百分之十提高到二十、三十、最后荒唐到按月结息。

矿山没有了盈利的目标,倒变得像一个专门为人创造高息的福利银行。只要谁愿把钱存进来,就会获得高利息。周矿长的亲戚、朋友都纷纷把钱借给矿上用。

也有找矿上借钱用的,有人做生意没有本钱就找矿上借钱,矿长竟没有拒绝。

更为荒唐的是周矿长也说不清矿上到底借了外面多少钱?支付出了多少利息?还有多少钱躺在矿上吃利息?他也不知从矿上借出去了多少钱?村磷矿的财务已是一本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既然能借钱给不相干的人做生意,为什么又要以高息找外人借债

呢？为什么就想不到给村上的投入进行回报呢？黄立杰暗自叫苦，要求矿上搞一次核算，给村里一个交待，让全村群众知道矿山情况。

矿长答应了，可却并没执行。从开采以来，三年内积了多少糊涂账他无法查清，像一个慵懒的女人面对一大堆绞在一起的乱麻丝，要理清真不知从哪儿下手。紧接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矿山长年不支付矿工工资，不与运矿司机们结账，日积月累，攒下很大一个数目。到了年底，从各地农村来挖矿的矿工们要回家过年，天天追着矿长要钱，拉矿的司机们长期不结账连买油的钱都没有了，也借年关的契机找矿长要钱。

矿长心里没有数，矿山账面上也没得钱，矿长无可奈何，只好由着性子拖，拖一天算一天。

这种现象已不止一年，只不过村上不了解罢了。以往每逢过年，矿工们天天追着矿长要钱，矿长走到哪里，矿工们跟到哪里，有些促狭的矿工甚至拽着矿长的衣裳角，走一步，牵一步，像农村小孩子们玩的“牵伢伢”游戏。

逼到矿长没有路走了，矿长就找人再借高利贷，每人发上几百元把人打发走。这时候借的高利贷不容矿长还价，债主喊多少利，矿长都答应。最高的利息已达到百分之四十！

每年发几百元钱糊弄矿工的办法终不能长久，人们在终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闹到了村里，要求黄立杰管管矿长，让他们拿走该得的血汗工资。

这些矿工都是贫困山区的农民

工，叫起屈来让黄立杰头皮发麻。

“黄书记，我在你们矿上挖了五年多了，欠我的钱不止两万了，可怜可怜我吧，我儿子上学欠了一圈子账，年年等我拿回工资去还债，年年没得着落。老婆病歪歪打针都没得钱，眼看要过年了，家里盼得眼滴血呢。”

“书记，我们好可怜哟，我家在陕西，没得钱过年回都回不去，三年没有回过家了，今年再不给钱，我又要在矿洞里过年了……”

“书记呀——”有的人话没出口，干脆就跪地磕头，头触地嘭嘭响，一双眼泪汪汪。

最伤心地是一位叫周永发的运矿司机，他年初带了一个有十几台车的车队来中坪磷矿拉磷石，拉了一年也没有给过运费，到了年底，周永发天天缠着周矿长要钱回家过年，开始矿长答应总共给他8000元让他去分配，到了腊月，竟只给了他4000元，十几台车分4000元，怎么分法？怎么回去过年？

年关最后几天，来找黄立杰诉苦要账的人越来越多，楼面都要压塌了……

黄立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出面协调，一面调拨资金，让民工回家过年。一面开始认真了解矿山经营情况。

村里群众知道矿山的情况后也炸了锅，人们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村“两委班子”干部要求整顿矿山财务，同时一致强烈要求黄立杰能够亲自经营矿山。黄立杰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责备自己只想到政企分开而没有过多地过问矿山的经营，导致了矿山今日的绝境。黄立杰十分痛苦。

对于村“两委班子”和村里党员群众提出要他直接经管矿山的事他很为难。自己是村里的一把手，再去经营矿山，村上工作怎么办？再说自己插手企业经营，他更怕落下人们的猜疑和议论。

他也不能不考虑村里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但毕竟矿山经营是一项特殊的经营，若直接管理矿山，会不会影响村里全面工作？犹豫再三，黄立杰将矿山情况向镇党委作了汇报。

镇党委也基本了解中坪矿山的情况，理解中坪群众和村“两委班子”的要求。经过慎重研究之后，镇委找黄立杰谈话，决定由他直接主持磷矿的经营管理，任命他亲自担任中坪磷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派来经管站的财

务人员配合村里对矿山财务进行了全面清理。

1997年,矿山经营管理权回到了黄立杰手里。然而这时的矿山已不是他当年交出去的矿山,而是一个烂账如麻、债台高筑的矿山。

黄立杰心疼极了,他首先着手清理账目,觉得应该将家底彻底盘清楚,让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不然他无法着手开展新的经营管理。

清账的难度很大,因为矿山的账面乱得无法下手,矿上根本没有建立企业正常的财务制度,也没有财务监管机制。像家庭作坊一样,挖出矿就有人拉出去,收回钱就用,收不回来也无人问津,没有钱用了就借高利贷……清理人员根本看不懂这一摊糊涂账。

镇村两级专业财会人员从账本账面到每天进出矿石的台账,现金流水账,通过询问、调查,死账活账相结合,相互求证,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矿山家底给盘清了。

矿山开采几年,出矿量不小,账上却没有利润,不但没有利润,还欠下了许多高息外债,这些高利贷年年还、年年借,旧账刚还上,新账又拉下了。矿上共欠私人高利贷一百五十多万元,利息一般在30%,最高开到40%!

黄立杰大为震惊,仅这一二百万高利贷,就足以将整个矿山每年的生产利润吞蚀掉!

“运出去的是金子,收回来的是债务!中坪村这矿山算是给别人办的!专门帮人赚高利呢!”听说这情况的干部和村民们都义愤填膺。

弄清家底后的黄立杰,心头像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

望着不断外运的黄澄澄的高品位磷石,黄立杰痛心疾首——守着金山你们要让我们要饭呀!

黄立杰在村“两委班子”会上反复检讨,在大会上给党员干部们检讨。“矿上弄成这样子都怪我!要早点认真查查账,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都怪我顾虑太多,怕人家说我插手矿山有什么企图,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种私心杂念。”同时黄立杰也在大会上表态:要尽量挽回损失,让矿山早日为中坪的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

励精图治抓整顿 力挽狂澜救矿山

黄立杰一上任就决定对矿山班子彻底改组。他向镇党委求援,将本村在镇磷肥厂当会计的宦吉明要了回来。



中坪磷化公司副总经理宦吉明

宦吉明不仅精通财务,而且为人正直,忠厚诚实,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在黄立杰推荐下,宦吉明担任了中坪矿业公司主管财务的副经理。

本村优秀青年周宗明熟悉矿山生产、胆大心细,公正无私,且能够吃苦耐劳。黄立杰推荐周宗明担任了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经理。

对矿上人浮于事的富豪人员进行精简,只留下必不可少的会计、出纳和财务审计、安全员、爆炸物品保管员,整个矿山管理加后勤不过五六个人,因为副经理周宗明曾是开矿车出身,所以矿上连司机都省掉了。

黄立杰上任第一把火是盘清家底狠抓清欠,将追还外欠款作为新班子经营前的重中之重。

经过清理审计,五六年来矿上不断找人借高利贷,外面却又沉淀了大量未收货款。经审计认定的欠款总额为五百八十多万元!一面以百分之四十的高息找人借债,一面却沉淀着五六百万元贷款没有收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起步篇——欣逢改革勤创业

回。黄立杰十分痛心!

其实这五六百万贷款也不全是外欠款,有的贷款明明收到了,可是由于缺少监督管理,这些钱都一直被供销业务员邓某囤积在自己手里,投资、做生意,其实用的全是矿上的钱。这位邓某是个生意精,他除了挪用矿上资金外,还兼顾做着借矿生利的生意,他弄来了汽油,供给来中坪拉矿的司机,每升加价二毛钱,司机们明知是在盘剥,但为了能在中坪矿拉矿石,也只能忍气吞声。

黄立杰紧紧盯住原来矿上的矿山负责人和供销业务员,周矿长职务被免除,责成由他专门负责清收贷款。

把盘存清理出来的外欠矿石款与他本人利益挂钩,动员他们尽量清收,收回来就发工资,收不回来就由业务员承担损失。对收款难度大的钉子户,矿上通过法律手段向人民法院起诉,强行清收。

对故意恶意欠款不还,企图非法占有的,通过公安局经侦大队协助清缴。

对外地货主长期恶意拖欠企图侵吞的货款,追上门去请求当地人民法院帮助追缴。

天津蓟县有个叫梁世聪的聪明人,他看准了中坪磷矿上的管理漏洞,年年来赊欠矿石运回去,运回去就杳无音讯。仅他一个人就骗走了货款十一万多元!

黄立杰向经侦大队报案后,请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前去追收,梁世聪闻风而逃。经侦大队的同志在蓟县守候多日,终于将其堵住。面对警察和手铐,梁世聪不得乖乖将占用了几年的贷款交了出来。

天津宝坻县辽津复合肥厂未预付一分钱货款,中坪磷矿却连着发过去五车皮磷矿粉,价值16.8万元。打电话,写信,对方毫不理睬。黄立杰万般无奈,向公安局经侦大队求助。经过侦察得知这是一家私企。经侦大队通过天津公安局把厂主控制住,那厂主自知理亏,刚抓到中坪二天,就通知家里把欠中坪的16.8万元货款汇了过来。

同时,原负责人周矿长自己名下也欠了一百多万元货款。在政策攻心施加压力后,周某也把沉淀在他自己名下的贷款全部交了出来……

经过清理,还发现保康县城关镇一个叫郑长宽的人与矿上没有任何来往,竟从矿上支走了两万元,追问是什么关系,回答是“认识”,“在一起玩得好。”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万元并不是在矿上有钱时借的,而是以矿上名义在马桥信用社贷的款。

黄立杰真是气得七窍生烟。

“这不是败家吗?莫说是磷矿,就是金山银山也让你们给败光了!”

公司新任财务副经理宦吉明精通会计业务,除了追缴这些内外欠款外,他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漏洞。矿上与外面的经济来往十分复杂,除了拉矿不给钱外,还有卖了矿石不交钱,用卖矿的钱经营化肥,又将自己经营的化肥抵给矿上换矿石的混乱现象。人们反映肥料数量不小,既有尿素,也有磷肥。既然换了肥料,总该有肥料存货吧?然而,人们都看见大车小车拉回来好多车化肥,可是矿上却看不到一袋化肥,矿上财务账里只有换矿石的记录,却没有这批肥料的最终去向。

账摊到销售业务员的面前,他却说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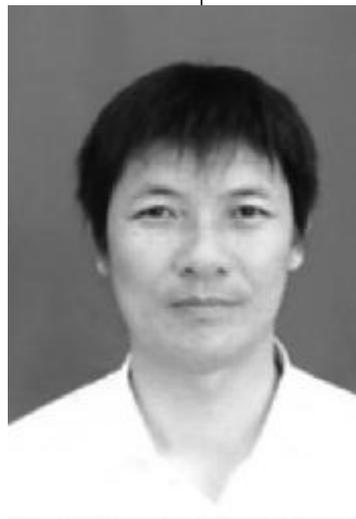
“说不清只要有账你就得认!要是你家的私有财产你会说不清?今后矿上谁放出的矿石就记谁的账,谁换的化肥就找谁要钱!”

黄立杰与矿领导班子决定,要业务员赔偿那些拉回来却说不清去向的肥料款。仓库保管员也负连带责任一同赔偿。

主要责任人周某一个人赔出了2.7万元,保管员也赔了剩余部分。

这一赔偿案例在中坪磷矿影响深远,赔出了是非界限,赔出了所有人的责任感。

黄立杰面对百孔千疮的磷矿痛心疾首。这么好的矿山,这么优质的矿石,眼看着轰轰烈烈开了七八年,竟落



中坪磷化公司副
总经理周宗明

下一二百万高利贷!

痛定思痛,黄立杰和矿领导班子接着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从安全生产、物料管理、矿石购销、运输、货款回收、到财务收支、现金流转签批,都以严格的制度确定下来。黄立杰规定,今后矿上从他自己开始,无论什么事都坚决按制度办理,任何人不得超越!

“没得规矩,不成方圆。一切不是凭人说,而是对照制度,制度怎么规定怎么执行!”

首先严把支出关,能不花的钱,一分钱也看成金元宝。把矿上闲房利用起来,支上锅灶,招待客户不准上餐馆;

严控核算,对生产所需的炸材、工具严加管理,堵住一切可能产生的漏洞;

对矿石外售做到日清月结,不准拖欠一天。责任到人,谁手里赊欠货款收不回,就由谁承担经济损失!

黄立杰将整个矿业公司的情况向村“两委班子”和全体群众作了详细汇报,并郑重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表态:加强管理,保障安全,严格核算。一年内必须还清所有高利贷,并争取赢利!二年后矿业公司上交村里利润为群众代交三提五统农业税费。

这个表态赢得了党员干部和全村群众热烈的掌声。

接着,黄立杰开始收拾这烂了多年的摊子。

他用清欠回来的钱先支付了多年拖欠的开矿民工工资,黄立杰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冒着生命危险钻洞子干一年,家里眼巴巴望着人拿钱回去,你年年不给人结账,于心何忍?”同时将与矿上纠缠了几年的矿石运费一次结清了断。矿工和运矿司机们都感动得要给黄立杰跪下了。可黄立杰说:“你们不能跪,该罚跪的是我这个书记,矿是中坪的矿,欠你们的运费和工钱也是中坪矿。我该跪下向你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们赔罪呢!”

“今后不会再发生这事了,你们也不要欠矿上的钱,做到日清月结,于大家都好。”黄立杰朴实地对要下跪的民工和司机们说。

但还有没还的高利贷却难住了他,一百五六十万,加上利息就是二百多万!他同副经理宦吉明和周宗明商量,无论怎样艰难,也得甩掉高利贷这个包袱。一年付出高利息一项就得六七十万,这个包袱不甩掉,矿业公司就不能轻装上阵。

更让黄立杰感到压力的是他已向全村干部群众表态,要当年还清所有债务。黄立杰是个视诚信为生命的人。他说:“吐出的唾沫收不回来,说出口的话就要兑现。”他想,无论再艰难也要兑现他许下的诺言。

黄立杰没有抓过工业生产,但他真的抓起来一点也不外行。一面狠抓安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磷矿石产量,一面积极拓展市场,到山东、河北、河南寻找磷石需求大户,同时设法通过关系与铁路货场沟通,争取车皮计划扩大外运额度。

这些措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开支大幅减少,矿产量迅速增加,矿石外销量快速增长,货款也能够及时回笼。企业现金流量走上良性循环。集体财富的聚积效应初步显现出来。

黄立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还清高利贷债务。他一分一文地积攒着,千方百计四处筹措资金,压缩一切开支,只要矿上能有一万元钱周转金他就立马通知放债人来领钱。

让黄立杰感到意外的是,没想到还款也成了问题。借款给矿上的债主们对领钱并不积极,有些人打电话三催四请,请过来矿上结清账。可是债主们就是不来拿钱。

原来这债务的形成其中也有不少猫腻儿,找私人借贷并不真是矿上缺钱急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矿上挣到百分之三四十的高利息。这些借钱给矿上的都是与矿长有关系的特殊人群,这些人或在上面做官,或在本地掌控某些权力,或是矿长的私人亲戚朋友。借钱利息也并不是一个标准,利率高低也要

看关系的远近，由矿长随口说了就算。所以中坪办矿的这些年里，村里没有分文利润反倒欠下了高利贷，但却有不少身份特殊的人从矿上挣到了可观的利润。试想，把10000元钱放在没有风险的矿山，一年就变成了14000元，不取走利息自然转为本金，第二年就是1.96万元！四年就是38476元！正是这种几何率的高利息吞蚀了矿山的利润。使矿山成了少数人的摇钱树，不少关系人靠借钱给中坪磷矿发了财。

所以当黄立杰通知债主们前来结清欠款时，债主们并不积极，拖拖拉拉不来取钱，还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来与黄立杰套近乎，希望让钱继续在矿山生利。黄立杰心想，这才是奇了怪了，一般情况下债主是为要回自己的钱托人找关系，哪有托关系要求不还债的？这充分说明借贷是矿上的无底漏洞！

黄立杰不许任何人的愿，不准任何人的情，他对托情的人说：“我要是准了你的人情，那我跟原来的经营方式有啥区别？我不得罪你就要得罪全村三千多老百姓，他们开山炸石，把拖拉机拆了抬上山，拿性命开出了矿山公路，可是七八年都没得到应有的回报，还让他们背上了几百万元债务，你们的钱放在这里吃高息，赚暴利，我要再不斩断这条路，老百姓能饶了我？”

接着，黄立杰贴出公告，要求所有债务持有人必须在年内结清账，高利息算到通知发出这天为止。到年底再不来拿钱，就转为正常借款，利息按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

这批人终于死了心。按人民银

行利率，一万元借上一年，利率不过二百多元，这可是不上算的生意。于是纷纷前来把自己的本息全部结了回去。

高利贷没有了，黄立杰感到身上有股说不出的轻松。

由于还贷、结清民工和运输车辆运费太集中，陈年老账虽然全部了结了，可是生产周转金也暂时出现了缺口。特别是眼看到了年关，黄立杰接手经营时间太短，还清高利贷200万元和历年积欠运费130多万元之后，矿上虽然已有赢利了，但按协议回笼的贷款尚不足以应付年前开支。也就是说，账面上赢利，但矿上可供周转的现金已经不够支付结算民工工资了。

副经理宦吉明说：“主要是还债力度太大，用力太猛了，一下子缓不过劲来。”

黄立杰说：“还清老账是对的，洗了鼻涕脑壳清，高利贷背在身上，把人的心都压碎了。缺周转金和欠账是不一样的，咱们都想想办法。”

年关对于公私都是一道不得不过的坎。一年一个了断。他不能再拖欠矿工工资。他和宦吉明、周宗明两位副经理反复计算，要度过年关这道坎，尚需近十万元的缺口！

“无论再难，我们不能再走老路，哪怕砸锅卖铁，过年决不能欠民工一分钱！”黄立杰斩钉截铁。

可是宦吉明心里清楚，这是一道难迈的坎子。节令已到腊月半，真的是年下无日了。贷款肯定是回不来了，都要用钱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几万块钱呢？宦吉明忽然想到了银行，便建议黄立杰到县里找银行以短期借贷方式融资以解决年关工资和开春生产周转金。

黄立杰从来没有向银行借过钱，连路子都摸不住。他口金贵，也从不喜欢找人说好话。可是贷款回不来，民工工资不能拖欠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这趟浑水他必须得趟。

于是黄立杰和周宗明开了矿上的“140”货车前往保康。

保康山城里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市面上比平时繁华了许多。辛苦了一年到头的山民们都要上街来给人置办一点新衣新鞋帽。没有电视的人家都要趁年前的气氛咬咬牙把电视搬回去。小小的山城到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黄立杰无心看街景，他径直朝银行走去。

黄立杰平素不善于和上边的官员们拉关系，这行长也就是一般的认识，与他没有什么交情，而中国人办事是

要讲交情的。比如一起共过事，一起念过书，一起当过兵，或者是一个村镇的，或者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哪怕八杆子打不着，甚至哪怕在一起开过会，同桌喝过酒，也就算有了关系。可是黄立杰都没有，他当干部以来，一心想通过苦干实干改变家乡面貌，从未把心思花在这上头，这“关系”就成了他的软肋。

黄立杰没有别的路子，他只有硬着头皮去找行长。行长既无交情，便无顾虑。黄立杰一开口，轻易地就遭到了回绝。“不行呀，黄书记，你说的困难我理解，可是你们这困难不符合我们放贷的条件，也就是说你们不是我们扶持的对象。这钱我不能贷给你。”行长说完就埋头看自己的文件或是报纸。不再理会黄立杰。

行长不冷不热的态度刺激了黄立杰。他心里十分窝火，可是转念一想，谁让你有求于人家呢？

平生不舍得与人说软话的黄立杰这会不得不服软，他向行长反映了村办矿山的情况，汇报了自己上任以来还清了几百万元旧债的实情。他向行长说明，借款是短时的，也就是半年几个月的事，“贷款一回笼，我们就把钱还了，我最怕的是欠人钱，将来我的企业做大了，也把账户转到你们银行上来。”

可是任凭黄立杰描绘的矿山未来情况如何好，这行长就是不松口。到了下班时间，行长把包一提，说声：“我要下班了”。黄立杰只得被赶出来，厚重的大门也随后“嘭”地带上了。

主人下了逐客令，黄立杰只好跟出来。

但黄立杰天生有股倔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和周宗明找个小旅店住下来，睡最便宜的床铺，吃最便宜的煮面条。

第二天一早，他又早早等在了行长办公室门口。到了八点钟，行长拎着提包、端着茶杯走过来，见到黄立杰说：“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款不能贷给你，你怎么又来了？”

黄立杰不紧不慢地说：“我不走了，我住下来了，不贷到款，我回不去呢。”

行长一开门，他不请自进，跟在行长后面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又将贷款申请递到行长面前。

行长有些不耐烦了，说：“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把报告推到一边，自顾自看起文件来。

黄立杰不急也不恼，坐在一旁看着行长读报纸，读文件。见到杯子里没有水了，就上去斟一点。屋里有了杂物，

他就主动扫起来。

到了中午，行长拎了包下班，黄立杰也跟在后面往外走。

行里人们议论说：“行长是不是刚调来个助理？昨天天跟行长一起上下班呢？”

黄立杰心里急得像猫抓，表面却不动声色，继续跟行长上下班。

行长终于沉不住气了：“老黄，你也是个管几千人的书记，天天跟我倒水扫地的，不丢面子吗？”

黄立杰说：“找人借钱哪有什么面子？不借到钱，我过年都不能回去，恐怕要给你们银行值班守年了，到时只好跟你一起吃团年了。”

这一天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了，看到黄立杰的执着与坚忍精神，行长既感到无可奈何也有一种感动，这才开始认真对待黄立杰的贷款要求。当他详细过问了中坪村磷矿的情况，得知黄立杰一年不仅还清了所有高利贷，结清了多年拖欠的民工工资和拉矿运费，并已开始赢利之后，开始敬佩面前这个寡言少语的村支部书记，有些感动了。这笔贷款实际上是半年毫无风险的周转金，扶持农村经济发展也是银行的服务范围，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把款贷给黄立杰。从黄立杰汇报的磷矿企业发展规划看，矿石开采只是目前暂时的业务。将来还要向磷化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开采、加工一条龙的格局。前景十分看好，作为银行投资，也是符合政策、收益比较稳定的项目。便准备贷给他十万元。

但黄立杰谢绝了，只贷五万元。“年前周转工人工资需要将近十万，我自己还能从朋友那里借四万，我不想欠银行更多的钱，等到开年后

我们的贷款就该回来了。”

银行行长对黄立杰为人十分敬佩，当即指示有关科室给黄立杰办了手续提了款。

接着黄立杰又到县城一个朋友的公司临时借了四万元，算上矿上现有的现金，估计结清工人们当年工资没有问题了，黄立杰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这笔九万元的现款对于未来的矿山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但他急需这笔钱周转一下，哪怕几个月的时间。矿山像个大病初愈的虚弱病人，在上任大半年的时间里，还清高利贷、清理兑现历史积欠的民工工资和运费，无论是矿山还是他本人，都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都需要几个月来修养生息。有了这笔周转金，矿工们的工资可以兑现了他就能安心地过年了。黄立杰对未来的矿业公司发展充满信心，他胸中有一个令人振奋的蓝图。只要过了这个坎，前面的路就开阔多了。黄立杰回到小旅店，心情愉快地对周宗明说：“小周，总算贷到了，这下可以回家了！”

可是天却下起了大雪。保康山区雪本来就比外面多，进了冬天就很少有好天气，接近年关的时候，雪越发格外的大。空中飘着鹅毛雪团，地上、树上、房屋上一会儿就有了厚厚的积雪，举目四顾，到处一片银色的世界。回去的山路也被白雪覆盖，天地一色，真的有一种不知路在何方的感觉。

一坐进驾驶室，望着漫天飞雪周宗明就有些犹豫了，说：“黄书记，这么大的雪，路都看不清，班车都停了，我没得把握。”

黄立杰说：“你开慢些吧，估摸

着往前开，这是没办法的事，下再大也要赶回去，今天才下，只会越下越大，今天回不去，年前就回不去了！我们不回家，民工们就拿不到钱，人家一年到头不带钱回家，年怎么过？”

周宗明明想也是，便鼓足勇气发动了汽车。但尽管他在矿山险道上开了多年矿车，面对这样大的雪，面对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公路，哪里是沟壑，哪里是崖头的白茫茫世界，“后高”公路没有改道之前，县城距中坪有两百多里，必须沿着宜昌的公路绕经歇马镇，而且要经过让许多司机谈而生变的“红岩寺”险段。要在平时，他会轻轻地吹着口哨，悠悠然不用三小时就开到家门口了。可是现在他真的有些心虚，想起一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迹灭”的古诗，周宗明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凭着对山势的判断，周宗明小心翼翼地最低档速试探着往山上爬去。

路上没有会到一辆车，也没遇上一个人，似乎整个世界只有这辆东风140卡车在行进。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周宗明，竟像个从未开过汽车的学徒工一样小心谨慎。

而黄立杰自然也知道这大雪先封山的崎岖公路上行有多大的危险，可是他也顾不得这些了，此刻浮现在他眼前的是民工们那眼巴巴盼望着他们的焦虑神态。黄立杰摸摸提包里的九万元借款，百感交集。他再次感到了钱的重要，想起这几天在银行贷款的经历，他心里也萌生出一个念头。他对周宗明说：“小周，你看找人借钱多艰难，为这点钱硬是将我们两个男子汉憋了这些天，真正是无钱汉子也作难！这个关口过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经营，明年利润一定要翻上一番！从今往后我们决不要再找银行贷款，不，不光是银行，我们不想再欠任何人一分钱！”

周宗明此时正走到一个险段，只听“哧”地一声，他赶紧踩死了刹车。可是路上满是雪水，车子轮胎抓不住地面，一个劲地往后滑，黄立杰往后一看，脚心都惊出汗来——再往后几步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他没有别的办法，但他知道此时此刻是考验司机心理素质的关键时刻。他强忍住惊悸，故作轻松地对周宗明说：“不要慌，使劲往旁边打就是！”

周宗明急中生智，把方向盘使劲一打，汽车飞快朝山脚退去，只听“嘭”的一声闷响，车子在靠山根的一侧堵住了，一场车毁人伤的灾难得以避免。两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而周宗明已是满头大汗。

鸡叫时分,两人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中坪。车刚停稳,一群人迎着车灯欢呼着从屋里奔跑出来——

“黄书记跟周经理回来了!”

“这下我们能带钱回家过年了!”

原来等钱回家的民工们根本没有睡,黄立杰去保康筹款的日子,他们一天也没有睡安稳过。他们对黄立杰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知道黄书记主持矿山不到一年就还清了多年的积欠,知道黄书记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康筹款为的就是让他们拿钱回家过年,看到天下大雪,他们为黄立杰的安全担着心,他们对黄书记有一种特别的信任,只要他能回来,就一定是弄到了钱。

黄立杰浑身疲惫地从驾驶室走出来,他把那九万元交给宦吉明说:“今晚你不要睡了,把家里的钱一齐取出来,给大家发了吧,拿了钱人家就能回家了。”

矿工们欢呼着,雀跃着,围着黄书记问寒问暖。过了一会人们才想到另一个人。忙问:“周经理呢,周经理怎么没有下来?”

原来人们只顾围着黄立杰,谁也没有注意到为借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周宗明。周宗明经历了一路的极度危险,他拿出了十几年开矿车的看家本领才保证自己和黄书记平安回到中坪矿上。周宗明驾驶的车辆刚进大院,由于过度疲劳,他那一一直紧紧绷着的神经便一下松弛下来,头一歪就呼呼地睡了过去。

黄立杰拿了件大衣轻轻给周宗明搭上,说了声:“这一路十几个小时,他可是累坏了,不要喊他,就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这年矿工们的年过得格外热闹,历年的拖欠加上当年的工钱,让家里人个个喜得合不拢嘴。临走时没有一个人带走行李,他们从黄立杰身上看到了中坪磷矿的光明前景。预料中坪磷矿从此会成为一棵摇钱树,便谁也不愿离开中坪矿。

第二年还没过完正月十五,矿工们就早早上工了,黄立杰专门为他们办了拜年酒饭,鼓励他们好好干,共同为中坪磷矿的发展作贡献。

黄立杰亲自主持的中坪磷矿第二年形势果然大变,轻装上阵的矿山,精明强干的矿领导班子,不仅将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也将销路拓展到更大的范围。而且凭着质量和信誉,来与中坪磷矿做生意的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并且和鲁北化工这样的上市公司也建

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

黄立杰对外拓宽市场,对内抓节约挖潜,降低成本,加之中坪磷矿的矿石都是在30%以上的高品位矿石,深得用户青睐。多种因素的聚合使中坪磷矿利润成倍提高。

眼看中坪磷矿的销路越来越好,黄立杰心里有些不安了。他想到一个许多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中坪磷矿的高品位矿石储藏量毕竟有限。看到将近20%左右的低品位矿石被当作矿渣倒掉填了路,心里十分心疼。他想到应该节制开采,提高综合利用率。便投资一百多万买了传动机械等设备,办起了一个配矿厂;配矿厂将高品位矿石和废弃的低品位矿石混合加工,虽然售价比纯高品位矿石低了一些,但却提高了总销量,使大量当作废石倒掉的磷石得到利用。总营销额和净利润仍是大幅提高。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这种配矿延长了矿山的开采寿命,节约了资源。

为了进一步提高磷产品的附加值,黄立杰想到了磷加工业。既然别人买回去还是要磨碎成矿粉才能加工,何不就地加工增加销售利润,把加工费让自己的村民们来挣呢?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富余劳力进入村办企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有利于让磷矿形成一个加工产业链,逐步向深加工方向发展。

于是投资几百万元添置了装载机、球磨机等机械,办起了磷矿粉加工厂。

矿业公司加上配矿厂、磷矿粉厂,一个小型的磷化工企业集团的雏型初步形成了。黄立杰对宦吉明和周宗明说:“咱们不能再叫磷矿

了,这种采矿卖矿、简单出卖资源性质的方式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干脆改作磷化公司吧,我们要由单纯矿石开采向配矿、选矿、粗加工、精深加工一条龙方向发展!”

于是,中坪磷化公司迅速完成了注册、挂牌。汾清河畔,一片崭新的厂房拔地而起,一个集磷矿工采、销售、选配、加工一体化的小型企业集团从此应运而生。

随着公司化的实行,中坪磷化公司的经营年年上台阶,上交国家

税收连年递增,到2006年已实现年税收800万元,在保康县十大纳税人中排名第七名。资产也在快速增加。到2007年,中坪磷化公司固定资产已达到1.2亿元,在村级公路几十公里水泥路面硬化、学校建设、电网改造、自来水工程、生态迁移工程、扶持桑蚕绿色产业,为村民代交各项税费上交款项、新农村规划建设等大量投入之后,公司仍有一千多万元积累!在黄立杰精心经营和有效管理下,中坪磷化公司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新生过程并健康快速地发展着。村办工业实现了黄立杰当初的理想,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反哺农村和农业,成为中坪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的强大经济支柱。



首届湖北保康新农村建设论坛在马桥镇隆重召开



发展篇——构建和谐新农村

保护生态大手笔 搬迁移民建新村

在黄立杰殚精竭虑的努力下,几乎奄奄一息的矿业生产逐渐恢复了元气,中坪磷化公司的经营形势越来越好,磷化公司积累也在快速增长着。但作为党委书记(根据中坪村的实际情况,中坪村党支部已经上级批准升格为党委),他并没有因为磷化公司的经营而忘却了自己的书记职责。手里有了钱的黄立杰,心中又燃起了上任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之梦。

黄立杰这天去山上三个组进行农民增收情况摸底调查。走到一个叫翟家沟的自然村,一阵吵闹的声音让他停住了脚步。

走得近前,见一个村民抓住另一个村民的衣领,被抓衣领的村民却揪住了对方的头发,两人推来搡去,旁边人围了許多人拉劝却拉不开。

只听村民甲说“你太不像话,这汪泉眼就成你家的了?大家都看见的,你今天到底挖了几桶水?”

村民乙辩解道“我昨天晚上就来排队,现在才舀了四桶水,这水渗得慢你怪我做什么?老球教你不早点来?你

昨天挖了四桶我说你了么?”

两人挥着拳头朝对方打去,有人看到黄立杰走过来便喊了声:“还不住手,看黄书记来了。”

黄立杰不用问就知道,这一准又是为争水发生了纠纷。

原来中坪村还有三个居民小组散居在后面的几座大山褶子里。

住在山上九组、十组、十一组这三个居民组的生存现状十分恶劣。三个组共有117户,357人,山上没有一块像样的口粮田,全靠在山坡上开些挂坡田种些洋芋、包谷为生。尽管村里免了他们的三提五统和教育附加费,但农户生存仍然艰难,经常发生偷偷砍树卖了买粮的事件,更难的是这里的孩子们上学太远,最远的户到山下中坪小学上学要翻山越岭走上十几里,一往一返就是

三十多里，常常是一半的时间就耗在路上，山高路远，路上经常会遇到野兽和蛇，家长、学生、学校都担惊受怕。

那首“有女不嫁赵家庄，十有九年闹旱荒，三个太阳庄稼死，一场大雨土冲光。”的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山上三个村民组的生存状态。民谣说的是赵家庄，实际上三个组都是如此，姑娘们都愿嫁到山下，山上的小伙子却找不到对象。这一切都是因为山上人家穷，因为山上生存环境恶劣。

三个组的村民们吃水都特别艰难，用“滴水贵如油”来形容山上吃水之难已显得苍白无力。

山上三个组一百多户人家，只有翟家沟居民组有股小泉水，而且水量特别小，渗积一夜的水挖不到三担就干了。村民们为了能早点抢到第一个舀水的机会，便早早起来站队，随着水源的缩小和干枯，人们排队时间越来越早，开始是鸡叫，而后就改为半夜，再后来就有人干脆不睡觉守在泉边。这样往往等不到渗出一瓢就连沙浆挖了起来。但是水的总量有限，排再早又有何用？一般情况下，守上一天能挖上一担水就算是幸运顺利的事了。有些性子急的男人，实在等不住了，就索性下山去到二、三队人家去挖一担水挑上山来。但是这一担水往返得六、七个小时，一天担上一担后也就再不想挑第二担。

黄立杰在检查生产时经常路过那眼小泉眼。每次总是看见排着长长一排水桶，也经常遇到从山下往山上挑水的汉子们。

看着村民们一瓢一瓢地艰难地

舀着，看着排长队的村民们脸上的麻木神情，黄立杰十分难受。

而看着一个男劳力一天从山下挑一担水上山的痛苦状况，黄立杰心里更是感到一阵阵绞痛。搬迁移民规划新村的想法由此产生。

触发黄立杰产生搬迁移民、规划新村这个想法的还有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每每看到山上开荒造成的裸露黄土越来越多，下起大雨来从山上流下来的水越来越黄，他就十分揪心。

看到山下汾清河水日夜白白流淌，而山上三个组的村民却过着水贵如油的艰难日子，再想到山上砍树垦荒的得不偿失，想到裸露山地造成的水土流失，想到每逢下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汤。黄立杰思路逐渐明朗，一个大胆的计划由此产生出来：把山上的居民有计划的一批批往山下迁，让贫瘠的山地停止耕种栽上林木。逐步实行封山育林，让山林得到保护，生态得到恢复。自打上支书以来，山上三个村的村民生活状况就一直像块石头一样压在黄立杰心头。可是因为没有经济实力，他只能是日日想，夜夜愁。每次上山他心情都很沉重。



黄立杰走近前去，果然见一眼泉水旁边围了十几个人，泉眼水坑里细细地往外渗着一股小溪流。好几分钟才积下一点水，瓢伸进去一舀就又干了，连沙子都挖了起来。

十几担水桶挤挤挨挨排着长长的队，十几个男人女人耐心地守候着等着轮到自己。

两人住了手，双双望着黄立杰，委屈地说：“黄书记，这天要干死人呢，一天等不到一担水，没得办法呀。”

黄立杰心情沉重地对村民们说，“你们不要争了，都只怪我这书记没有当好，村里集体经济太穷了，要是村里有钱，就把山上三个组全部搬到山下去，住在河边谁也不

黄立杰向市、县领导介绍新农村建设情况

会争水了。”

村民们一听,像听到天大的好消息,“嗡——”地就炸开了,连正在打架的两个人也松手丢了对方,围到黄立杰身边来——

“黄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黄书记,啥时能开始搬呀?”

“真要是能搬下山去,我们就掉到福窝里了,只是山下哪有屋场跟口粮田呢?”

搬迁的念头黄立杰起了许久了,这是他心中规划的中坪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中的重要内容。但怎么搬,怎么解决搬迁户的宅基地和口粮田,他确实还没有认真想过。他对村民们说,“放心吧,既然要你们搬下去,就不会让你们没得口粮田饿肚子。饿着肚子房子盖得再好也不算社会主义新农村!”

黄立杰的话在中坪村老百姓心目中一直是一言九鼎的份量。见书记这样说了,打架的、抢水的,看热闹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纷纷围绕这个让人陶醉的话题议了起来。

黄立杰表过这个态后,心里也焦急起来。是呀,山下条件是好,但中坪本来土地就少,人造平原早分到各家各户了,何况各组村民们自身的田还不足人均一亩。

黄立杰心里很矛盾,他沿着山路一路往山下走,一边在想山上三个村民组搬迁的事。从村民们渴望搬迁的愿望出发,再大的困难也要搬!搬迁不仅可以解决山上三个组村民的生活质量,从保护生态的角度,也有益于封山育林,恢复植被。可是三个组一百多户人家的宅基地可不是小事,既无现成的闲置土地,也涉及到土地政策。宅基地加基本口粮耕地,可不是个小数目。

黄立杰想着想着,头忽然剧烈地痛疼起来。他自己明白,这是自己给自己出了道难题。一边是山上村民们盼着搬迁的巴巴的眼神,一边是中坪本来人多地少,寸土寸金的窘迫现实……

但当黄立杰又走到汾清河边的时候,听到汾清河欢畅的流水声,看见汾清河流淌的粼粼波光,黄立杰眼光霍然一亮!

——嗨,为什么不能再把改天换地的优良传统拣起来?没有田咱再改嘛!没有宅基地,劈山填滩找大山和乱石滩要嘛!

黄立杰想到这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可是他又感到

这事不能简单处理。现在核算都是以户为单位,政策性的障碍不允许他像大集体时代一样随意调兵遣将搞大会战了,得采用经济手段与集体协作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还要对山下各组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唤起大家对山上村民们的同情心,调动大家的感情,要使全村群众统一认识,认识到让山上的9、10、11组搬迁到山下,不光是山上的村民们受益,从生态的角度,山林植被的恢复,生态的保护都有益于整个中坪村全体人民。

于是,在做通了村“两委班子”的工作之后,黄立杰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宣传搬迁对于保护中坪村生态的重大意义,宣传中坪村规划的新农村美好蓝图。

“中坪是一个整体,手掌手背都是肉,我们再不能看着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辈又一辈过那种一天挑一担水的生活,是上天赐与了我们这样的有山有水、山水相依、背山面水的好条件,我们这个上千户的大村子,每个人都得有全局意识、大局观念,山上三个组的移民搬迁、有利于重新统一规划,有利于我们中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移民搬迁和统一规划能让我们中坪的新农村更加漂亮,能让全村每个村民都能享受到这种靠山临水的便利生活和优美风光。”

值得注意的是,黄立杰的这个想法赶在了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退耕还林政策出台之前。当然作者不敢记妄言黄立杰的思想会走在国务院总理的前面。也许仅仅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让黄立杰正好碰对了。但事实确实如此。不过,以黄立杰的

知识结构和眼光,他不可能提出“退耕还林”这样科学优雅的名词,他只是开始这样的思考、做这样性质的工作。中坪人都知道,中坪村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准确时间是在1998年。

中坪村民们是通情达理的,中坪村的共产党员们也都是最富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关于搬迁、关于调整土地、填河搬山造宅基,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深明大义。

因此黄立杰的这个很有创意的计划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拥护。

“黄书记,你咋说我们咋干就是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天天看那些娃娃跑十几里下山上学,看山上人家一天只能担一担水,我们心里也过不得呀!”

“行呀,要改田,我们再战一回汾清河!如果需要调田,怎么调我们都没有意见。”

村民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他们对党支部移民搬迁的理解与支持。

而那些住在山上连吃水都困难的村民们更是欢欣鼓舞。恨不得立马就搬到山下来,那平坦的马路、清清的河水、肥沃的稻田,无一不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但是村里的财力无法一下子承担那么多的搬迁费用,因此搬迁还是采用以自己筹资为主、村里给予适当补贴的办法。有建房能力的就先一步搬下来,把这些户分别安插进山下条件最好的几个组。宅基地由集体帮忙协调,责任田也由村里从各家调剂一点,不足部分,像当年组织汾清河会战一样向汾清河滩索

要。

按照黄立杰的初步计划,整体搬迁要在十年内才能完成。黄立杰说,“生态保护、退耕还林是长期的国策,我们不是做给谁看的,一不搞一刀切,二不搞运动,不要急功近利。成熟一户搬迁一户。有能力自力更生先搬一步,特别困难的由村里帮助酌情解决。”

黄立杰的这个想法经过村“两委班子”研究后形成了决议。这让山上三个组的村民欢欣鼓舞。他们吃尽了滴水贵如油的缺水苦头,他们的孩子吃尽了奔波十几里上学的苦头,他们也受尽了为孩子担惊受怕的精神折磨。

于是中坪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劈山填河工程。把汾清河(喧哗洞)再次裁弯取直,加砌挡水墙,从山上搬下土来再填乱石滩。

2500米长的新河堤屹立在喧哗洞。

198亩水田奇迹般再生出来。

山上人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往山下搬迁。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再像当年大集体时一样大造声势了,不用再像大集体时一样搞群众性会战了。改田全由磷化公司的挖掘机、装载机施工,村民们能做的,就是趁农闲帮忙平整一下新开土地。以务实的态度每年冬季改一部分,不声不响地低调实干,几年下来中坪村又新增土地面积198亩,山上一百多搬迁户的宅基地、三百多人的口粮田全部从新增土地中得到解决。

黄立杰对搬迁户也有个要求:所有搬迁户建房必须按照规划做成楼房,对所有搬迁户制定了“三通一平再扶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在通水、通电、通路的规划区给他们协调宅基地,再由集体给他们平整好建房地基,然后每户补助1000元的建房,对于比较困难的户,按人头计数,人平又补助1000元,对那些无力实施搬迁的特困户,村集体又借款(3-5万不等)让他们顺利建房。

家底稍微殷实、能够自力更生解决搬迁建房的人家先后搬下山来了。

山上人家一户户陆续搬了下来。一年又一年,一户又一户。

就这样,到了2006年,山上住的三个村民组、117户、357人全部搬下山来。这种扶弱济贫的方式,在商品社会里已很少见了,而这个地处深山老岭的中坪村,却在黄立杰的引导下、在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扶持下,在村民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的共同向往下顺利地实现了。

山下汾清河边那一栋栋、一排排新楼房“长出来了”。山上117户人家、357人全部迁下山来，山林植被已进入良性恢复期。看到了中坪的变化，“两委班子”成员、秀才方学文又编了首顺口溜：“人往低处走，水往高处流，和谐环境美，村民乐悠悠。”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上天对于黄立杰和中坪人高尚境界的赏识，在中坪村的搬迁计划实施后的第三个年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生态保护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山区实行退耕还林、草原实行退耕还牧、退耕还草。

而中坪村超前移民搬迁的三个村民组，正好都属于退耕还林政策范围。村里为他们协调了每人三分多基本口粮田基本保证了他们的吃粮自给，而山上各自的宅基地和退耕的坡地，都获得了国家的按年领取的政策性补贴，还都栽种上了各种速生树。这些林子因为没有人居住，没有牛羊啃食，生长迅速，很快成为一片一片茂盛的经济林。

采矿对植被的毁坏也引起了黄立杰的关注。他执掌矿山经营权之后，将生态植被保护同经济指标一样重视，只要看到有人乱倒矿石渣，黄立杰就立即找到当事人责问，只要矿洞一废弃，黄立杰就立即组织人进行封洞，对洞外实施取土填埋，然后再植上树。

山水的颜色是黄立杰判断生态植被的标准。他的标准是：只要一下雨仍流黄泥浆，就说明生态警报仍未解除。

每逢下雨，黄立杰都要仔细观察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是清还是浊，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的夏天，山中雨水特别多，在大雨过后我们跟着黄立杰上山察看水土流失情况，所过之处，到处都是青翠欲滴的茂密林木，到处都是清冽晶莹的流水。

当笔者为写这篇长文到山上采访时，所到之处，开采过的矿洞早已填埋重新绿化，原来住人的宅基地和耕地都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椿树已有碗口粗了，杨树早已遮天蔽日。走在林子里，再也看不到人畜活动的轨迹，当年的土墙瓦屋早已没有了踪影，而密密的林木散发出的清新空气，让人像是感觉进入了一个大氧吧。

当看到山体上流淌下来的溪流不再浑黄，当中坪山上再看不到裸露的山体，当看到人造林生长得茂盛而茁壮时，黄立杰露出了开心的笑。

在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方学文的引领下，我参观了中坪村的三个搬迁组的新居。所有人家都是新划的由村里填的新宅基地，每户人家都按统一样式盖成了两层小楼。连窗户、房顶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各户门前由村里出钱统一买水泥硬化了道路和小院，还在每排楼房间修了花坛。我去时正是五月黄金周，一丛丛鲜花、花树竞相开放，姹紫嫣红，给人美不胜收的感觉。各个居民组都依山傍水，背后是翠绿欲滴的苍莽青山，门前的二级电站大渠的水汨汨流淌。排排新楼与盛开的各色花树相互辉映，少女少妇在渠边浣洗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很容易让人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

我随意走进一户新楼，主人热情迎出来奉烟倒茶，方委员介绍说主人叫张自佳，是2004年搬下山来的一批，现在已成了这儿的老居民了。我指着门前的清河水说：“这下你们吃水可方便了，连担子都不用，用水桶一提就直接倒进鱼缸里了。”

张自佳笑着说：“同志您说错了，我们连这渠里水也不吃呢，黄书记说要让我们吃上没有污染的山泉水，我们吃的都是从管道引来的苏溪河里的水，清甜清甜的。比您们城市里自来水好得多，不信您尝尝看。”张自佳话语间充满了自豪感，他拿起一个杯子，伸到水龙头上一拧，清清的泉水哗哗流出来，我接过喝了一大口，一种纯自然的清甜沁入心脾。便随口称赞道：“真是甜啦，在这里住的人都要长寿呢——”

热心快肠的方学文便说，“您说

对了,这屋里就有一位老寿星呢!”说着朝后院喊了声:“奶奶,快出来,来了城里客人呢。”

一位老奶奶颤巍巍地走出来。老人红光满面,浓厚的头发刚有些花白,边朝外走边热情打着招呼。

我说,“老人家怕有七十多了吧?”

方委员笑笑说:“您舍得说呢,她今年都过了95岁了,按阳历就是96了,早已经享受每年1200元的健康补贴了!”

我不由暗自称奇,心想真是有福之人啊!想到黄书记说的对百岁老人的优厚补贴,便对着老奶奶大声说:“您真是高寿之人呀——”

老奶奶笑笑说,“在中坪村目下我算得上是岁数大的了。”

张自佳笑着对我说:“您不用那么大声,她老人家耳朵好着呢!”

我惊讶地说,“真是老寿星,再努力多活几年,就能每年领一万块长寿健康补贴了!”

“争取呀,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生活,我还真想再活二十年呢。”

方委员幽默地说,“老人家的名字叫宦应莲,她出生那年正是满清政府倒台的那一年,算得上三朝元老了呢!”

宦奶奶声音清晰地说:“能活到今天,看到这样好的世界,都是享共产党的福啊!”

我与老人合了张影,心中充满感慨。难怪黄立杰在中坪村有这样高的威信呢,他办的每件事都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看来只有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福利才能真正得人心啊!



当我问到搬迁户的收入时,张自佳很满足地说:“比起人家富裕户还差得远,跟我们自己在山上住相比可强多了!在山上住一天到晚主要精力都用在等水担水吃了。还要操心娃子上学。自打搬下山来,就像从糠桶里跳进面缸里了。村里不仅帮忙填了三间宅基地,还按每人四分当家田的标准给配了口粮田,山上原来退耕的坡地都赶上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政策,我家10亩山地一年就要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2300元,这些坡地都栽上了树,谁栽谁管理,成材就归谁所有,这些经济林长势好,再过几年就能间伐受益了。既使现在也没闲着,林间空地都种上了柴胡药材,卖药材一年也能收入六千多元。”

我们看见张自佳的房里陈设齐全,彩色电视等家电一应俱全。后面猪圈里养着肥猪,家有长寿老人是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标杆,可以看出张家生活算得上殷实了。但张自佳说,他们家下山晚,算是很一般的,目前正在奔小康。村里好多人在村办企业上班,有的依托村里磷矿搞经营,有的人家在深圳、广州打工,活钱比他们多。不过他们也已经很知足了。按张自佳的说法,他现在的的生活与在山上住比较,是天上地下呢!我想起方学文给我说的那首“有女莫嫁赵家庄”的民谣,充分理解了张自佳的知足与感激。便开玩笑问:“现在都下山了,小伙子们找媳妇好找了吧?”

方委员笑笑说:“现在山上的人家都有了媳妇,一搬下山来说媒的就踩破门槛,连原来的二流子也都浪子回

村民宦应莲母女高兴地领取健康补贴金

头谈上了对象。现在中坪名声在外，本村姑娘不想往外嫁，外村的漂亮姑娘都争着找上门，让好多小伙子看花了眼。”

方委员的自豪实际上是在告诉我，如今的中坪村，真的成了人见人爱的风水宝地。

“硬化美化加绿化” 整村推进“新农村”

历经近 10 年的艰苦努力，随着山上三个村民组搬迁的结束，黄立杰理想中的“新农村”蓝图正在走向完善。

在规划的新村逐渐形成之初，一些党员和村干部就有些自满了，言语中流露该歇一歇的意思。

黄立杰心里却感到离自己的想法还差得远。中坪村紧靠山根，从一组到十组长达十几里，可是各组之间却全是土路，过往车辆从门前跑过，卷起滚滚黄尘，让人睁不开眼睛。一到雨天，全村的土路经雨水一泡，像发了胀的馒头，一脚踩下去陷起脚脖子，而且那黄色的山土又粘又黏，车子陷进去就再也动弹不得，越推粘泥越厚，你越是使劲往下刮，那泥越是起劲的往上粘，一层没刮下来，新粘上去的比原来又厚了一层。车轮子上的泥就越滚越厚。

人在这样的路上走同样艰难，一踩下去，脚上的鞋子、袜子就陷进去再也拔不出来。过去没有钱，人们只能脱了赤脚在泥里跋涉，随处可见的石渣常常将脚割得血淋淋的，一场连阴雨，每个人的脚上都要留下好几道血口子。

后来有了钱，人们便买来一种矿工们穿的长筒子胶靴，这种长筒胶靴深及膝盖，脚是护住了，可是走起路来十分艰难，厚厚的粘泥紧紧粘住长筒胶靴，全身的力气使

在一只脚上，左脚刚使尽浑身力气拔出来，右脚却陷得更深，东歪西斜，样子十分滑稽……

黄立杰便趁一个连阴雨天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结果“两委班子”成员们人人穿一双长筒胶靴，胶靴筒子上糊满泥巴，十多里路走过来，人人满头大汗。

黄立杰就说：“大伙深一脚浅一脚跋过来，肯定都累得不轻。我故意选在今天开，就是要大家有切身感受。今天我们就专门开村级公路改造会。这几年我们做了些事情，搞了村庄规划，完成了移民搬迁，山上生态也有所恢复。有些同志认为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可是新农村是个综合性的概念，我们不能光看盖了多少新楼，不能看我们为村民代交了三提五统‘皇粮’国税，我们还要让村民们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看看我们今天的狼狈样子，这能算新农村吗？”

村干部们互相看着各自的一双糊满黄泥的长筒胶鞋，都叹起气来——

“中坪村啥时走路不沾泥就好了。”

“那除非跟城市里一样全部修成水泥路。”

“谁不想走水泥路？可是我们中坪村子这么大，战线这么长，纵横交错怕有几十里呀！水泥这么贵，除非国家拿钱，不然咋修得起？”

“听说国家有个新政策，村级公路每公里可能要补六七万元。不过，这政策不知啥时兑现，我们不如等几年政策下来再说。”

黄立杰像以往一样等大伙说完，才不紧不慢地说：“我不主张等，我们中坪人没有等政策的习惯！大家想想看，从当年围滩造田三改汾清河，到后来修苏溪河大坝、盘山渠，再后来三庄两岭改水田、开矿办企业、两修水电站，移民搬迁退耕还林，哪样我们等过？远处我们跟华西村比不了，近处我们应该跟人家尧治河比一比，人家尧治河村里的水

家家户户用上了沼气



泥公路修得多好!可是我们中坪呢?一下雨几天就不通车,人家汽车都不敢开到我们门口来,怕下雨走不出去。我们中坪人没有伸手等的习惯,国家将来能补点钱当然好,一分不补我们也要修。看看我们脚上的胶靴,穿出去丢我们中坪人的脸哪!大家今天就拣实际的说,中坪人能不能永远丢掉长筒子胶靴?”

“瞧书记说的,这双靴子套在脚上又重又闷热,走一步费老劲,谁愿穿在脚上。”

“两委班子”成员们的情绪被书记的话激起来了。围绕着修路话题、再后来扩大到中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展开热烈讨论。

“不光是路,吃水也是问题,虽说门口就是河渠水,可是家家在大渠里洗衣涮罐子,洗尿片子、脏衣服,什么没有?从上游到下游十几里,那水看着清亮,污染是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能不能跟城里人一样用管子把没有污染的苏溪河水直接引过来,让家家都吃上干净的自来水呢?”黄立杰进一步启发大家思路说。

村干部们惊叫起来:“唉呀,黄书记,要真照你说的那样子,我们跟城里人有啥区别嘛!”

也有人不动声色很自足地说:“嗨,书记说的好日子我们可不敢想,城市就是城市,山里就是山里,我们山里人能在门口河渠里直接舀水吃就算是万幸了。想想赵家庄、邓家庄,陈家庄没搬下山那时候,连黄泥汤都跑好几里挑呢。跟过去比,我们够享福了。”

黄立杰笑笑说:“我们真的是农民呀,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党中央

国务院这个时候提倡建设新农村为的什么?我们平时不注意学习,所以就不理解党中央的深远意义,现在国家富强了,我们党一直都希望缩小城乡差别,从毛主席时代都在提缩小三大差别。现在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了,中央就是希望让每个国民都提高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什么?其实就是生活质量。我们要理解这里的深刻意义。”

“两委班子”成员们兴奋起来了。束缚思路之绳一旦解开,思绪立刻像脱缰野马一般狂奔。大家围着黄立杰的思路,围绕着中坪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展开了丰富的畅想。一个个深化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形成了——

首先确定了全面硬化村级公路,不等不靠,不管国家将来补不补钱,先用自有资金干起来再说。

接着议到另一个大事,这就是用电,中坪用的电线从小电站开始,都是因陋就简,栽的是木杆子、挂的是裸露的明线,东攀西扯,线路既不规范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所以急需改造村级电网,让老百姓的用电安全和生活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黄立杰又提出,新农村不光是住上楼房,看上电视、通上电话,还要让村民们住得舒适,行走方便,环境优美、心情愉悦。

于是村容村貌等环境问题又提了出来,经黄立杰这一引导,“两委班子”委员们对自己沿袭了多少代的居住环境忽然一下子看不惯了。

甚至有人把厕所问题也提了出来——

上厕所实际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大事,但却从未真正引起过人们的重视。眼下农村的厕所一直沿袭着多年形成的“寸草遮上风”的旧习惯。随使用石块或砖头砌起一圈围墙,里面外面的人相互都看得清清楚楚,十分不雅。更难堪地是不管多少人口,一家只有一个厕所,而且没有门遮挡。而一户人家男女老少,翁媳之间、叔嫂之间、兄妹之间,成员和辈份何其复杂?而厕所却只有一个。每个成员上厕所时都惴惴不安,甚至可以说是提心吊胆。无论谁去上厕所都带了一份疑惧——不知会不会碰上人,尽管是一家人,但如果碰上毕竟是很尴尬的。有些讲究的人家往往在厕所门前挂一门帘——或是麻袋片、或是塑料布,或是破被单……但那帘子更让人增加了恐惧,所以临近那张布帘时都要大声咳嗽一声算是侦讯,探问里面有人无人,里面如果有人,就会尴尬地回应一声以示“报警”……

农村厕所这种种不便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厕所改造也纳入了村容村貌改造美化之中。

再就是猪圈，人们天生认为猪睡的地方可以很脏，所以对猪圈更不讲究，猪圈里面或是堆满猪粪垃圾，或是积满脏水，夏天一到蚊蝇乱飞，有的猪圈甚至就和厕所连在一起，一年到头臭烘烘的……

说到兴头上，有人提出来谷城五山镇在推广沼气应用，建议将猪圈改造和沼气推广结合起来，将猪圈里的粪便和垃圾倒进沼气发酵，既增加了肥效又制造了替代能源，节约了煤炭和木材……

接着，建花坛、栽鲜花、建休闲场地、建娱乐中心、在规划区内安装路灯等建议也提了出来。

一个个新主意从“两委班子”成员们头脑里冒出来，这让黄立杰很是高兴。

“两委班子”集体的智慧使他实现理想中的新农村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一个以“硬化+美化+绿化+净化+亮化”的村庄改造“五化”计划在黄立杰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经过“两委班子”认真讨论，一份符合中坪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的《中坪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大家的集体智慧下蕴酿诞生了，并逐步细化完善，经过村民大会通过后成为了中坪村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核心就是以“硬化、美化、绿化、净化、亮化”为标志的“居民小区建设”纲要，具体措施包含通过“五改三建”、“村庄五化”、达到减少宅基地占用、节约耕地、全面改善全村居民生存环境的目的，逐步把中坪村建成具有初步现代设施的生态文明村。

《整村推进新农村规划》受到了全村群众的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村民的参与热情。村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老年腰鼓队

“中坪村要变得跟城市里的居民小区一样了！”

“是呀，到处是水泥马路，到处是新楼房和花园，家家用上自来水。这中坪村跟城里没有啥区别了嘛！”

“黄立杰这人说到做到，他从当上书记就在说要实现新农村，这下可真要兑现了，黄书记这人就是有眼光，样样事走在前头……”

可是一算账，按这个《规划》，所有项目做下来，加上再次整修加固汾清河一公里的病险堤防，整体投入所需资金不下千万，大家心里都感到有些玄——一下子花这么大一笔钱到哪去弄？

黄立杰主持中坪磷化公司经营以来，企业赢利虽然年年递增，可一下子掏出千把万元，有这实力吗？再说，即使真有这些钱，黄书记舍得把他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累全部拿出来吗？

有人试探性地问了句“黄书记，要实现这个‘硬化、美化、绿化、净化、亮化’的计划，怕是要把磷化公司掏空了呢！你舍得呀？”

黄立杰拉下脸说：“磷化公司目前是我在负责，但所的资产都是中坪全村人民群众的共有资产，企业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全村群众的支持，村里办企业的目的本来就是回馈村民反哺农业，为村民创造福利，全村群众盼着企业发展盼了这多年，前几年没有经验没有经营好，现在企业有这个能力了，中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资金，是让企业为村里作贡献的时候了。”

在村“两委班子”成员心目中，大家都认为黄书记是个“守财佬”、“抠家子”，平时村里来个客，他把招

待费抠了又抠，公司业务来的客户也不舍得下馆子，大都是在公司食堂炒几个菜，把气氛造得热热闹闹，其实一顿饭却花不到几十元钱。这一点连客户们都清楚，对招待吃食堂习以为常，虽然嘴上都说“黄总太小气”，心里却都敬重他这种当家理财好品德。

自从黄立杰亲自担任磷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人们都看得见磷化公司的业务和资本增值在迅速扩张，有的村干部便试探着提示能不能给村“两委班子”补贴工资提高一点。但他们不肯直说给自己加工资，而是说黄立杰工资太低，劝他把自己提高一点。他们说：“看人家XX村，书记、主任、企业公司法人一肩挑，按贡献拿工资，一年十几万，XX村办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实行了年薪制，年薪几十万呢！可你总是跟我们一样，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才拿一万多一点，不公平呀！”

关于黄立杰的工资，外面有许多猜测，自从中坪磷化公司进入全县十大纳税人后，人们都传说黄书记一年拿十几万元。村“两委班子”成员和磷化公司班子成员听了都感到不平，认为黄立杰冤枉背了空名份。他们都知道，黄立杰接手矿业公司已经十年，一直跟村“两委班子”成员们一样按村干部标准拿工资，企业上说他工作辛苦，几次要给他按企业标准发工资，都被黄立杰拒绝了。

黄立杰经常对企业班子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们说：“这企业是村里的企业，我们都是村里群众推选出来当干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村里群众聚财，干好了说明我们合

格了，干不好群众就会让我们下台。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权力为自己着想，钱这东西，有多少是个头？大伙刚脱贫，你少数几个人发财了又有啥意思？我干工作想的不是多拿钱，想多拿钱我直接变个方式把矿业公司以改制为借口买断不就是了？所以我不能这样做，你们大家也不要想着把我工资抬高了，你们水涨船高跟着涨，只要还是我在当党委书记，中坪村的企业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永远属于全村人民群众……”

直到2006年镇委镇政府明确以文件形式给黄立杰规定了工资标准，黄立杰工资才有所增加。

大家想起黄书记过去的“抠门”的往事，再看看黄书记在改造村容村貌上如此大方，不由从心里佩服黄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胸怀。

有了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保障，各地的水泥经销商争相为中坪供货，磷化公司矿山机械援手突击，道路硬化进展迅速。截止2006年，全村的公路完成了硬化路面。2007年，各组之间、各户门前的道路全部硬化。当笔者于2007年5月在中坪采访时，全村土路全部消灭，村与组、组与组、户与户之间道路全部实现水泥硬化，水泥路面总里程达到40多里。

一条条平整光亮的水泥公路将全村一千多户人家紧密联在了一起，中坪原来每户都有好几双的长筒胶靴现在彻底绝迹。

村里投资了两百多万元买了引水管道，将当年用来灌田的‘倒虹吸’引水工程加以改造办起了自来水。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家吃上了清洁无污染的苏溪河水，水龙头一拧，清冽甘甜的泉水就“哗哗”地流出来。

村里先后出资一百二十万元对全村30000米高低压线路进行了全面改造，为全村农户安装了卡式节能电表，使全村用电实行了现代管理，安全用电系数大大提高。

鼓励有能力的人家按规划对旧房进行改造，对于按规划重新改建房屋的人家，每户补贴2000元至5000元；

接着是村容村貌环境改造，不少人家新建了猪圈和厕所，到2006年，已有864户人家重建了厕所并实行了男女厕所分开；

在村“两委班子”的动员下，有条件的人家经自己自愿申请，都相继建了沼气池，村里按每个沼气池1000元标准补贴；

村里大部分人家在改厨、改猪圈、改厕所的同时建起



沼气培训

了沼气池,六百五十多户人家开始利用沼气;

鼓励农户自行投资硬化自家庭院,对自愿硬化庭院的人家,每平米给予20元的补贴;

汾清河几经改道,为中坪村新增了几百亩土地面积,但是河道越来越窄,经过历年山洪冲刷,有些地段的堤防已露出险情,这次在规划中再次加固,新增高的河堤全部用石头垒砌,水泥浇灌,比地面高出两米来高,已达到可以抗拒百年一遇山洪的防洪能力。

整村推进计划不仅使村容村貌全面改观,而且节约了土地,算上搬迁改田和规划重建,全村共新增可耕地近200亩,全村人均可耕地面积达到1.3亩。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全村掀起一次全民绿化热潮,仅2006年全村植树造林面积达2000亩。如今在中坪的版图面积上,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上了各种树木,村头房后,上下河堤,园田路边,到处绿树成行。森林覆盖率和山上植被的恢复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与自然生态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

过去每逢下雨天人们都不敢出门,现在每逢雨天都成了村民之间相互走亲访友的好时机,大姑娘小媳妇们穿着与城里人一样的凉鞋,打着花雨伞,行走在光洁干净的水泥路上,成为了山村一道美丽风景。

规划后的中坪新村全面实行社区化、水泥路面干净光洁,新村沿着大渠一线排开,新楼层次栉比,家家门前干干净净,户户庭院清清爽爽,门前大渠清水悠悠,岸上绿荫成行,排排楼前鲜花竞放,绿水绕着青山流,花树映

得新村美。“硬化+美化+绿化+净化+亮化”的整村推进新农村新景观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中坪村参观。有亲戚的来串亲,没有亲戚的开着车子来旅游,常有驾车去神农架和尧治河的游客经过马桥时远远看到这美丽的村庄都情不自禁绕道来中坪新村观光。

有到过江苏周庄的人感叹说:“中坪村除了名气没有周庄大,这里的自然环境比周庄还要好!这水,比周庄洁净;这山,周庄没有。像这样青山绿水占全的地方,全国也不多呀,仙境是个什么样子?中坪村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呢!要宣传包装一下,发展山村度假逍遥游将来准是一条好出路。”生活在画中的中坪人,听着这些议论,脸上的笑容就更加灿烂。

小学校长的骄傲—— “敢和城里比高低”

通 知

村党委、村委各位成员:

教师节快要到了,这几天请大家不要出门,到时候一齐去学校慰问老师们。

中坪村党委、村委会

这是中坪村委会门前公告栏里的一则会议通知。其实村党委和村委成员们早就作好了准备。因为教师节是每年的保留节目,同法定节假日一样雷打不动。

到了教师节这一天,黄立杰和全体两委成员一起集中来到学校,带着给教师们的慰问礼品、另外还带着一万元奖金。凡是在教学中得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发展篇——构建和谐新农村

到上一级各种表彰、或者发表过论文、取得教学成绩的教师这一天都可以得到村委会颁发的奖金。对于中坪村的教师们来说，既盼着这一天，又怕这一天。盼的是可以得到慰问品和奖金，怕的是在一年中没有可总结的成绩，在人家得奖时自己脸上挂不住。

村里对学校的重视促进了学校的各项建设，促进了教师们钻研业务的劲头。也促进了社会性的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

中坪小学教师们的待遇使得周边学校十分羡慕。这是因为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随着教育自身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已不再像90年代那样关心重视教育了。

前些年全民重视教育时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地方最好的建筑应该是学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话渐渐被人淡忘了，可是黄立杰始终没有忘。黄立杰不是个跟风赶潮的人，他对教育的重视几十年如一日。在当中坪村书记的三十年间，学校建设始终是他心中的重中之重。“学校是一个地方的脸面呢！”黄立杰经常教育“两委班子”说：“只要是学校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来中坪之前，就听说了中坪小学校园的美丽和教学设施的现代化。在采访中坪小学校长向兴平时，向兴平校长用一项项事实证实了这个学校的名不虚传。列举了一件件事实佐证了黄立杰对学校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支持。

向校长引着我参观了有着“花园式学校”美誉的学校。如数家珍地

将学校各项先进设备一一作了介绍。

校园里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株香樟树，树的身高已经超过学校的那栋四层教学主楼，遮荫面积已将学校内院覆盖了一多半。在整个马桥镇甚至整个保康县一带再找不到第二棵。远远看去樟树粗壮高大，直插云天。走近前给人感觉则是冠盖如云，遮天蔽日。刚走近学校内院，一股馥郁清香扑鼻而来。树旁几个过路游人正在树下照相留影。

这棵樟树象征着学校的蒸蒸日上与勃勃生机。向兴平校长介绍说，这株大樟树许多人都以为是棵百年以上的老古树，其实它的树龄只不过几十年，村“两委”委员方学文上小学时这棵树才与他个头一般高呢。

我围着树转了一圈，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尽情呼吸着沁人肺腑的香气。对樟树赞不绝口——“这株大樟树真是一棵奇树，短短几十年长这么高！要生在城市里，可就值钱了！将来好好照料，没准能长成桂林的大榕树那样的风景树呢！”

向校长感慨地说：“这大树就跟我们学校一样，落到好地方了就生长发育得快，换了好多任校长和几代老师，一茬一茬都十分爱护它，经常记着给它浇水，施肥，每年给它剪一次枝，整一回形，慢慢它就随着人的意愿长成了一个巨大的伞。现在这株樟树成了中坪的一景，也成了我们学校的标志和黄书记关心学校建设的见证。”

向校长引伸的涵义很快就把话题拉回到了中坪村党委、村委会对学校建设几十年如一日的扶持上来。



改造前的中坪村小学

中坪村现代化教学楼



“这么简单地跟你说吧,没有村两委的支持,学校不会有这个样!没有黄书记的重视,这学校早就垮掉了。”

向校长领着我参观了崭新的教学楼,电化教室,实验室、图书室,占地七亩的大操场,椭圆型的标准跑道,各类球赛设施一应俱全。像大学校园里一样安放着蓝色塑料椅的学生食堂显得十分洁净,与开水房联在一起的学生澡堂每天对男女学生轮流开放。

封闭式管理的宿舍里安放着高高的双层铁架子床,宿舍门口是可以直拨国内、国际长途的公用磁卡电话。

校园里依序安放着一排排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内院外院几处花园里秀竹妖娆,繁花似锦,一丛丛花草衬着碧绿的芳草,让人心旷神怡。

一群学生刚刚结束“五一”黄金周假日后来校,在操场玩得十分开心。向兴平校长说:“这些学生原先都是走读生,天天往返一二十里地,几个小时花在路上,起早摸黑也很不安全,是村里出资新建了教学楼、宿舍楼,现在所有学生都实行了寄宿制。学生安心,家长、学校两头放心,说起来都要感谢黄书记。”

向兴平校长指着路下面的操场说:“为了这个操场,黄书记费的不是劲,因为中坪村本来人均土地就少,我们这个小学校占地达到了15亩,光是这个操场就扩大了七亩,这七亩地都是村里人一家一户调出来的,村里还要另外改出田来给他们补足面积。现在中央政策倒贴农业,农户把土地看得眼珠子一样重,为了调这几亩地,黄书记一家一户跑了好些路,挨家挨户做说服工作,事后又组织力量改出田来给人家补上,真是难啦!”

我认真看了小学的电教室和计算机室,一排排整齐的台式电脑、一排排悬挂的网络电视,和我见过的城市重点小学没有差别。我粗略数了一下,光是台式电脑就有36台!而这学校学生总数已达到了480人,我从心里赞叹,作为一个山村小学,这条件真够好了。

校长打开了电视,说:“我们这里远程网络与北京上海没有区别的,上海北京电化授课,打开电视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听。”

向校长显得十分自信,他说“由于县里扶持、村里支持,单从环境和硬件建设上说,现在我们中坪小学在保康县甚至襄樊市,敢和任何重点学校相比。我们现在差的就是教师素质。”他告诉我,每年学校都要送教师去武汉的高等师范培训。而他本人已被县、市教育局选拔即将去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接受培训。这名额,全县只有几个,全市只有一二十个呢。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中坪小学在全市教育界的地位。向校长信心十足地说:“只要是黄立杰当书记,只要村里两委班子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中坪小学建设成一流的学校!”

据村里财务和学校校长两方面证实,结合“普九”达标和整村推进新农村,村里近几年为学校硬件环境投资了近三百万元!这不能不让人惊叹黄立杰的大手笔!

这时一辆挂有神农架林区牌照的农用车停在学校门前,从车上下来几个学生和家提着箱包朝学校走来。我有些好奇:“神农架离这里六七十里,又不是一个地区,他们孩子还来这里上学?”

向校长脸上露出自豪,说:“资源共享嘛,现在国家推行义务教育,一些界限也打破了,神农架林区条件到底还是差些,好多人家把孩子送到中坪来上学。我这里有几个省的学生呢!”

我听着有点玄了:“怎么?外省也有人跨省送学生来上学?”

向校长说:“这都是因为中坪条件好,中坪的女儿都不愿嫁出去,有的不得不嫁,也是形式上嫁出去了,人舍不得离开中坪,长年住在中坪,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是中坪的女儿嫁在外地,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都觉得中坪条件好,一直把子女放在中坪读书。好几个孩子户口在四川、浙江、安徽。中坪的亲戚嘛,不能不照顾。”

校长告诉笔者,虽然教育经费已经由县里统筹,但村里对学校的

扶持始终没有停止过。以黄立杰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从没忘记过对学校的扶持。近几年来为学校硬件建设投入了近三百万元，逢年过节还要为教师发奖金，并且积极主动帮学校化解债务、提供增收条件。磷化公司每年提供机会让学校工人去帮助矿上分拣矿石，工资除外，仅此一项每年为学校创收十多万元。

向校长说，“现在中坪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虽然达到了100%，但我压力仍然很大，最大的压力就是怎样不辜负黄书记和村‘两委’的希望。虽然这几年的群众评议满意率都是百分之百，硬件上去了，软件一下上不去。由于师资的原因，教学总体质量与市区还是有差距，黄书记要求我引进城里优秀专科师范生来中坪，由村里发给高补贴、高奖励。同时还支持我们送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所以，今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教学质量上台阶，争取创建人民满意学校。”

对于黄立杰来说，他对学校的支持不仅只是停留在物资和奖金方面，他更关心的是学校教书育人的观念。他经常饱含深情的对向校长说：“不要让娃娃们从小就关心钱，重要的是要教他们懂得怎么做？做什么样的人。”在他心目中，学校培养的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需要的一代新人。

看着美丽的校园，看着那棵伞状的巨型香樟树，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联想，这中坪村的党委书记老黄真有点像这棵香樟树——无私无我，尽力为一个地方创造着良好的风气，无怨无悔——努力伸展自己的枝叶，尽力让荫凉遮蔽的地方更

大些，以眷顾更多的人。

抑豪强 树正气—— “新农村首要是和谐”

(附：黄立杰主持正义的原生态故事)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新农村”再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新农村”这个词在大小报刊上开始高频率地出现。然而新农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用什么标准来检验？中央领导以务实的态度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黄立杰正是按照这个思路，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和村里经济实力的增强，将中坪的新农村一步步往前推进。当整村推进取得初步成效，外面许多人纷纷前来参观时，黄立杰认识到了新农村的另一层面，那就是精神文明，用黄立杰的话表述就是社会风气。

“看一个地方是不是符合新农村标准，不能光看楼房修得好不好，门前是否有花草，更重要的标准是社会是否和谐，民风是否淳朴。”

而保证社会和谐的前提首先就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眼下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派生出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封建宗法势力抬头，社会价值体系紊乱。少部分人拥有了财富之后道德水准反而丧失。一些地方由于党组织的涣散软弱，有的基层政权已为黑恶势力控制，山霸、村霸势力膨胀，弱小家族便饱受欺凌。

而黄立杰很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他生来最看不惯恃强凌弱，当村党委书记快30年了，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一种警惕。他经常对村“两委班子”成员们说，“我们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是为了一个社会公平。基层政权的任务，一是带领群众致富，二是维护地方安宁，维护公平与正义。”

在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农村与和谐社会以来，黄立杰经常引导“两委班子”成员们思考什么是新农村的标准？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标准？

黄立杰认为“新农村与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要实现和谐的新农村就要确保公平与正义，不公正就不能安宁，不安宁就不能实行社会和谐。”

在中坪村采访中经常听到党员和村民们提到黄立杰主持正义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共同印证着一个事实——

今天富裕和谐的中坪新农村离不了黄立杰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人的守卫与呵护。

●故事之一：为弱势群体宁愿丢下“官帽子”

“黄书记躺倒不当书记了！”

一个消息风一般传遍中坪，也很快波及到邻近镇村。中坪的群众立刻忧心忡忡，纷纷打听事情原委。却原来是为别人的事打不平和上级闹僵了。

村里姓孙姓李两户人家之间闹起了矛盾，其实说闹矛盾也不准确，确切地说是姓李的欺负了姓孙的人家。李孙二家是前后院邻居，但李姓人家恃强霸道，一直盘算着将孙家挤走自己独占这一处宅基，趁修猪圈的机会向孙家屋场扩张。把猪圈后墙直接砌到了孙家的堂屋门口，孙家原本就狭小的空间被再次被挤占。

孙家主人生性胆小懦弱，气病了又奈何不得。但孙家老母性子刚烈，咽不下这口气，趁李家无人时将挡在自家房前的猪圈墙推倒了！

李家人便寻衅报复一棒子将孙母打倒在地，并仗着人多势众将孙母抬到渠边，要扔到渠水里被拉架的邻里拦下，但孙母头部打破，昏死过去。孙家将昏迷的老母抬到管理区告状喊冤。鲜血一直流到管理区办公室。

管理区处理此事的书记姓李，简单地问了下情况，让孙家把人送到医院看看，说等他调查清楚了再处理。

等了很久，这位李书记调查了一番，作出的裁决却让所有知情人都大感意外。

李书记的裁决是：让李家上门给孙家道歉，什么也没有提，连孙母住院的医药费都没有赔。从这个裁定中看不出谁对谁错，明显在袒护李家。一村人议论哗然，认为这里头有隐情。后来得知，原来是李家人给李书记提去了一篮子鸡蛋。农村人眼皮浅，藏不住事，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很快这事儿就传得满村风雨。孙家在这明显的偏袒面前受了欺侮、丢了脸面，然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山村，管理区书记都这样裁决了，气死又能怎样？挨了打流了血的孙家老母亲只有把自己气得吐血。

黄立杰听到这个裁决，气得脑门冲血，火一下上来了。根据他调查的事实，这完全是一起恃强凌弱侵占他人宅基滋事伤人的恶性事件，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他一生对这种仗势欺人的事最看不得，而对管理区总支李书记不公正的裁决十分气愤！心想这姓李的好歹也是管几

个村子的一级党组织的书记呢，怎么为贪一点蝇头小利就偏袒强者，助纣为虐？

让黄立杰担忧的是，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管理区一级的干部在百姓心目中已是不小的干部，李书记这样明显不公正的裁决不仅让受欺凌的孙家心中永远蒙上阴影，对共产党的组织失去信任，也会影响整个中坪村民判断是非的标准。

村委会与管理区相距不远，黄立杰马上就找到了管理区。

姓李的书记跟他打招呼，黄立杰顾不上寒暄，单刀直入地说：“李书记，李家跟孙家的事你判的不公平，群众议论大得很。”

李书记没想到这黄立杰竟会直截了当当面指责他，心里有火，口气也不客气：“那依你说该怎样判？”

“根据李家强占人家宅基、打伤人家老母亲的事实，依照治安管理条例，李家除了道歉还要赔偿打伤人的损失和医药费，行凶打人还应该让派出所行政拘留！要将猪圈厕所拆除，将霸占的宅基地交还给孙家，可你只让他们去道个歉，这样处理人家苦主不服，群众也不服。”

李书记发火说：“群众算啥子？我看主要是你不服，你还有没有上下级组织观念？”

“不错，你是我的上级，可是按照党章，上级错了下级有责任提醒要求你纠正。”

李书记不耐烦了，“都说你黄立杰这人狂妄，谁都不放在眼里，我今天才相信了。我就这样判了，你爱咋的就咋的。”

黄立杰说：“这可是你说的，我好心好意帮你纠正错误，你还拿级

别来压我赌我,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今天也把话撂这里,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你这样判就不行,说到天边也不行。”

黄立杰的倔劲上来了,他到镇上找了党委的李书记,李书记也不愿为这事得罪管理区书记,便打马虎眼和稀泥。劝了黄立杰一番,并不肯出面纠正。

黄立杰失望到了极点。他对镇委书记说:“难道共产党里头也讲官官相护?你们这样干不像是共产党的干部,既然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想跟你们干了,当书记既然不能主持公道和正义,这中坪村的书记我不当了,你们另找人去。”

说罢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件事让黄立杰十分伤心。自己忠心耿耿追随共产党,可是怎么自己的上级都是这样的人?怎么党组织的领导都变了?如果大家都是非不分,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气必然上升,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黄立杰真正感到了心灰意冷,不再打理村里的事情,把自己关在家里劈柴火,好久没有管过家里事了,天天在外面奔波,家里砍柴劈柴这样的重活都是丢给家人,年迈的父亲,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们默默承担着这一切。他感到很是对不起他们,既然理想中的新农村不能实现,自己的牺牲奉献又有什么意义?

黄立杰一连几天没有出门,一堆接一堆地劈,仿佛要把对这个家多年的亏欠补起来。三天后,院子里的劈柴垛越出了院墙。

黄立杰“躺倒”(那时候人们把

自动辞职的干部称作“躺倒”)的消息在村里很快的传播着。

村里人都知道黄书记“躺倒”的真正原因。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对黄立杰一贯坚持真理的正直早已十分敬佩,对管理区和镇委领导的和稀泥态度十分不满。特别担心黄立杰会真的从此不当书记,中坪人将由此失去精神支柱,失去方向感和信心。一时间议论四起,许多党支部、党小组长、生产队长都去找镇委反映情况,要求黄立杰尽快工作。

黄立杰当选 2004 年度中国农村改革十大新闻人物



在强大的压力下,镇委书记只好认真处理这桩事情。侵占孙家宅基地打伤孙家老母亲的李姓村民被派出所依法拘留半个月。李家除了道歉外,赔偿孙家工伤损失400元,并承担孙母的医疗费。并将强占的宅基地归还给了孙家,同时也将李副书记调离了管理区,改任镇直企业单位的一名副职。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扶弱抑强,在黄立杰提议下,村里为那户饱受欺凌的孙姓村民重新划了宅基地,远离了是非之地,彻底消除了心理上的阴影。

而这一切都让全村人再次了解了黄立杰。村民们清醒而又庆幸:“中坪村子大,没有黄立杰这样的书记,早就乱套了。”

黄立杰坚持真理、敢于主持公平正义的形象在中坪人们心目中再次提升。

●故事之二:“谁都不能搞特殊,书记错了也得改”

“黄书记,你给评评理,我们没出义务工都交了钱,有的人为啥搞特殊,不做工交了钱又把钱要了回去?”

农村经济体制变化之后,一些公益事业性建设需要用工,便需经村委会讨论经群众代表大会通过后用义务工形式解决。村里对义务工有规定,对于公益事业性的义务工,可以直接用劳务支付,也可以用货币形式支付,一天25元,自己不愿做就把钱交到村里,由村里出钱请其他村民代劳。这反映情况的村民因为没有做够工交了钱,看到有人不做工交了款又要回去心里不平所以才来检举,这件事涉及到制度和原则,黄立杰十分重视。

“你说是谁,我调查清楚了给你答复。”

黄立杰找到那位村民所在生产组的组长调查情况。

组长说,“村里修一条路,有几户人家没有出够工,我就按村里规定将钱收起来,可是后来……”组长吞吞吐吐起来。

黄立杰察觉到其中必有隐情,就催组长如实说来。

组长告诉说,这个要回了退款的人是黄立杰的一个亲戚。亲戚的儿子在当兵,按规定每人全年五个义务工,这亲戚家现有四个人应该做20个,一个当兵的减免三个义务工。亲戚做了16个,还欠一个工,组长按规定让他补交了25元钱。可那亲戚心里不服,就找到驻队的镇委副书记反映,要求照顾。镇委副书记看他是黄立杰的亲戚,就让组长把25元给退了。一个好事的村民便公开找

到组长也要求退钱。说“黄书记的亲戚不做工能退钱,我们为啥不能退?”

黄立杰听罢大怒,“我的亲戚什么时候坏过规矩占过便宜?想占便宜坏规矩的就不是我的亲戚!”然后追问组长:“谁叫你把钱退给他的?”

组长嗫嚅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黄立杰大声问:“你告诉我,是谁给你的权力?你要不说,这钱就该你来出!”

组长被逼不过,低声说,“是镇委驻队的李副书记。你亲戚找了他,他就让我退了钱。”

黄立杰没有再问。正巧第二天开组长以上干部会。会上黄立杰就顺便说了这事儿:“制度是不能随便改的,如果随便改那就不是制度了。”他当众问那个组长,“你昨天说是镇上李书记让你退款给人的,你再说一遍。”

组长红了脸又说了一遍,“李书记不说话,我才不敢退呢。”

镇委李副书记坐在旁边绷着脸,眼睛看着脚边,仿佛没有听见这话。

黄立杰并不就此放过,他主动问:“李书记,你怎么能让退钱呢?这样乱了规矩今后义务工就不好弄了。”

镇委副书记见躲不过,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我让退的,我一听是当兵的家属,又是你的亲戚,没有多想就让会计把那钱退给了他。”

黄立杰顿时十分为难,但他马上缓过神来:“那就对不起了,李书记,即便是你表态退的钱,按规定谁错了就由谁代交这点钱。那就请你

把退给他的钱帮他垫出来。”

李书记想了想，咧咧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从腰包里摸摸索索掏出张50元的钱递给黄立杰。

黄立杰二话没有说，接过钱交给会计，会计当场收下，找给了副书记25元钱。

这件事在“两委班子”里震动很大。黄立杰事后找到李副书记坦诚交换意见并自己掏钱还给了他，说“如果这件事不认真，以后义务工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希望你能理解。”

镇委副书记诚恳地说，“这事确实怪我，用权力用惯了，随意表态，这对我也是个教训，这钱该我出，25元钱买个教训，值呢。”

●故事之三：“胳膊肘有时就得向外拐”——收割机竞争的风波

每到秋天，中坪那一片人造平原上黄灿灿的稻子都显得分外妖娆，秋风吹拂，稻浪翻滚，一片金色波光耀人眼目。羡慕之中自然招来一片“啧啧”赞美之声。而聪明的人也从中发现了商机。这就是小平原里稻田平坦，最适宜机械收割。两千多亩的收割面积，每亩收割劳务费三十多元，一季稻子割下来，用不了几天就是几万元。于是村里便有个聪明的人买了台收割机，整个中坪独一份，定价就有了话语权，说多少就是多少，独家生意效益十分好。然而没有想到好景不长，中坪这片平原太招人眼，路过的不少人都想到了这一点。不过一般人想到了也就是顺口说说，但邻县南漳却有一个机手动了真格。他本来就在从事收割机专项经营，稻子收获期短，本



幸福的中坪村老人

地稻田半个月就割完了，机器便要闲置。得知中坪有这样一大畝平展展的稻田，在他看来就是顺手拣钱的事儿。不过多累几天、多烧些油罢了，而收益则是明摆着的。

于是这南漳机手开了收割机来到中坪村。并开出了每亩比本地机手便宜几元钱的价钱，自然生意特好。中坪村不少农户不满独家经营、高价收割的现状，这下有了竞争，于他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于是纷纷来找南漳机手收割。

中坪本村的机手忽然没有了客户，十分惊讶。有人便对他说风凉话：“这下你狠我们狠不成了，人家一亩地比你娃子便宜好几块呢，看你还狠不狠？！”

机手果然看到一台外地来的收割机在金黄的小平原忙碌地穿梭，顿时大怒。

他气势汹汹地跑到田里喝了声“停！”，待机手刚一停下，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便遭到一顿拳脚相加的攻击。

手里边打，口里边说：“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你以为这钱好挣是吧？”

南漳机手遍体鳞伤，怎奈是出门人在外求福不求祸，心字头上一把刀，“忍”气吞声直告饶。中坪机手仗地头熟，威风八面，打过又骂。“饶你？看你记不记打？看你还敢不敢来中坪？今后再看到你来中坪，我砸烂你的机器，打折你的腿！”

南漳机手连连“保证”不再来，爬起来抚了抚伤，开着

自己的机器伤心地离开了。

中坪的机手尝到了地头加拳头的甜头,一时趾高气扬。自以为独家生意从此没有人再敢来竞争。谁料此事传到黄立杰耳里,事情便起了质的变化。

黄立杰听说了此事,又是勃然大怒,让人把本村机手找来,痛责道:“你以为中坪你就是王了?谁给你的权力让你打人家外乡人?你在自家屋里搬着门栓子恶人算啥本事?敢于公平竞争才算有本事!”末了作出处罚决定:“你打人犯了法,还坏了我们中坪的名声,你自己到派出所去争取宽大,省得人家来抓你!”那机手结果被依法关了一个星期拘留。

黄立杰对村“两委班子”成员们说:“此事不能算完,我们中坪要建成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但要鼓励竞争,还要欢迎外人来竞争、投资做生意,这事影响太恶劣了,得认真对待,决不能把坏名声流传在外!”

当下他决定由磷化公司副经理周宗明开上汽车,和会计一起带了礼物到南漳去寻找那位挨打的收割机手。临走时黄立杰再三叮嘱周宗明:“一定要代表我、代表中坪村‘两委’向人家诚恳检讨,报销人家的全部医药费和误工补贴。并且要接人家明年再来中坪收割稻子,谁敢欺负他就是欺负全村人民!中坪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坪,鼓励、欢迎公平竞争的中坪!”

周宗明开了汽车转了一天才在南漳县刘集镇找到这个收割机手。当周宗明传达了黄立杰的歉意之后,那位机手拿着中坪村赔偿的医药费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原来只听说黄立杰的名字,没有想到他对我这个外乡小百姓这样认真,真没有想到啊!明年我一定再去中坪割谷子!不去就对不起黄书记……”

而在村里,围绕这件事却引发了一场争论,有的认为黄立杰做得对,也有人认为黄立杰不该胳膊肘朝外拐,他们不明白——“黄书记咋向着外乡人呢?”

黄立杰在会上讲:“中坪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地主恶霸的土围子!不管哪里人,只要在中坪地界上经营就应受到公平待遇。我们要欢迎外乡人来参与中坪的建设,希望有更多的外乡人来中坪投资经商。”

这件事对中坪的形象有了很大提升,在中坪做生意安全受保护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来到中坪经营、打工,现有的中坪村户籍的只有九百多户,三千多人,而实际居住人口就有四千多。这期间有四百多

人是在中坪附近经营打工的“外乡人”。

●故事之四:“中坪真是仁义乡” ——外来弹花匠的感动

“嘭嘭——呛呛——嘭嘭——
呛呛——”

一辆三轮车拉着弹花机支在中坪村头河渠边,一男一女正紧张地忙碌着,这是从谷城来的流动打被套的匠人夫妇。这中坪不出棉花,但许多人家很富有,好多年才来了这个打被套的弹花匠,家家户户都有活做,有的买来棉花打新套,有的将旧被套翻新,生意特别好。两口子把弹花机架在村边河渠堤下,搭了个小棚子,支着简单的锅灶,吃着最简单的饭食,每天有不错的进账,这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村庄,富裕厚道的山里人家,生意格外好做,账也好结,两口子格外开心。但他们没想到横祸会从天而降。

一天,一辆轿车从中坪村的河渠堤坝上急驶过来。但不知怎么那辆车上了河渠堤坝后就东西摇摆不定,像喝醉了酒的醉汉。而二级站大渠堤坝较窄,那车走到弹花匠附近时,自己碰在了弹花匠的农用车上,差点翻到河渠里去。

弹花匠夫妇见状忙停下手里活,问司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但没有想到这司机是个横徒,一开口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弹花匠,顺手拣起一根棍子照弹花匠就是一顿暴打,弹花匠连忙告饶,一阵打下来,弹花匠已是鼻青脸肿。那可司机仍是不依,逼他“马上滚蛋!再让我看到你就打死你,我打死你就像踩死只蚂蚁!”

谷城弹花匠人实在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跟他过不去，这凭空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把他给打晕了。看这开着小轿车、说话来头大得很的人决不是个小人物，肯定是一个有来头的大人物。出门求财不求祸的心理使他选择了忍让和逃避，惹不起我躲得起呀！只好收拾东西蔫蔫地开着三轮车走了。临走他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这个大人物？他为什么打自己？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狼和小羊”寓言的现代版。中坪是一个大村，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村子，许多要打被套的人恨得不行，便将此事报告了黄立杰。

黄立杰听到后又是气得七窍生烟，心想这怎么得了？这样谁还敢来中坪？就打电话给派出所，要求立即查清这个打人凶手的来路，立案处理。

当下派出所的人对黄立杰说：“黄书记你放心，我一定要把这坏人揪出来，给你个答复。”

然而没过两天，派出所来人了，并且不是一个来的，而是开着一辆更豪华的轿车与一个片警一起来找黄立杰，下车就提下来一提花花绿绿的礼品。

警察一见面就给黄立杰介绍，这是镇上“XX”公司XX老总，大老板，特有钱，那天打弹花匠人的是他的亲侄儿，他这次来给黄书记道歉的。

黄立杰对那X总说：“听说你很有些钱，所以你的侄儿都翘板起来了。你自己开车擦到了人家三轮车上，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人家？有几个钱就无法无天了？礼品你请带回，我从不收人东西，尤其与公事有利害关系的礼我更不能收，我不管你们有多大来头，坏了我们的村规民约就得按规矩办事！”

派出所的民警一听也蔫了头，陪着笑脸说：“你看，能不能以教育为主，让他检讨道歉？”

黄立杰气愤地说：“你们不要再跟我说了，挨打的不是我，是一个外乡做小生意的人，群众的同情心都站在弱者这边，如果打了人得不到严肃处理，社会就要乱套了，现在党中央倡导和谐社会，这种人不处理，不打击，社会怎么能和谐？”

最后的结局是，那老板提着礼物灰溜溜从黄立杰的办公室出来，他受了一场公平与正义的教育，老板那侄儿立即就被派出所关了拘留。

村治调主任孙本海感慨地说：“中坪是个大村，有黄书记镇着，我这治调主任腰杆子也硬了，歪风邪气在中坪没有市场，村风民风都比较淳正，邪恶势力一露出苗头就打，除了邻里之间一些小的摩擦纠纷，几年不曾出现恶性案件。现在的中坪村称得上是和谐富裕的新农村了！”

“新农村需要生态农业新产业来支撑”

中坪的新农村整村推进效果显著，黄立杰因地制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法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



发展中的绿色产业

新闻媒体及专家学者的关注。

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对中坪的整村推进新农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4年,黄立杰被评为“中国农村改革十大新闻人物”,2005年10月12日,中共保康县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形成了《关于在中坪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的会议纪要》,2005年12月15日,保康县委在马桥镇举行了“湖北保康首届新农村建设论坛暨学习与交流中坪经验座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中共保康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或作了重要讲话。



蚕业公司技术员
在为蚕农预防施药

中坪的名声走出了保康,走出了襄樊,甚至走出了湖北开始向全国扩散。

村干部们都面露喜色,有人就说:“只要磷化公司有黄书记撑着,只要磷矿石不挖完,我们中坪不愁没钱花。”

但黄立杰头脑很清醒,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十分注重学习,注重各方面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的一个讲话引起了黄立杰的深层次思考。

陈章良认为,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为农民修一条路,为农民拆掉老房子盖好新房子。陈章良谈到有的地方政府拿钱为农民修了楼房,结果是农民拿着锄头进电梯的笑话。陈校长指出,这种让农民扛着锄头进电梯的表面形式不是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必须是让农民收入提高、这就需要经济的大发展,让农民自己有

钱修路,像浙江的农村发展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标本。要考虑怎样让占总人口70%的农民买得起高档商品,答案只能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才会刺激市场发展,才会让农村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不然,你给农民修了路,盖了房,农民依然贫穷。至于如何让农民实现经济的发展?陈章良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而让农民本身致富才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怎样才能让农民真正富起来?黄立杰由陈章发的话想到了中坪的现实,中坪村办企业虽然看起来很红火,但中坪村人太多,人均收入一直在3000元左右徘徊,绝对值并不高。尽管村里有不少人跟着采矿产业链富了起来,但这部分人仍然是少数。尽管村里一直免交三提五统和教育附加费、一直代交“皇粮”国税,村里人平均富裕程度仍然不高。怎样才能让大多数农户富裕起来?黄立杰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黄立杰对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五句话、20字反复琢磨,结合参考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黄立杰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黄立杰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的整村推进虽然取得了阶级性成果,但离党中央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却还有相当的距离。

黄立杰认识到,新农村必须有能让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产业作支撑。否则,整村推进硬件再好,农民

手中没有钱购买较高档次的消费品，这城乡差别就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没有持续赢利的好产业支撑，新农村建设也难以深化和持久。

深思熟虑后的黄立杰把目光转向了生态化的农业产业。

在“两委班子”会上，黄立杰对大家说：“只要是自然资源，总有挖完的一天，对于磷矿资源，我们要控制性合理开采，保护性开采利用，要留些矿产给子孙后代。我们不能老是盯着山上的矿，要趁现在经济实力较强的时候实现产业转型。向农业的广度深度进军，拉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的加工和销售，这就是农业产业化。要寻找一个大多数农民都能参与的产业，要让占90%的农户通过参与这个产业富裕起来。这样既能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能保证新农村建设向纵深发展。”

在中坪到底适合种什么的问题上，黄立杰引导“两委班子”从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高度来决定中坪的未来产业导向。从中坪的自然条件来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要让90%的农民参与的产业就只能围绕除了粮食之外的农业产业做文章。

最后黄立杰和一班人提出结论——中坪村的产业发展原则一定要将保持青山绿水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真正的生态农业的产业化链条。

中兴蚕业有限公司成了 马桥全镇桑蚕业的助推器

经过认真论证，村“两委班子”决定将桑蚕产业和葛根产业作为两



收购蚕茧

大支柱产业。中坪村生态农业发展思路也由此逐渐明晰、完善起来。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分管农业的村党委副书记邹正祥三次到宜昌远安县、本市南漳县等地考察，随后又组织部分党员、村民代表68人到远安和南漳参观学习。在对土壤、气候、海拔高度各方面进行科学对比之后，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中坪的气候、土壤、海拔高度各方面都适合栽桑养蚕。于是决定在中坪全村大规模推广栽桑养蚕。

很快，中坪村集体企业家族又添了一个新成员——“马桥中兴蚕业有限公司”作为中坪村进军桑蚕产业的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原村委会副主任王延俊被挑选出来担任中兴蚕业公司的经理。

公司的牌子挂起来了。中兴蚕业的业务也随之真刀真枪开展起来。马桥中兴蚕业有限公司注册开办均由村里集体积累投资。

黄立杰语重心长地对王延俊说：“你当好这个经理可不容易，这个中兴蚕业公司不是要你赚钱的公司，我不指望你能赚多少钱，也不准你多赚钱。你的任务主要就是为发展桑蚕服务——提供技术服务、市场服务、信息服务。在收益上，公司只要保住你们工资就行。你的效益就是全村的桑蚕规模。村里桑蚕面积越大，蚕茧子收得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反过来，如果桑蚕规模没有起来，你赚的钱再多，也等于没有效益！”

王延俊当过村干部，他本身就有较丰富的经验，听了黄立杰关于蚕业公司宗旨的阐述，在对“两委班子”发展桑蚕的决心理解透彻之后，更增强了责任感。他严格按照“两委班子”的思路，按照黄立杰交待的工作宗旨，勤恳



饲蚕

息地经营着这个公司。

在黄立杰重视下，村里以充裕的现金支持着中兴蚕业公司的运转。

万事开头难。在开始的每个环节，中兴蚕业公司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兴蚕业公司先用村里的资金将桑苗统一购买回来，种桑的农户只需出半价将桑苗领回家去。其余的由村里补贴。而这半价也不要农户出现钱，只需记入账，等到将来蚕茧出来了用鲜茧抵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风险，也从心理上让农户感到放心。

在蚕子孵化季节，由中兴公司从宜昌把蚕纸进回来，再及时发放到农户。其间公司的技术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指导孵化。蚕具、蚕药都由公司代购回来，让农户领回去使用，考虑到一般农户资金周转困难，在领用时一律不收现钱，等蚕茧下来以后用鲜茧抵扣。

在蚕茧烘干设备投入上，村集体不惜重金，黄立杰认为，设备往往决定蚕茧的质量，而质量直接决定价格。黄立杰主张，要买就买最先进的。于是村里出资 30 万元从浙江购买了最先进的蚕茧烘干机。这种烘干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烘干快，吞吐量，从鲜茧到干茧只需四个小时，精确的数字温控保证了蚕茧一流的质量。同样的鲜茧，不一样的机器烘出来的成色大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这种设备让外地许多蚕农羡慕不已——既使已有多年栽桑养蚕历史的宜昌远安和号称湖北桑蚕第一镇的南漳县巡

检镇至今也没有这种设备，整个湖北全省就只有中坪村这一台（套）。这既彰显了中坪村的集体经济实力，也表明了村“两委班子”发展桑蚕产业的决心。

在蚕茧收购季节，考虑到鲜茧的保存难度和市场价格的波动，为了防范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蚕农利益，中兴蚕业公司先从村里借钱垫付，将所有蚕茧先统一收起来烘干保存，由公司统一联系外销。而公司按卖出的实际价格付给蚕农。仅收取很少的劳务服务费用以维持工人工资。为了保护和稳定桑蚕面积，凡遇到市场降价波动，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公司对所有蚕农实行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价低于每斤六元时，公司按每斤六元的保护价格全部收起来。如果价格一直上不去，亏损部分全部由公司承担，绝不让蚕农受损失。

这种让农户稳赚不赔的零风险产业极大地调动了全村栽桑养蚕的积极性。中坪村的桑蚕面积迅速扩大。其中村“两委班子”的带头作用自然不可忽视。

在最开始的起步阶段，村“两委班子”的干部们每个人都有包组包片任务，挨家挨户上门去宣传植桑养蚕的好处，逐户落实植桑面积和蚕纸数量，在蚕子孵化和蚕蛹生长的季节，村“两委班子”成员又都奔走在全村各组各户，具体帮助指导施用蚕药、指导桑叶采摘与饲喂中的每个细节。

蚕纸买回来了，得赶紧分送下去，于是村干部们将蚕纸捧在手里翻山越岭一家一户地送上门去，细细地交待如何饲弄，室温多少，一夜

要起来看几遍等等。

养蚕是件极细致的活。看似不起眼的一张麻纸，上面一些密密麻麻的芝麻粒便是蚕子了。不可小看了这些小芝麻粒，一旦有适宜的温度，便变成一粒粒肉眼勉强看得清的微生物生命，这就是蚕的幼虫。然后很快就开始吃桑叶了，一天比一天长大。等到眼睛看得清时，这蚕食量就突然大得惊人了。一大把肥厚的桑叶丢下去，随着一阵细雨般的密匝匝的沙沙声，桑叶很快就化为乌有了。

这时候的蚕最娇贵、娇贵得弱不禁风，稍不留神就会病了，一只蚕病了就会传染到整个蚕棚，一个蚕棚有了病蚕，很快传染到全村，所以必须分外小心。这时的村干部又开始奔波了，按技术员们的讲解，挨家挨户去提醒蚕农们千万小心，万一出现染病苗头，包组包户的村干部们又急急领了中兴蚕业公司的技术员来给施药救治……

待蚕虫长得肥大慵懒不再吃桑叶时，便开始吐丝结茧，回馈主人了。一夜过去，蚕室里便到处结满雪白的茧花。这就是未来的丝绸了，对于蚕农来说，这就是一把把的钱了——蚕农只需要把摘下来的鲜茧挑到中兴蚕业公司，就直接换回了一叠叠印着毛主席像的红版百元大钞！

中坪村的桑蚕发展起来之后，正赶上现代消费升级带来的蚕丝业上涨，蚕茧价格逐年攀升。虽然公司制定有最低保护价，可是中坪村的桑蚕业发展起来以后，蚕茧从来没有跌落到保护价之下，而且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2006年已卖到10

元——11元以上！

每个桑蚕农户一亩地只需放养三张蚕纸，按每张纸最低收80斤鲜茧计算，一季下来就是240斤，每斤10元，就是2400元！加上种桑树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补贴230元一亩，这样种桑养蚕户每亩至少可收益2600元以上。如果每个农户至少种上一亩桑园，这最低2630元便是稳赚不赔的可靠收入。

可观的利润给栽桑养蚕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中坪三组有一户叫苏昌国的农家，在荒山边角地带种了几亩桑苗，每年的蚕茧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上。

“中兴蚕业”虽然是一家“有限公司”，但黄立杰对他们的服务范围要求却是“无限”：无行政地域界限，无责任界限——不管是哪里的农户，只要找上门来，中兴蚕业公司就必须提供无限的无偿服务；不管是否农户的责任，桑园或是蚕茧技术上出了问题，中兴公司都要承担责任！这使得中兴公司的服务范围已不仅仅只是在中坪村，其影响力和服务范围已从中坪周边往外延伸并逐步扩大到整个马桥镇。附近的周湾村有一户村民叫周永红，在中兴蚕业公司的指导下，种了10亩桑园，现在每年仅蚕茧一项就可增加两万多元的收入。

在中兴蚕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中坪村和马桥镇的桑蚕业发展势头迅猛。到2006年，中兴蚕业公司一季经手的鲜茧已达两万多斤，干茧1.5万多斤！

现在的中坪村，房前屋后、山边田角，到处是一排排粗壮的桑树。所见排排桑树上，叶片宽阔、叶片肥嫩、翠绿欲滴。而中兴蚕业公司自身也随着服务范围的拓展逐渐

蚕茧喜获丰收



成熟壮大起来。中兴公司自身的成熟,也意味着中坪桑蚕产业链条的兴旺与成熟。公司经理王延俊始终牢记着黄立杰的嘱托:公司本身不追求经济效益,只准维持保本运转——我问王延俊:“王经理,你们这样辛苦,村里又不让你们赚钱,你们想得通吗?”

经理王延俊笑笑说:“不通也得通啊,我们嘛,只要能保住员工的工资就行。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提供服务,促进产业化发展,黄书记算的是大账——只要我们服务工作做好了,马桥一带的桑蚕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只要全镇桑蚕发展起来形成产业规模,中坪和马桥的农民们赚大钱了,我们就不怕没有钱!”

今天的中兴蚕业公司已不单是中坪村的服务公司了,从归属上说是中坪村的企业成员,而从实际辐射效益来看,中兴蚕业公司已带动了整个马桥全镇的桑蚕产业,并通过相互影响逐步向周边村镇延伸。中兴蚕业公司已成为保康县的桑蚕产业化龙头,中坪和马桥镇周边乡镇养蚕的农户越来越多,中兴蚕业技术服务的触角越伸越远。2006年,中兴蚕业公司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被授予“保康县先进龙头公司”荣誉称号。

葛农葛业有限公司成为 支撑新农村的绿色企业

在中坪村采访行走,常会有想不到的意外发现。这天我跟在方学文后面随意游走,路上看到一个青砖瓦舍的四合院,门口挂着一块“保康县葛农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感到十分新奇,不由止住了脚步,想进去看看个究竟。引导我走访的村“两委”委员方学文告诉我,这是村里刚兴办不久的一家绿色企业,所有原材料都是一种名叫葛根的藤本植物。

于是我们即兴走进院落,但见院内十分洁净,水泥地坪上一尘不染。经理室、财务室、包装间、检验室、样品展销间一字排开。院内从中又有一道围墙将大院分为两半。方学文说:“这是武汉控股的企业,管理上都按人家的制度执行,里面的生产车间卫生要求很严格,外人是不能进入的。”

于是按规定我们只能进样品间参观。样品间的玻璃柜子里摆放着许多种花花绿绿、规格不一的纸制品包装盒和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瓶。有的玻璃瓶里装着一些看去

十分洁白细腻的粉状物、外面标注着“葛粉”,有的瓶里装着茎块一样的东西,标着“葛片茶”。我向工作人员讨要了一小撮葛粉,拿在手心摩捏,那感觉好生奇特,倒有些像那些高级化妆品粉脂霜一样细腻滑润。工作人员挖出一小勺葛粉,放进洁净的瓷杯里,注入温开水调匀后加入开水,轻轻搅动一会就成了粘稠的粉糊,一股淡淡的香气霎时扑鼻而来,诱人喉咙痒痒的,不由得就小勺舀了尝起来。一勺刚喝下去,一股清香立时就随着它向肺腑扩散开去。口感更是奇妙,比藕粉、绿豆淀粉之类更可口,比婴儿奶粉更细腻,那味儿还真是不好比喻。

工作人员又从标着“葛片茶”的玻璃瓶里夹出几小片茎块,注入开水。须臾间,整个屋里立时弥漫起一股带着甘甜味儿的诱人芳香。少顷,待水温略降,便迫不及待啜了一口,刚吞咽下去,立时便满口生香,感到口舌生津,神清气爽。工作人员讲解说,这种葛根植物是一种传统中药材,属于药食兼用植物,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既有滋补功能同时还有降血压、滤血清、清肺润肝、排除毒素等作用,《本草纲目》等药典均有记载。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生命保健意识的增强,这类药食兼用的中药材价值逐渐被人们再认识,而科技提炼能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升,使这种稀有植物形成高附加值产业后,前景十分广阔。

发现这种植物价值的是原来当过村妇代会主任的女能人赵礼敏,热情鼓励并大力支持赵礼敏发展葛根产业的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村两委班子。而能站在时代高度以发展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发展篇——构建和谐新农村

的眼光对待新生事物正是中坪村两委班子的过人之处。

这里得先说说赵礼敏和村两委班子对她的扶持。赵礼敏是马桥镇数得着的女能人，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上过高中的青年之一，1979 高中毕业回到山村后，面对当时被人们视为穷山恶水的山村，充满了一种悲愤情绪，心想，难道自己的命运就要由这大山摆布吗？难道自己也要像祖祖辈辈一样与穷困伴随终生吗？年轻的赵礼敏心里时刻涌动着一种不安份的与命运抗争的因子。她不甘心自己步父母的后尘，她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发挥自己无限的想象力，艰难地摸索着改变命运的路子。

最开始，她发挥自己心灵手巧的特点，到一家较有名气的缝纫铺去学裁剪制衣，拜师学艺，很快在马桥镇一方有了名气，生意很好，并且带起了七八个徒弟，还在镇上开了门面。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服装的需求越来越高档、越来越注重品牌。偏僻封闭的环境封杀了她在服装上发展的空间，她预感到缝纫这个手艺只能是一种营生，充其量只能停留在小打小闹上，在山沟小镇上不可能作为事业做大做强，于是她放下了这门手艺，去寻找新的门路。她看到外地正在发展特色种植业，特别是葡萄等水果很受市场欢迎，便开始了种植葡萄的尝试。自费到安徽葡萄产地去学习种植技术。

葡萄栽种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为了获得高产，她引种了一批“巨丰”葡萄，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行科学种植。葡萄苗插下的那些日子，她每天守在葡萄地里，守着幼小的葡

萄苗，照着学习时记下的笔记，对照种植葡萄的科技书籍，认真观察，悉心钻研。什么时间施药，什么时间施肥，打什么药，施多少肥，什么时间摘叶，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做起来十分辛苦。在挂果时，每串葡萄只能容留七片叶，这时就要把尖叶摘掉，让养份能充分供应到葡萄果枝上去。在葡萄果长到米粒大时开始施肥，而且要多种肥料进行科学配比，保证既有充足的养料又不致于把果枝烧坏。在第三年上她的葡萄就有了很大收获。她曾想把这项技术在村里推广，让村民们都通过种植葡萄富裕起来，便发动一些农户跟着她栽种。她无偿地把葡萄苗送给村民们，还义务为乡亲们讲解葡萄种植技术，希望能由她带起一个产业。



赵礼敏自己的葡萄园开始收获了。四亩地的葡萄经过她精心的呵护照料，特别是科学管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收成。一排排水泥柱桩上爬满了葡萄藤，每根藤上枝叶疏密有度，水分、养分和光照十分充足。一串串葡萄挂在柱桩上，籽粒饱满，色泽鲜艳，进入夏季伏天后，葡萄开始成熟。紫黑色的葡萄籽粒又大又甜，肥嘟嘟地挂满园子，十分诱人。马桥镇上的人们都来看稀罕。原来只能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画面竟然真实地出现在他们门口，并且是由一个年轻女子试种成功的，不由都对赵礼敏刮目相看了。

优质葡萄开始出现的时候，市场还十分稀罕。昂贵的价格在马桥人眼里算是奢侈品了，她感到小小的镇子上是消费不了这些奢侈品的。于是把眼瞄向了邻近马桥的神农架林区首府松柏镇。神农架远离城市，人口虽然不算

市、县领导参观
中坪村葛农葛业公司

稠密，但作为林区政府所在地的松柏镇却也还够得上繁华。而且林区人收入高，由于地处偏远，物价也相对较高，特别是葡萄这种时令水果，由于运输困难而十分稀缺。赵礼敏就把葡萄弄到松柏镇上去卖，果然十分看好。但赵礼敏发现光靠自己一个人又种又摘又卖根本忙不赢，便想出一个办法。她到松柏镇街头去找当地小贩商量，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销路问题。于是赵礼敏请松柏镇上的水果商贩都到中坪村来低价批发葡萄。她在斤两上、价格上尽量让利于人，让别人感到有钱可赚，并且赚钱还很容易。于是在利益诱惑下，神农架的商贩们都来中坪批发葡萄，松柏镇距中坪村只有40公里。商贩们一大早搭乘早班车到中坪村来剪葡萄，赶回镇上正好是闹市时分，每天一趟十分便当。因为价钱卖得好，加上赵礼敏给的价格和数量优惠，一趟下来赚个翻倍。小贩们葡萄生意做得十分惬意。

然而时间一长，林区工商局看到满街都是保康县中坪村的葡萄，便对葡萄商贩们开征了特产税。税额一重利润就薄了，商贩们渐渐不再到中坪批发葡萄了。

赵礼敏眼看着商贩们来往渐稀，长此下去熟透的葡萄就要烂掉，问清原由后她想到了个办法。她亲自跑到镇上找到林区工商局和负责人谈判。赵礼敏谈了自己钻研葡萄种植技术的艰辛，也谈了自己想带起一个葡萄产业、为山里人找到一条致富途径的愿望，希望工商局领导能扶持自己。赵礼敏还说，如果工商局扶持，把神农架附近农民带动起来种植葡萄，工商局自身也会增添新的费源。

林区工商局的同志果然被赵礼敏打动了，他们问怎样才算扶持？工商费是国家的重要税源，不交是不行的。

赵礼敏说：“不是不交，我是想由我一个人代交，想请你们对待个体小企业一样，对我实行包费制，你们去核实一下面积，看我有多少亩葡萄园，每年产多少葡萄，核定一个实数，葡萄收下来后我一个人全部代交。你们不再找卖葡萄的小贩们收费，这样他们才敢来中坪批发我的葡萄。”

林区工商局的人一听有道理，这样既不违犯制度，又不减少税收，而且为他们省了不少事。便同意了赵礼敏的方案。他们派人到中坪村核实葡萄园田亩，当看到满园高产葡萄整理得井井有条，果枝看起来稀疏，但葡萄黑压压、密匝匝人见人爱，不由从心里佩服这女子的毅力和能力。从此为赵礼敏发展葡萄产业打开了绿灯，所有在神农

架林区卖葡萄的商贩一律不再收费，但小贩必须持有赵礼敏写的字条、盖有赵礼敏的印章。

赵礼敏为商贩们减轻了负担，用时髦的话就是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林区商贩们到中坪村找赵礼敏批发葡萄的人越来越多。赵礼敏的葡萄园里经常等满了批发葡萄的商贩们。他们与赵礼敏关系越来越好，一种葡萄产销一条龙的局面很快形成了。赵礼敏的葡萄收成越来越好。由于当时葡萄少价格高，每亩净收入达到了两万元。赵礼敏率先富裕起来了。赵礼敏在中坪是第一家建楼房的人家，也是中坪村第一个买彩电、冰箱之类高档商品的人家。

然而赵礼敏自己富了，她想带动乡亲们致富的愿望却最终未能实现。虽然她送了不少人家葡萄苗，在她指导下不少农户家的葡萄长势良好，但因为葡萄栽种技术性强，各项要求十分苛刻。比如，掐尖这一天必须是5月17日，一天不能拖后。再比如每株啥时施钾肥，啥时施磷肥，啥时施药，每株葡萄藤上留多少串果实，都有严格规定，而这些农户习惯于种庄稼似的粗放经营。不管赵礼敏怎样提醒，他们总做不到位。比如5月17日掐葡萄秧子尖是涉及季节、温度和葡萄生物特性等多个方面的科学。这种非常精细而专业的特殊水果，稍有差池就会造成减产，而普通农户由于文化低、技术差，悟性也差，加之不能按要求操作，比如可能因为没有插完秧挤不出时间或是走亲戚看病人之类看起来很重要的事缠身，就可能把打叶尖或施肥施药给耽搁了。因此好几

户人家也跟着赵礼敏插了葡萄藤，也长得很茁壮，藤壮叶肥，可就是挂果成活率达不到赵礼敏一半，种着种着就没有了信心。慢慢都毁掉了，最终只剩下赵礼敏一家。赵礼敏的葡萄园收成很稳定。可是她看到广大农户没有跟着自己致富，心下十分不安。种了几年之后，赵礼敏感到自家葡萄种得虽好，但孤芳自赏没有意思，一木独秀不成林，一花独放不是春。她要寻找一种为村民们带来集体效益的产业，让大家都脱贫致富。

葡萄没有继续种下去，村里看她能干有思想，便把她选进了村委领导班子。作为村妇代会主任，每年能另拿一万多元的补贴按说也不错。她家底已经不薄，新楼房也盖了，什么大件都置办齐了。手里一点积累也经得起些风浪了。按说她是可以把这个稳吃补贴的无忧无虑的村干部当下去的。但赵礼敏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赵礼敏这时已不是为了自己发财了。她在种葡萄中没有把大家带起来，心中怀有老大歉疚。在当村干部时她时时留心各种致富信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都是她获取信息的来源。她每天将各种信息进行过滤筛选，一连几年坚持不懈。终于有一天，赵礼敏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葛根的信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邵仙墙先生在武汉黄陂区木兰山麓办起了一个葛根加工企业，生产精细葛粉等滋补品，销路十分看好。赵礼敏动了心，她想到保康县紧邻神农架，温度与湿度都比木兰山更适合葛根生长，在保康山林中和神农架林区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生长着野生葛藤。

虽然挖葛根对生态保护造成影响，但神农架和保康独特的气候与生态是人工栽培葛藤的理想王国。大量人工种植葛根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而要实现葛根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人工栽培是必由之路。

不过赵礼敏不是个那种听风就是雨的人，她是个有思想的人。她到处找有关葛根的药用书籍，包括《本草纲目》在内的药典书籍她买回来了一堆，细细研读。她还四处寻访名老中医，向他们讨教葛根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得到的信息都是令人振奋的——葛根确是一种发展前景广阔产业。

进行了这些论证之后，她找到村两委班子，谈了自己关于葛根的想法，要求辞掉村委会的干部职务专门从事葛根的种植与开发，希望能把葛根开发搞成功，打造一个让全村人致富的绿色新产业。

黄立杰和村两委班子十分赞赏村里这个女能人。他们亲眼看到赵礼敏干成了一桩桩一件件的新生事物并都获得了良好的效益。他们相信这女子的能量和毅力。党委书记黄立杰说：“小赵，你的想法很好，我们算想到一起了，这些年来，外界报道中坪村怎么怎么样，但说来说去都一直围绕着矿山这个产业。这不是我们的理想。矿石产业固然能带给我们可观的财富，可是矿石是不能再生的资源。挖一点就少一点，我们一直为开发新产业忧心呢。现在党中央提倡建设新农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毛主席那个时代我们就在这样想新农村，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过去对新农村的理解还是片面了，标准也定低了。新一届党中央提倡的新农村就不单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要发展生态和谐型农业、发展环境友好型新产业、树立新思维、新风尚。你大胆干吧，需要村里支持的，你只管说，村里一定尽力。希望你能把葛根产业发展起来，造福乡里，致富村民，也不枉了党组织培养你一场。”

听了党委领导的鼓励，赵礼敏既增添了信心，心里也增加了一种了压力。从黄书记说这番话开始，赵礼敏就明白，现在她的行为已不仅仅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了，成败关系到全村人的未来，关系到村里发展生态和谐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能否成功，关系到中坪新农村建设的大事。她暗自下决心，就是自己倾家荡产也要把葛根产业发展起来！

于是她四处打探消息，希望能与这位邵先生相见并

得到他的指点。

在湖北电视台来中坪村采访报道时她又向电视台记者们详细打听,请他们帮助鉴别这条信息的真伪。电视台采访报道过这位邵仙墙先生和他的葛根企业。有感于赵礼敏想带动一方致富的理想,电视台便积极帮忙寻找与邵先生的联系方式。在得到准确信息后,她打了几次电话,邀请邵先生来中坪考察,希望邵先生提供技术帮助,让自己在中坪办一个分厂,带起中坪村的绿色产业。

邵先生很忙,电话答复也很简单,一般不对外转让技术,如果转让,费用肯定十分昂贵。赵礼敏决定要去亲自拜会这位邵先生。

但当时已是年底,保康天天大雪封山。山路弯道多不说,还结了冰,车轮一上就打滑,十分危险。马桥好几天已没有车出山了。但既然自己在电话里说了要去,就一定要守信用,而且时间不等人,年前必须把此项目定下来,过了年就好运作。但是因为冰雪封冻路面,马桥所有的车都停了,只有到了保康县城才有通往山外的汽车,连最胆大的运矿车都猫在了车库不敢再动。根据天气预报短时间并无结束冰雪天气的迹象,如果要等到通车,年前就有可能定不下来了。

赵礼敏一刻也等不得了,她穿上防滑鞋,穿上羽绒服,戴上风雪帽,不顾家人劝阻,顶风冒雪上了路。

据赵礼敏后来回忆,这次出山她饱尝了有生以来的最大艰辛。尖厉的北风从山凹里钻出来、从树林里钻出来,卷着雪颗粒,呼啸着、咆哮着朝她扑过来,打得脸针扎一般疼痛。路上冰层越来越厚,防滑鞋也抓不住地面,遇到稍陡一些的坡度就会猝不及防地“扑哧”滑倒在地,有时还要哧溜溜地滑回老远。

这一百多里路平日坐车两小时就到了,可在大雪封山的时刻,当她用脚步一步步艰难丈量的时候,竟觉得是那样的遥远。

雪静静地下,风呼啸着刮,放眼四顾,前后好远竟只有自己一个人,白皑皑一片,别说人影,连只鸟也没有。这让她想起一首古诗的意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她感到一阵阵本能的害怕。但赵礼敏明白,这时怕也没有用了,即使遇上再大灾难也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她开始遥想将来的葛根产业,设计自己的事业,再想到由自己创办起来的葛根产业将给村民们带来的收益。心中不由生出一股股豪情。这么一想,赵礼敏胆子又大了起来,她加快了

脚步。

马桥到保康一百多里路,她走了一天多,搭上开往山外的汽车来到襄樊才知全省都在下大雪,连她要去的武汉也不例外。

好容易赶到武汉,再转车黄陂。到得木兰山时,看到的同样是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

她在武汉乘的早班车,赶到木兰山时,邵仙墙先生刚刚起床。邵先生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女子。邵先生马上想到这肯定是那个保康的女子,因为她临行前曾给他打过电话。当时邵先生认为下这么大雪,她是无论如何不会来的。可没有想到她竟然真的来了!

“你是小赵?”

“你是邵总?”

两人都各自一番感叹。

两人都被对方的行为感动了。

原来邵仙墙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运用生物技术自主创业的道路,他在钟祥市开办了一家提炼葛粉的企业,效益很不错,但邵仙墙不满足现状,他要葛根的全身价值全部利用起来,就东渡扶桑,到生物提取技术较为发达的日本去学习。一年后回国来,他把总部转到了武汉市黄陂区的木兰山下,重新注册了石门山葛业开发公司。几年下来,邵先生的公司已成为了从种植到加工提炼、国内外销售一条龙的知名企业。邵仙墙对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视,从葛根提炼技术到葛根产品品牌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他甚至很少让人参观他工厂的生产流程。但是对于赵礼敏,邵总破例了,他被这个千里之外从风雪中赶来的女子深深感

动了，他亲自引领赵礼敏参观了葛根企业的各个环节。

赵礼敏被邵总的企业规模惊呆了，也被葛根全身是宝的巨大利用价值惊呆了。她不曾想到，一堆堆粗大弯曲、表面看上去丑陋得像乱树根一样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种用途。

原来葛根不仅可以提炼葛粉，还可以切片制成葛片保健茶，提炼剩余的葛渣打磨后仍是许多食品的添加剂。最后的废渣还可以用来生产葛菌香菇，其营养价值和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一般木质菌菇。更让赵礼敏惊讶的是，连生产葛根过程中过滤用过的废水也是宝物，可以加工成具有保健功能的饮料。

赵礼敏长了见识，她佩服邵仙墙的学识，也感叹生物科学技术的无限空间。她虚心向邵总请教，并试探着说出了自己想发展葛根产业的想法，说出了村党委对她的殷切期望。最后她表明了希望得到邵总扶持的愿望。

“邵总，我已辞掉村妇女主任职务，一年一万多元的工资补贴也自动放弃了，我是铁了心要做葛根这一行的，你得拉我一把呀！”

从赵礼敏风雪中千里来访的壮举，邵仙墙看出了这个女子具有超常的韧性和毅力，他感到这是个能成大事的女人。邵总沉吟一会说，“你把职务都辞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样是破釜沉舟，我不帮你，道义上说不过去了。直到现在，我的技术从未对外转让过，不管对方出价多高，我都不转让。可是今天对我我要破例了。我允许你以我的品牌开办分厂的形式合作吧，技术我提供，利益分成。”

邵总精通商务，提议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内容都写进了合同。规定了各自所占股份比例。赵礼敏对合同并不在乎，她历来的方式都是以诚待人，君子协定似的口头约定。但邵总却坚持不论感情多好，一定要以合同方式约定双方利益。意向达成后，邵总答应在来年春天去赵礼敏家乡马桥镇中坪村考察。进入实质性运作。

赵礼敏回来就向村两委班子作了汇报，提出在邵总来考察之前，得把葛根企业的牌子挂起来。两委班子表示全力支持，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村里有的，房子、场地由她随便挑。

开始村两委班子提出将葛根企业作为村里企业集团公司一个家族成员，这样便于解决办公场地和资金，在企业成长壮大之前，盈亏由集团统一承担。但赵礼敏不想背靠村集体企业，尽管这样安全、稳定，自己不担风险，但这样容易养成依赖思想。

她要独立注册一个自负盈亏的新公司。她认为这样才能逼迫自己的艰苦创业意识充分发挥，培养自己独立经营、独担风险的市场经营能力。

村两委支持她的创业精神，黄立杰领着她一起找镇委黄克立书记一起跑工商、食品监督部门办理各种证件。注册了“保康县葛农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企业，村委会商量后，决定将老村委会废弃的场地无偿划给赵礼敏创业使用。

此处房子多年废弃，老式黑色屋瓦和椽子都已朽烂。到处漏雨，墙壁上到处是屋漏雨水剥蚀的印迹，瓦顶上已朽烂得不能站人。

但赵礼敏提出要以有偿使用的形式，支付给村里两万元。之后她花钱请工请人对房屋重新整修，换瓦、换椽、补墙、粉刷墙面、买水泥硬化地面，在外重砌新围墙、室内用玻璃墙隔离成格子间，很快把一个人见人怕的脏乱破院落打扮成一个现代企业的新模样，等待邵总前来考察。

邵总终于来到马桥，来到中坪，也见到了中坪村的当家人黄立杰。邵总也听了村两委关于在中坪村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企业的愿望。这位邵总感慨地对黄立杰说：“看到赵礼敏的做事风格，我就猜到了这个村里的当家人是什么性格。今天一见，果然不出我的想象，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才会有赵礼敏这样的创业者，我一定扶持你们把葛

根产业发展起来。”

当看到赵礼敏挂出的“葛农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邵总更是十分赞赏,他称赞她办事利索。邵总说:“没想到你行动这么快,我以为你只是先了解了解情况,做做准备呢,谁知你都有模有样地干起来了!我喜欢这样的做事风格!”

赵礼敏提出购买神农架林区阳日湾一套未用过的切削设备的想法,这套设备是好多年前进口的洋设备,花了一百多万,可是中看不中用,无法正常运转,其实就是无法把粗细不一、长短不一、弯直不一的葛根切开削碎。这设备只要出十几万对方就愿出让。可是邵总笑笑说,洋东西不可靠,好看的东西往往不中用,还是我们帮你拼装土设备吧,既花钱少,又好用,效率也高。邵总留下了两个技术人员,帮助赵礼敏安装调试他设计的土设备,指导赵礼敏初期的试验性生产。

第二年春天,又一个机会让赵礼敏更坚定了看好葛根产业的信念。

武汉举办国际农业博览会,邵总的石门山公司承租了一个展台,拉去了一部分葛根产品展销宣传。赵礼敏得知消息赶过去给邵总帮忙,同时也想借机扩大眼界,加强对生态农业企业发展的认识。自己公司刚开办,经费十分困难,为了节省开支,赵礼敏让带去的副经理住在博览会附近的宾馆,那里条件较好,离博览会近,上班方便,自己花一元钱坐公交车到尽头,寻到一处30元一夜的便宜小旅社,早上早早起来搭车赶过去上班。所谓上班就是帮助邵总的公司卖展销品。赵礼敏看到葛根产品对市民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购买葛粉的人排起了长队,她帮忙发货,一提一盒地发,一刻也没法停歇,一天忙下来她感到腰酸背痛,在与购买者交流中她把嗓门都喊嘶哑了。短短五天农博会,邵总的公司就销售出了10吨葛粉!

赵礼敏忙了三天都快要累瘫了。但她却十分高兴,因为她从农业博览会上检验出了葛根产品的巨大市场空间。

通过博览会的帮忙,邵总更看清了赵礼敏的质朴为人和吃苦精神。便全心全意扶持赵礼敏的葛农葛业公司。在邵总的扶持下,赵礼敏的系列产品逐步开发出来,而且供不应求。按照原先约定,赵礼敏的公司的所有产品必须交由邵总的公司统一销售。只有邵总的公司产品饱和后才有部分自主营销权。

赵礼敏感到这样虽然保险,但无法打开自己的市场,无法树立自己的品牌,更无法带起保康的葛农进行规模生产。便再次找到邵总商量,将协约内容改了过来——即在满足自主销售的情况下,将剩余产品交由邵总的公司销售。

生产走上正轨后,赵礼敏立即着手建立葛根种植基地。村两委动员村民们在荒坡地上落实了200亩基地,由赵礼敏提供葛藤种苗,支付定金,承诺保价回收。葛根生性泼辣,种植简单省力。很快,山坡上栽的葛藤就像野生葛藤一样长起来了。赵礼敏感到,光凭人多地少的马桥镇地区种植,葛根面积无法达到生产原料需要的规模。她想,既然挂的是“保康县葛农葛业开发有限公司”就不应局限在中坪和马桥。必须走出中坪、走出马桥,往更大的空间发展。除了马桥的基地,她已在马良镇九峰村确定了另一个基地。九峰村地处高寒,属于原生态山区,符合仿野生葛藤生长的环境。在她去九峰村考察那天,正碰上下雨。公司里的人都说,天气不好,面包车性能差,不安全。但赵礼敏认为,既然已经约定今天去,就不能拖到明天,这是个诚信问题!于是她租了辆面包车沿着山间小路赶到了马良镇九峰村。

让她没想到的是,村支书带了四十多人站在小雨里排队等待赵礼敏到来。

赵礼敏看到了农民们栽培葛根的积极性,山民们也看到栽种葛根巨大的产业前景。九峰全村农民纷纷踊跃参与栽种葛根。

赵礼敏的产品生产出来后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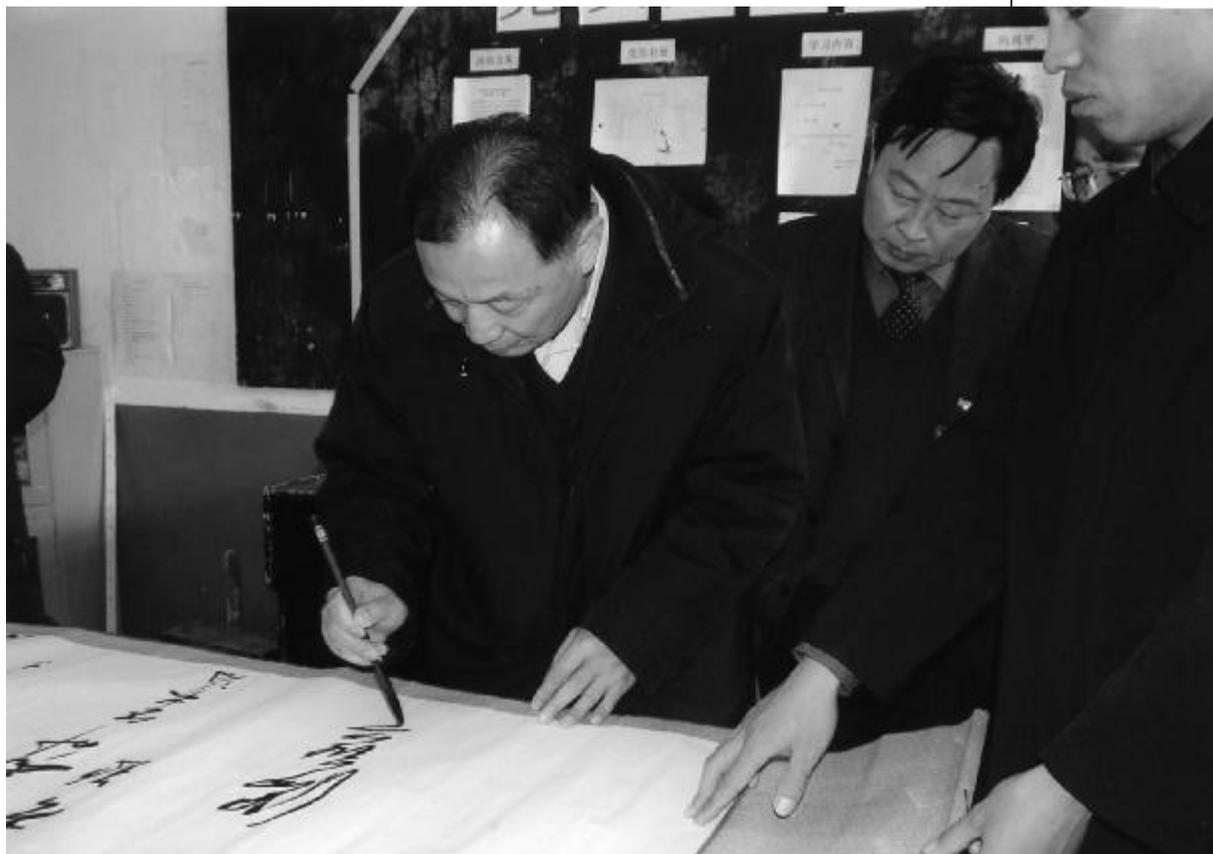
就征服了市场，而且很快实现了订单生产，往往产品还没做出来，订单就等在了那里，并且都销往了武汉、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赵礼敏的葛农葛业公司有收益了。村两委领导们对她说：“小赵，现在你考虑的不单是公司赢多少利了，你要考虑怎样把我们中坪的葛根产业打出品牌来，让全中国都知道保康中坪的葛根产品，让全村、全镇、全县农民都跟你种葛根，让葛根成为保康县的一个特色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农业，真正的绿色企业，是我们山区新农村发展的方向

呢。”

赵礼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但这个从不服输的女子天生一股特别的韧劲。村两委领导的话给了她一种新的力量，她现在做公司，不再是单为自己赚钱了，她的着眼点放大了到全村、全镇、全县，希望通过中坪村的葛农葛业公司，把全县生态农业带起来，逐步做大做强，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让全县农民都加入到这葛根产业链上来。她感到任重道远，肩上担子沉重。于是她四处寻访，找到了全省著名的策划公司——襄樊金犁策划公司，拜访了著名企业策划人赵乐成和张东平，请他们为自己设计出一条现代生态农业公司的发展营运路线图，她要实现村两委的愿望——让葛农公司成为中坪新农村绿色生态产业的龙头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
学院院长温铁军为中
坪新农村题词





人文篇——同心走向新时代

老书记引路树标杆， “两委”成员各展风采

黄立杰从18岁当民兵排长，后来是生产队长、党支部委员、支部副书记、村支部书记、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当干部快40年了，从老人们眼里的“接根娃子”到今天人们眼里的“老书记”，40年中他没有挪过窝，全村人的冷暖他都挂在心上，中坪村版图上的每座山岭、每片树林他都了如指掌，中坪村的每户村民都受到过他的关怀；中坪村的电站、引水渠、拦水坝、千亩良田、矿山、村级水泥路，磷化公司、中兴蚕业公司、葛农葛业公司等工程和企业，每个项目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凝聚了他的汗水。

黄立杰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为中坪的三千多人拽了近40年的车，拉了近40年的犁，由黑发小伙变成了白发人。因为他姓黄，村民们都不自觉地把他与“老黄牛”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很少公开这样叫他，因为他生性耿直，一生刚直不阿，全村的干部群众仍是管他叫“黄铁匠”。

村民们看到他们的书记老了，每个人都多了一层忧虑。“黄铁匠”的头发过早地白了，人也一年比一年显老，虽然饱经磨励，身体健壮，但毕竟他是五十六七岁的人了。村民们担心，老书记老了，“老铁匠”还举得起铁锤吗？“老黄牛”还拉得动犁吗？他们忧心忡忡，私下里都在谈论“老书记要不干了，将来谁能接得下来呢？中坪村不能没有老书记呀！”

黄立杰听到这些议论，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快要老了。尽管他体魄健壮，精力充沛，但按照自然规律，自己终是在走向老年，为中坪村拉车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他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中坪这个全县人口最多的村子，家确实不好当，但自己最终是要交班的，他开始把心思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他一边给班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人文篇——同心走向新时代

子成员们加担子，一边帮助他们树威信。对他们要求更加严格，严格得近于苛刻。每项工作都以最高标准要求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地是批评，心底里却是深情的关爱。他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把分管工作做到最好。以建功立业树立自己的威望。对班子其他六个成员，他一视同仁，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狠狠地批评他们，批评完了总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还能干多少年呢，你们总要接班的，这样子能接下来吗？群众会服你吗？”

而在两委成员们心目中，黄立杰作为老书记，一直是全村人们心中的偶像，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标杆。他们从当干部起，就亦步亦趋地学习黄立杰。学习老书记的公心，学习

老书记的吃苦耐劳，学习老书记的宽广胸怀，学习老书记的远大抱负和理想。这一切他们都能学到，唯一让他们感到难以学到的是老书记的铁面无私。

遇到“难剃的头”了，他们多少有些发怵，经常会本能地往后退一步。这让黄立杰最为忧心。而黄立杰最恼心的就是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要求他们：“要当干部就不要怕得罪人，不敢得罪人就说明你自身不硬！不敢硬碰硬实质上是为自己留着后路，为自己徇私留着余地！”

慢慢地，两委成员们开始成熟了，一个个把分管的工作搞得有模有样。在县里、在镇里的评比上，他们分管的每项工作都排得上号了，经常把一个个奖状奖杯捧回来。这时候，老黄心里美滋滋、脸上笑咪咪，口头上却轻描淡写地说“这还差不多。”

久而久之，两委成员们摸到了老书记的脾气，知道了老书记的工作标准——“老书记不批评你就等于受表扬了！”

“不批评就是表扬！”不知内情的人乍一听起来，会感到这标准实在不高，但由于黄立杰对他们的严格苛责，

县委书记陈丰林
陪同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视察中坪村



对于中坪“两委”成员们来说,这便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老书记总是拿自己的标准要求我们,村民们又总是拿老书记的魄力和能力跟我们做比较。中坪村的村干部,不好当呀!”采访中两委成员们都这样说。

表面上,中坪村领导班子成员们心目中的工作标准定的是“老书记不批评就是表扬”,实质上,他们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自己名下分管的工作在县里镇里不拿第一就是没有做好!就该挨批!

下面是村党委、村委会班子成员们的一组剪影,通过这组剪影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坪,并且对中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有信心。

●“向现代农业进军!”

邹正祥,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委员(分工:主抓农村工作和农业)

42岁的邹正祥在村里已当了15年村干部了,先是当村治保调解主任,1999年开始当村委会主任,干了两届之后,因为农村体制改革,减少干部职数,实行党政合一,村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他又改任村党委副书记。具体工作是分管农村和农业。

我了解了他的经历,便问他:“邹书记,你已经当了两届村主任了,又转回来当副职,有没有思想?”

邹正祥宽厚地笑笑说:“当干部就是要能上能下,一切服从工作需要,服从党的安排,再说农村干部当上天也是老百姓,计较这做什么?我当主任也是老书记扶上去的,不当村主任是国家对农村体制政策调整后的统一规定。再说,能给老书记当副手,我感到是很大的荣誉。他的思想和作风,我总是跟不上,能把副书记当好不挨批评就算不错了。”

邹正祥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对党和国家的农村农业政策却理解得透彻。对农业的未来发展走向,农村眼下存在的问题都十分清楚。

“中坪村人多地少,今后主要是要在高效农业上做文章。”邹正祥打开了话匣子。

“在三农问题上,我们村算是很好的。当然这跟我们村的经济实力有关,自从黄书记当上书记后,村里的集体经济实力一年比一年雄厚。三提五统,教育附加我们一直由村里替村民们代交,中坪的村民们基本上感觉不到负担。生态保护,也是老书记有远见,1997年的时候,国务

院还没出台退耕政策,我们就已经开始搞了,等国家出政策时,我们已搞了三年,都已经初见成效了。新农村建设也是这样的,老书记总是有预见性,先人一步,为了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十年前就开始规划新村,搞移民搬迁,美中不足是没想到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们最初搞的标准还是有些低,后来不断改造,才有了今天你们看到的村容村貌。”

看得出,邹正祥是有思想的,也是十分敬业的。他一直在思考现代农业新走向,关注现代农业的新成果。“说来说去,就是要田里多出效益,减轻农民体力劳动的强度,让种田的农人不再辛苦。我们的措施主要是提高农业科技的运用,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我们中坪村由于老书记眼光高,看得远,加上当初改田打下的基础比较好,主要粮田都实现了园田化,便于机械化操作。现在我们中坪,百分之八十的田地都实行了机械化。”

说到他的农业本行,邹正祥如数家珍,兴致很浓。他说:“老书记一生的理想就是建设新农村,现在村民们有了新楼房,屋里有了家用电器,门前有了小桥流水,下雨走路不再打湿脚,屋里屋外跟城里人一样干净,这些都实现了。生态植被恢复、青山绿水,人面桃花,都做到了,好些人家还有了摩托车、小汽车。现在要紧的是发展新型产业——就是生态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现在桑蚕、葛根产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势头良好,矿石深加工项目也在考虑之中。中坪村的工作引起了各级领导重视,这对我们既是莫大的鼓励,

也是一种新的压力,形势逼人啦!”

邹正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对大田进一步规范。田成方,树成行,已经实现了。他正在把所有的田埂用水泥硬化,“像外国一样,田埂都是水泥浇灌的,走在上面不沾泥,不脏鞋。”邹正祥描绘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十分兴奋,“将来我们要做到农人种田不下田,在水泥路上就把活做了,下种、除草、施肥、打药都不下田。这才叫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问现在中坪村最缺的是什么?资金?还是技术?或是政策?邹正祥想了想说,“要说农村政策,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层层领导都关心农民、重视农业,资金嘛,中坪从来没有缺过,要建设新农村,最缺的还是人,不是一般人,是具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现在孩子们,一考出去就不想回来了。有点文化的都外出打工挣钱了,留下来的都是些从事简单劳动的老弱病残,家庭妇女,这可能是新农村向纵深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在这时,邹正祥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号码说,“对不起,我还要去工地现场,水泥田埂能不能经受住机械碾压,质量是关键,我得去盯着,有事你再给我打电话!”说着风风火火地走了。

望着邹正祥的背影,想想他刚才的谈话,我在想,一个村委副书记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足以说明中坪两委班子的素质。

●高举党的旗帜,让党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余守强,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委员(分工:主抓党的建设)

余守强今年37岁,在村党委成

员中算得上是年轻人了。可他自己说已经不小了。现在农村党员和领导班子成员整体年龄偏大是普遍现象,中坪村还算好的,即使年龄最大的,被人们口口声声叫作“老书记”的黄立杰,也不过才57岁。

余守强在党委里的分工是党组织建设、纪律检查和精神文明,按照通俗的说法,余守强就应该是“管党书记”。所以一开始谈话,他的工作特点就显而易见。像接受任何采访者和任何上级机关调查一样,余守强一开始就把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一一数了一遍。比如全村党员94人,年龄在50岁以上、无职党员多少、流动党员多少……

党委成员七人,班子结构比较合理,平均年龄不过四十多一点儿,文化程度也都在高中以上。村党委一直是县里的模范党组织、湖北省电化教育的先进单位,已先后被湖北省委和襄樊市委分别授予“五好党组织”。党委书记黄立杰一直是市、县人大代表,市、县党代表,2004年还被评为全国农村改革十大新闻人物……

“我们班子的整体素质在全镇、全县都是较为年轻的,这都是黄书记精心培养的结果。黄书记除了抓新农村建设,最重视的就是党的组织建设。黄书记经常说,要高举党的旗帜,要让党员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我们村党委抓党建抓得很紧,但是对发展党员把关很严,始终坚持标准,宁缺无滥。黄书记说,在商品经济年代,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党员标准的衡量要全面地看,既要有在商品经济大海里游泳的本领。更要有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还要求人品端正,公正无私。近些年有个别部队连队对党员把关不严,为了做好复员工作,往往在复员时把入党当成一种对战士的安抚,这样给地方党组织造成了一些困难。个别临时‘火线入党’的新党员,一宣誓就复员,回到村里后并不能履行党员义务,也没有凝聚群众的能力和品行,相反会给地方党组织建设造成标准不一的被动。黄书记在这方面就敢于把关,不管从哪里回来,经过一年考察,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本村群众中没有威信,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就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继续培养。近几年我们党委已经取消了三个预备党员资格。当然我们会做好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再努力争取,什么时候够条件了再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让全村每个党员都感到了压力。”

“取消资格的预备党员服气吗?”

“怎么不服?这标准不是凭嘴说的,都有严格的条件,

比如能不能坚持学习,能不能完成党委交给的任务,带头完成国家义务,遵守国家法令,遵守乡规民约、易风移俗。对错误行为、坏人坏事敢不敢斗争。还有在纪律方面的约束,条文多着呢,都有很细的考核标准。”

余守强自信地说。“在中坪村,党委的威信一直是很权威的,这主要是我们的书记一任更比一任强。”

余守强历数了中坪村的历任支部书记,李守正、陈邦才、赵同贤,直说到现任党委书记黄立杰。

“要说历任书记都为中坪村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真正让中坪村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是我们的黄书记。我们这儿有个好传统,一代一代都继承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老支书李守正去世前还留下一封遗书给黄书记,检讨他当书记时没有干好,称赞黄书记的开拓进取精神,赞扬中坪村新一届党委取得的成绩。希望黄书记坚定不移地按这条路走下去。末了还留下了当年欠交的18.88元的党费,留下了他在部队得的13枚军功章。”

余守强告诉我,黄书记对老支书李守正留下的这封遗书和党费、军功章十分重视,要我们妥善保管,永远作为中坪党建工作的教材。

李守正的这封遗书这样写道:“我曾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热爱党,热爱祖国,更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在我任职期间没能带领村民建设好家乡,是我的后几任改变了家乡的面貌,我在这里感谢你们。特别是现任书记黄立杰,我从心里佩服你,在你任职的几十年里,你时时把百姓装在心里,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你克服了重重困难,开矿山、办企业,带领村民致富,使村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中坪的老百姓没有一点负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也没有想到的。我希望你继续发扬‘铁匠精神’,用你的智慧带领村民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中坪人民不会忘记你……”

我久久看着这封遗书,对这位已经远去的老支书生出一种深深敬意。

“党的建设关键是要常态化,在党建上,黄书记舍得投入。我们的党员活动中心建设在全省都是先进。”

余守强带我看了几户“党员之家”活动室。这些活动室都在居民点中心,一般一个村民组一至二个,“党员之家”都配备有影碟机等电化教育设备,并定期配给一些省、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党员教育光碟,还有部分党报党刊、党建先进材料、党的知识和科技普及资料。

“这些党员之家经常活动吗?”

“经常活动!而且要经常检查,每月不少于两次,这是党委规定的。根据农事闲忙可以灵活机动调整时间。”

“我想知道,在时下的经济热潮中,人们能否静下心来学习,能否坚持学习?”

“坚持肯定是有困难的,这是一种利益的冲突,开展党员培训学习毕竟要牺牲一些利益,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抓紧。有时也会用纪律约束的形式。共产党员嘛,舍不得一点利益,算啥党员?黄书记说,越是与利益冲突越要抓学习,这也是一种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如果有人只想到自己做生意发财致富,忘记了党员义务和职能,党委就会通过学习加以提醒,诫勉。再不履行义务,就让他干脆别当这个党员,发他的财去!只有这样,党组织才有活力。黄书记说得好,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党员的先进性,才能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余守强副书记说,中坪村的党员教育,都是结合上级党的精神和中坪村的实际开展的。学习内容都是如何发挥模范作用、保持党员的先进性,考察指标和内容也是紧密结合中坪村的经济、帮贫扶困、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遵守村规民约、维护生态环境等等,每个党员都能掌握。

“通过学习、考核,党员的自觉意识和党性原则都有很大提高。在中坪村,只要是艰苦困难场合,出头的一定是党员,在利益分配上,吃亏忍让的也总是党员。在维护生态、创办绿色企业、带头致富方面,走在前



面的也一定是党员。”

余守强说到这里，脸上充满了自信与自豪。他领着我参观了村里的荣誉室，只见各种奖状、奖杯、牌匾放了一堆。我问他为啥不挂起来？余守强说，“老书记不让挂，他总是说，上级奖励我们，说明我们合格了，不值得炫耀。再说，拿了奖就说明这件事已经做完了，过去了的事情不能老惦记着，不能让荣誉成了包袱。”

余守强最后说：“中坪村有我们老书记这杆旗，党员的整体素质是可以信赖的，也是能让党放心的！”

●“党员就得吃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方学文，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分工：主抓农村财务和文化）

在村文化活动中心，我看到室内除了图书外，墙上还挂着一排排精美的书法作品。装裱用纸一看就是常见的廉价纸，但字却写得很有特点，很有灵气。我想这村里一定有爱好书法的人，不然不会挂这么齐整的条屏，便走近仔细看看是哪位书法大家的作品。只见下面题款是“方学文”，我努力回忆方学文是哪个朝代的大家。却看到陪同我参观的方委员脸色有些不自然，腼腆中带有不安，猛然想起，这不就是方学文吗？

“不成看相，请王老师指教。”

我倒闹了个大红脸，我连毛笔字都不会写呢，谈什么指导？在我眼里，方学文这几幅字比我们市里的一些所谓名家好多了。当然，欣赏书法是要有专业眼光的，但我相

作家王伟举（右）
和村党委委员方学文
在中坪小学采访

信人的审美直感很重要,比如一束花开得很美,你虽然叫不上名字,那种艳丽与妖娆却是最打动人的。凭直感我认为方学文的书法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只可惜他生长在这偏僻的山村,若生在城市里,若是在文化单位工作,也一定早被人称为书法家了。

方学文是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村里主管会计。这是我在山区农村很少看到的一种文化型干部,他性情开朗,乐观热情,工作积极,喜爱文艺,练成了一手好书法。还能即兴作诗,在本篇文章的序言部分,就引用过他的诗篇。方学文多才多艺,不仅是中坪村业余文艺演出队的节目主创人员,也是演出队的主要策划和主要演员。

方学文生就一副厚道像,却也是个具有理想抱负和浪漫情怀的人。也许是出于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也许是算账不够精明。村里人都眼睁睁看着他做了几笔赔本的事。

一次是党委书记黄立杰倡导发展桑蚕,要求村干部带头,方学文便将后山冲一片搬迁户撂下的50亩坡地承包下来,请人全都栽上桑树,请人帮忙管理,帮他采桑、养蚕。但养蚕是个精细活。小打小闹就非得本人亲自操作,如果是规模经营,就得请专业技术人才,他的规模却又达不到。他本人干的是会计,很少有时间去蚕场查看。由于管理不精,几年下来,不但没有赚钱,反倒把工人工钱赔进去了。

第二件事是承包后山上的绿化。后山在中坪是个大概念,包括了太阳山以下直到苏溪河大坝的整条山沟,面积达2500亩。这样浩大的工程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我请他引路参观苏溪河大坝时曾看到沿途的山势地形,在我看来,别说树不知能不能长起来,就算能长起来,还不知几时才能长到能卖钱的高度。就算是长粗了长高了能卖钱了,可是那样艰险的沟壑又怎样采伐?就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伐倒了,那么粗重的湿杨木筒子又怎么能扛出山来?

可是当时为了恢复中坪的生态,为了还中坪青山绿水的目标,村党委作出了全面绿化中坪荒山的规划,号召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承包下来,自己投入、自己收益。村里只要生态效益。

方学文便大胆报名揭了榜。他向信用社贷款12万元,加上自家积蓄和找亲朋借贷,累计投资25万元,到处购买树苗、又花钱请了劳力住进山沟沟里帮他挖树窝,栽树苗。由于山陡路远,浇水困难,栽下去的树苗干死了不

少,但有一部分确实栽活了,而且长得十分茂盛,这给了方学文莫大的安慰。2007年9月,《襄樊日报》专门报道了方学文绿化荒山的事迹。

我问他几时才能还清12万元贷款,方学文有些茫然,他只能靠自己每年在村里领的工资还贷。那时间显然是很漫长的。但方学文自我安慰说,“有人说我傻,我就是想干傻事,这架山、这条沟,喊了好些年,都一直没有绿化起来。有时突击栽一些树,因为没有专人管理很少成活,老书记只好改变主意,用谁植树谁收益的方式承包到底。你看我这不是栽活了不少么?我揽下这烂石山主要是给老书记分忧,不是为真的想挣钱,要是为挣钱,我就不会吃这份苦了,也不用担这风险,只消找个合伙人到外村包个矿洞,不管怎么干,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

我摇摇头说:“这太艰苦了!风险太大了。”

方学文笑笑说:“这还不算,你抬头看看太阳山的山顶。那才是劳民伤财呢,一山的火化石,年年栽树年年死,可是我不服气,它年年死我就年年栽。现在你看,总还是活了四分之一,有了点绿色了……”

太阳山是中坪村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座秃山头。传说后羿射日追赶太阳到此,抬手一箭射落一个,那太阳滚落山上烧红了满山石头,故名太阳山。传说归传说,太阳山上寸草不生却是千百年来事实。方学文怀着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一年一年地带人上山去栽树,每年栽一片。山上寸草不生,自然没有湿气,没有水源。方学文就带了人到山下挑水上山,从山下到山上,半天只能挑两担

水。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挑水人，个个热得口干舌燥，喉咙里像火燎，挑水的人只好一边爬山一边喝水，往往等水挑上山顶，一担水就只剩下半担，其余的都随着汗水蒸发了。但他仍是坚持带着人挑水浇树：“我想，我就不信感动不了山神！总要让我栽活几棵的！”方学文发狠地笑笑，这笑声听着有几分让人伤感。他这是在与荒山赌命啊。我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遭受上帝惩罚、罚他不停地往山顶推巨石“西西弗斯”，想到他刚把石头推到山顶又被上帝推下山的荒诞故事。不由生出一种奇怪的联想，方学文就是一个“西西弗斯”，不过没有人惩罚他，是他自己选择了这个有些残酷的“游戏”。

而与方学文交谈中才得知，方学文是十分清醒的，作为会计他不可能不会算账，他内心里早知道这种与大山赌命的残酷，甚至还预测过这个项目最后可能血本无归的可怕结局。他作这种选择是想唤起一种精神——“老书记为中坪的荒山绿化焦虑得不得了，不能没有人响应呀！投资一开始我就想明白了，这个项目最好的结局就是获得生态效益，获得唤醒人们环境生态意识的社会效益。你想想，党委作了决定，发了号召，老书记急得不行，我作为党员、村两委委员，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党员就得吃亏！”

“好在经过几年打拼，我已经看见希望了，这沟里的树最大的已有虎口一般粗了，我这辈子如果见不到效益，就把这笔财富留给我儿子吧，太阳山上再坚持栽三年树肯定也能达到三分之一的成活率，就像人的秃头一样，有了三分之一头发

就不再被人认为是秃子了。这太阳山也是一样，有了三分之一的绿色，太阳山就成绿的了！”

我终于理解了方学文，的确，当会计的人没有不会算账的，方学文也并非那种不识数的二百五，这其实是个表面看着宝气、内心里藏着秀气、浑身充满艺术灵气的山村秀才。他以常人不理解的眼光绿化了2500亩、长达15华里的荒山峡谷，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耐力绿化了太阳山。他栽下的树约有15万棵，他累计投资25万元，凭我的眼力估算，无论怎样低估，从经济上讲那些树现在已不止25万元了。虽然方学文从没想过这笔钱能够赚回来，他要的是社会效益——这些树装点了中坪的山水，使山村显得更美丽，至于对于生态、对于自然、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账就远不是区区25万元所能计算的了。

在我看来，方学文是个真正的智者，他预计到了风险的程度，预测到了这种投入的总体价值。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表面看，他做着不起眼的平凡工作，以憨厚的笑容示人，内心里却是一种清风和傲骨，一种勇于牺牲自己的崇高。他个人承担了巨大经济风险，却悄然把无法估算的巨大效益奉献给了社会。

而党委书记黄立杰，始终关注着那条山冲里的十多万株树的长势，作为绿化荒山的倡导者，他不可能不明白方学文这样做的价值，但他至今也没有表扬过方学文，这就是黄立杰的风格，牺牲自我、奉献社会，不事张扬，踏实低调。也许，这正是黄立杰刻意培养的中坪村党员的风格，他所需要的中坪村党组织的本质特点。

●“促进社会和谐是农村治调工作的最终目的！”

孙本海，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治调主任（分工：主抓治安与调解）

孙本海是村治安调解主任，他回村当治调主任也有一番曲折的经历。

村党委对孙本海这个党员一直很重视，但孙本海急于改变自己生活质量，选择了外出做生意的道路。后来看到黄立杰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艰苦创业迅速改变了中坪村的面貌，变化日新月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孙本海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他想，在家乡建设新农村最需要人手的时候，自己却在外面做个体生意，谋求自己一家的发家致

富,将来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好了,自己只回来享受多没有意思!在党员会上老书记也善意、策略地提醒自己。左思右想之后,他回村找到黄立杰,表达了自己回村尽一个党员的愿望。黄立杰没有批评他,对他的回归表示了热情欢迎,动员他回村参与村两委班子选举。

孙本海放弃了正做得红火的生意,积极投身到村里的工作之中。在村委换届中高票当选村委委员,成了新一届村委会班子中的治调主任。

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村治调主任是个十分琐碎的工作。农村邻里之间、妯娌之间争嘴吵架的事每天都有,两家人稍有介蒂,为屋场地界、放水的先后、为田界一犁土、为牲口吃了庄稼,为一棵树栽过了界都可以引发争吵,如调解不及时,就有可能激化矛盾,甚至酿成血案。在上任时,老书记黄立杰专门找孙本海谈过话。

书记对他说:“本海呀,不可小看了治安调解,这可是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其实每个人都好争强好胜,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炉香嘛。为一根缺鼻子针也能引发恶案,工作做得好,双方各自谦让后退一步,就能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放任自流或者说是添油加醋,矛盾就可能升级甚至酿出命案。古书《三言二拍》里头多少案例不就是这样子?中坪村正在走向富裕,发展中间会有更多的矛盾。有了矛盾不可怕,怕的是无人管,处理不及时,小纠纷转化成大矛盾,你不要怕,威信是自个树起来的。只要你工作敬业,公道正直,坚持真理,人们自然会服你。中坪村的新农村质量怎么样,与你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全村党员都看着你呢!”

孙本海受到了极大鼓舞,同时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工作十分认真,几乎是没日没夜。只要听说哪儿有人争吵,不等当事人找上门,他骑上摩托车就赶到现场。调查取证,根据双方的证词,很快拿出调解意见,再征求双方意见,同矛盾双方反复协商,直到最后握手言和为止。

他的治安调解委员会办公室像一个正规的派出所,户籍、人口档案、各种法规手册、村规民约、询问笔录、一应俱全,摆放得整整齐齐。孙本海工作十分规范,每件纠纷案都做有详细笔录,双方陈述的事由,录下事由后还要念一遍让陈述人听,然后按上手印。然后他再调查取证,拿出处理意见,征得双方同意后仍让双方按上“同意调解意见”的手印,最后写下处理结果,存档。

孙本海工作的认真可以从办公室门上挂的小牌中看出一斑。

农村居住分散,中坪这个村子十个组扯长了连绵也有十多里,如果没有准确信息,群众要很快找到某个干部是很不容易的,孙本海想到了这一点。他制作了十个大牌,分别写有“到一组”、“到二组”……“到十组”,接到群众投诉、报案,他骑了摩托车就走,不过在临走前在门把手上吊上“到X组”的小牌,这既给群众提供了方便,也对自己及时掌握村情、提高工作效率有利,群众一旦有事,很快就可以准确地找到他。

我想采访一下孙本海,便约他中午与我一起到小餐馆去吃饭。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但是刚走到马桥镇上的小餐馆门前,餐馆老板正把我们往店里面迎的时候,孙本海的手机响了。他摩托车还未停稳,掏出电话一听,脸就变得紧张起来,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王老师,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我们另外找个机会再聊好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不是答应一起吃饭吗?怎么……”

孙本海为难地说:“按理说我应该陪你的,可是我现在实在不行,得马上走。对不起了!”

孙本海不再解释,一踩油门,摩托车发狂一般向大山方向飞驰而去。

我摇摇头,方学文解释说:“肯定是有人报案了,这是耽搁不得的,这也是他与我们工作不同的地方。”

过了两三天,又见到孙本海时,他向我道歉,说:“那天中午真是对不起,不过幸好我赶过去了。”幸好

什么,他没有说。后来方主任告诉我说,原来那天中午孙本海接到的是一个报案电话。一个村民发现路边有新砍过的树渣,山上也有拖树下山压倒的灌木和荆棘,断定一定是有人在山上偷伐树木,便向孙本海报了案。孙本海饿着肚子赶去了现场,勘察了现场,经过几天调查取证,已找到盗伐人了。我问孙本海那天啥时才吃到饭?孙本海笑笑说,“山上人家都没有,连水都没有喝的,还谈吃饭?”

我说:“那你总要吃饭吧?”

孙本海笑笑:“当然,两顿搁一块吃,晚上我比往日可是多吃了两碗呢!”

为了找孙本海认真谈一次,我再次找到治安室。可是门关着,门口牌子上挂的是“到一组”。

我正要赶往一组时,一阵摩托车响,孙本海回来了。他摘下草帽扇着风,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失约了。”

我问他刚才处理了什么案子。他说是一组有两个媳妇因为嘴上的是非发生争执,最后引发了斗殴。我打开他拿的卷宗,看了案由——

原来是邻里两个媳妇素来不和,张家媳妇因丈夫在外打工,手头钱多些,穿得亮丽些,李家媳妇看到自己丈夫眼睛老朝张家看,不免心生醋意,少不了指鸡骂狗说些带刺的话污辱张家媳妇。张家媳妇开始是一味忍让,因为一个人在家不敢惹事生非,谁知李家媳妇见张家媳妇不接茬,便愈发认定对方有勾引自家丈夫之嫌。就变本加厉骂得更凶,张家媳妇不得不自卫反击,两个女人吵到最后便升级到打耳光、扯

头发。最后张家媳妇一砖头将李家媳妇头拍破了,见了血双方都有些慌,这才罢战报案。孙本海听取了双方陈述,找邻里左右调查取证,证明李家媳妇先寻衅发难,张家媳妇是自卫还击手打破李家媳妇的头,便作出仲裁:纠纷由李家媳妇引起,对李家媳妇批评教育,责成李家媳妇向张家媳妇道歉。为了缓和邻里关系,考虑到张家经济较李家宽裕,动员张家媳妇给李家媳妇支付部分医疗费。张家媳妇通情达理,买东西到医院看望了李家媳妇。结果是前嫌尽释,和好如初。

我笑笑说:“孙主任,你这调解工作有点和稀泥呢,好像是有理无理都要负责任?”

孙本海笑笑说:“农村调解工作就是这样,生活就象大海,无风也能起波浪,我研究了一下,社会的构成其实就是人与人关系组合,牙齿跟舌头的关系是谁也离不了谁,关系够好了吧?可舌头被牙齿误咬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农村邻里之间,头顶同一块天空,屋连屋,田连田、界连界,怎么可能不发生矛盾?但是你要说好大个事也没得,但也有明眼一看不算个事儿最后却酿成大祸的情况,这就是调解的作用了。人有时就是一口气,双方各让一步,气就消了。如果任由一方逞强,只能加深双方矛盾,所以这种纠缠没有必要绝对分出谁完全的对错。就说这两个媳妇的事吧,要论理是张媳妇全对,李媳妇主动挑衅肯定绝对没理,可是她毕竟是肉体受了伤,要断个明明白白只能使她们积怨更深,毕竟两家是紧邻,早上门一开裤子一提就见面,天天像乌眼鸡一样你瞪我我瞪你都难受,一旦有事还得互相照应。在调解中我感觉到李媳妇有悔意,张媳妇也有修好愿望,就这样断了。从法律条文上讲,可能不很准确,可是却合乎当事双方愿望,不合理,却合情。结果两边都接受了,关系也恢复了。这就证明我调解成功了。”

孙本海津津乐道地说着他的调解经,我不好评判他的调解方式对与错,但取得好的效果才是调解的最终目的,从这个基点评价,孙本海称得上一个优秀的调解主任。

“你肯定看过《秋菊打官司》,秋菊为丈夫跟村长的矛盾上访多次,从乡到县,从县到市,甚至找到市公安局长,动律师告了公安局长,闹到最后,秋菊的官司打赢了,她要的‘说法’有了,可当公安局来车把村长拘走了,她心里却十分悔恨。她不想让抓走村长,只想村长给句软话,官

司进入了法律程序,秋菊和村长关系却和好了,这就是靠法律条文解决不了的事,这部电影给我的启发太大了。你们写作研究的是人物,我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农村调解面临的很多是秋菊之类的事,缓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才是调解的最终目的。”

孙本海也是个爱学习的人,他肚子里有不少典故,在调解工作中也常常拿来化解矛盾。他告诉我,在中坪这样人多地少的农村,田界屋场纠纷时常发生,遇到这种事他就引用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叫张英的大学士(官拜礼部尚书)处理地界纠纷的故事,张尚书在家乡一带地位十分显赫。有一天他接到一封家书,向他告状说邻家圈院墙时把他们家的墙界地也圈进去了,要他托地方官过问处理。张英却没有依仗权势压人,而是提笔给家人写了只有28字的打油诗作为回信:“千里寄信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里人阅信后顿时醒悟,立即将好端端的院墙拆除,后退三尺,留出屋檐滴水。邻居家被张家的大义所感动,立即也将刚砌好的院墙拆除,也往后退了三尺。结果原来墙挨墙的巷子一下变成了宽阔的通道。从此,张尚书的家乡便有了流传千古的“六尺巷”。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人们在发生争执时头脑发热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故事,这时候如果有人提醒一下,人们情绪就会放松,也就产生一种惭愧心理,矛盾也就迎刃而解。我没有读过多的书,但在农村做调解,一是要正直公道,二是以诚待人,以善待人。只要能到达和谐的目的,什么方法都得用,但是不能照搬条文,教条主义往往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孙本海又举了一例:“父子俩为赡养问题闹僵了,儿子不尽义务,不给父亲赡养费,父亲追讨不到打了儿子,儿子急眼了还手太重把父亲头打破了,找到调解委员会来,你说这事咋处理?”

我想,按法律当然要拘留儿子。孙本海摇摇头说,“按书本确实是这样子,可是我调解就不能这样判。这件案子的实质是父亲要赡养费,儿子去拘留坐牢了,这赡养费哪去要?不仅赡养费要不到,父亲还要替儿子养活他的孙子。真要判拘留儿子,父亲也不会答应,就是让儿子去坐了牢,出来后父子怎么相见?所以本案的关键在于儿子是否肯给父亲赡养费。经过我调解做工作,儿子给父亲道了歉,答应按半年一次给付赡养费,父亲也原谅了儿子。这

不两全其美吗?”

孙本海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的,农村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完全死扣条文,达到和谐才是终极目的。“孙主任,你是个有思想的人,真可以写一篇孙本海的调解经了!”

孙本海摆摆手,“可不要写我,我的做法也上不得书。我的标准就是确保稳定,促进全村和谐,老书记不批评就行。”

孙本海尽职尽责做着不起眼的调解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中坪村已多年没有发生过重大治安案件,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综合治理模范单位。

● “提高妇女素质是当前农村管总的工作……”

文升奎,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妇代会主任(分工:主抓妇女工作与计划生育)

文升奎这个名字,乍一听就是个壮实的男人名字,听这名字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黄书记介绍情况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有点纳闷,怎么会让一个男人当妇女主任呢?后来有一天中午吃饭,我问:“黄书记,两委成员我都接触了,也谈过了,就缺妇女主任文升奎同志了,你啥时安排她见个面?”

一屋子人都冲着我笑起来,弄得我莫名其妙。黄书记也笑着说:“你想见文升奎?很容易,马上就安排,一分钟就让她到你面前来!”我望着黄书记,他说,“我可不跟你开玩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拿眼睛扫视了一下屋里,只

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斯斯文文地坐在一边,脸上略有些红晕,不好意思地朝我看过来。

我这才明白,认定这肯定就是我要找的文升奎。“闹了半天,你就是文主任?”

文升奎笑笑,“你见我是个女人,所以你不相信我是文升奎。”

我请文升奎谈谈她分管的妇女和计划生育工作。文升奎有些腼腆,说:“我的工作,就是按照上级领导要求做,作好妇女教育,搞好计划生育宣传。一方面维护妇女权益,一边控制人口增长比率,前面多少有些虚,后一条是实实在在的。你其他工作做得再好,只要突破了生育指标,就前功尽弃,影响全村各项工作的质量,因为现在各级对计划生育实行的都是一票否决制。我们做妇女工作的,压力就特别大。”

听黄书记介绍过,文升奎是个很务实的干部。中坪村是全县人口最多的村子,妇女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中坪一个村的工作量,比邻近好几个村加起来还要多。特别是计划生育,都是一对一的思想工作,育龄妇女正处在高峰期,稍一疏忽,就会出问题。而现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生活,要对全村六七百育龄妇女的婚期、孕期准确全面地掌握,她只能多打听、多跑路、多走访,文升奎的工作就特别辛苦。

文升奎感慨地说:“农村现在思想观念正处在转换时期,对优生优育、对人口与国家富强、与经济的关系理解得还不透彻。我是一点不敢马虎。说句听起来好笑的话,现在的妇女,生活好,营养好,稍不警惕,就怀上了。我工作只要稍有松

懈,她只要躲在家里几个月不出门,或是回娘家住几个月你不去检查,她就有可能给你把娃娃抱回来了。最难管理的还是那些外出打工的,两口子都在广东,不是深圳就是东莞,不到过年不回家。要是平时思想工作跟不上,她们外面出现非计划怀孕,你一点办法都没得。世界那么大,你根本没处找,娃儿一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提高妇女素质、转变妇女观念才是根本,妇女教育工作任务很重。总而言之,提高妇女素质是当前农村最关键的工作。”

文升奎是外地嫁过来的媳妇,有文化,有责任心,也有创造性的工作思路。

文升奎对工作十分负责,为了掌握准确信息,她在各组设有计划生育情报信息员,并且建立了全村育龄妇女生育档案。平日还不辞辛劳地经常调查,不怕麻烦,逢人就打听,对全村近千户人家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有几回,镇上和村里组织干部外出参观学习,从内心里她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扩大眼界,增长些见识。可是她不敢出村,因为一旦离开半个月,计划生育无人喊了,警钟无人敲了,保不准等她回来就会冒出几个“情况”,一旦怀上了,你再去动员人家做人流手术,那就难上加难了。

“我这脑子里的弦,一天到晚绷得紧紧的。连做梦都是有人计划外怀孕了。”文升奎说着,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文升奎的工作主要是琐碎。天天都有永远安排不完的工作对象,时时脑子里都在琢磨着哪个组可能出问题。她告诉我一个例子:有个媳妇不小心意外怀孕了。信息情报员很快就告诉了文升奎。文升奎十分紧张。急忙上门做工作,可是这媳妇不承认自己怀孕的事实。文升奎到了那户人家,那媳妇装得什么事也没有,说“文主任,我没有怀孕,我最烦生孩子了,多难受呀,一辈子怀一次也就够了,谁还愿意怀第二次?你现在就是给我指标我也懒得生了……”说着拍拍肚子,扭扭身子,“你看我像怀孕的人吗?放心吧,文主任……”

在男人眼里,女人刚怀孕是很难看出来的。然而对于女人却敏感得多。敏感的文升奎坐了一会儿,很快从孕妇的神情上证实了信息的准确性。“别的东西容易隐藏,女人怀孕是藏不住的,怀了孕的妇女,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妇女干部的基本功,不能等她身体有了明显变化才发现,那样就晚了,那时去做手术,思想工作难度大,手术

安全系数也让人担忧。”

文升奎不露声色，每天往那媳妇家跑一趟，路过门口时也会突然不经意地进去坐一阵子。拉家常，说琐事，谈外面经济形势，讲现代人生育观念。那媳妇想继续蒙下去，但文升奎一坐几个小时，怀孕初期的妊娠反应十分强烈。她一会儿到水管那儿去吐一阵酸水，最后终于忍不住呕吐起来了。那媳妇读过中学，是个识文断字的明白人，只好对文升奎坦白交待：“文主任，对不起你，我确实怀上了，算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也不给你为难了，明天我跟你去医院吧。”

但文升奎意识到，作为妇女主任，抓计划生育光靠盯着人家肚子是不行的，这是标，而不是本。正如她所说，提高农村妇女素质、彻底转变农村妇女思想观念才是根本。她经常组织妇女分组学习，开会，宣传新观念、新思想。宣传发达国家和国内城里人的生育观，宣传人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对国家强盛的影响。为了改善妇女地位，她引导妇女们大胆创业，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生存竞争能力。在全村妇女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中坪村的妇女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在镇里、县里一直名列前茅。

了解了文升奎的工作情况，我对黄书记说：“这个小文工作不错呢，既有思想，又有实干精神。”

黄立杰仍是像评价他所有的班子成员一样，嘴上轻描淡写地说：“嗯，还可以。”脸上露出的却是满意的笑。

●“干事业，就得有股子拼劲！”

喻良华，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委员（分工：主抓水、电、路）

喻良华是从生产队长中选拔起来的优秀干部。他当队长的七队是全村最大的生产队（组），六百多人，在这样大的生产队当队长是十分不容易的。听说马桥镇几十个行政村中有好几个村的人口都只不过六七百人，七队这个队的人口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行政村。喻良华就是凭一个“实”字，赢得了全队群众的信任，各项工作走在前头，这样他的地位逐渐显出来，在上届“两委班子”换届时作为参选对象参加选举，进入了村领导班子。

喻良华对老书记黄立杰格外佩服，采访他时，他很少谈自己，更多的是谈老书记。

“我们没得啥说的，村里要有什么成绩，也是老书记

领着大伙干的。”

“老书记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不跟上怎么行？我没得别的本事，就是做事做人都学老书记。”

喻良华说：“最打动我的就是老书记几十年如一日的扎实作风和清正廉洁，当初低次河电站落成时，四川姓吕的老板为了结账顺利，就给老书记送了8000元钱。老书记义正辞严批评他，说他人格不止值八千元，可是那老板没理会过来，以为黄书记嫌钱少了，就加到两万块，又送了去。惹得黄书记发了火，要把钱交到村财务上抵吕老板的账款，吕老板才知道他遇上了个真神。吕老板经常在我们村做项目，跟我有感情，和我认了干亲，这件事是吕老板喝醉了酒自己亲口对我说出来的，要不能谁知道？黄书记不准我往外说，知道这事的人不多，黄书记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他既不接受不义之财，同时也不愿伤害送钱的人，这件事让我彻底服了老书记，在廉洁上，再没有老书记过硬的了！”喻良华说着说着就感慨起来：“在他手下干事，更不容易，他自己没有死活地干，我们怎么敢马虎？”

近几年是中坪村基本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全村几十里的道路硬化、电网改造、电站改造增容挤在了一起，任务十分繁重。而这几项工作都是由喻良华分管。几十里的村级公路，需要多少水泥，多少人工！几十公里的输电线路，得多少人手才能把线架起来？按常规根本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朴实的喻良华时刻以老书记为榜样，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每天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节假日从来也不曾休息过，

无论家里出再大的事，喻良华都感觉与他无关。他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感动了村民们，全村劳力只要能走动的都积极投身路、电改造工程。结果，三十多里供电线路、四十多里水泥路扩建，都按照党委的要求提前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整齐的高压电线、平坦光洁的水泥道路，都是喻良华带领群众用汗水干出来的。

“老书记常说，干事业就得有股子拼劲！”喻良华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刻，总是用这句话来激励大家。

喻良华独立主持的工程最艰苦的要数低次河电站改造。

原来的电站在黄立杰亲自指挥下修建，虽然小小电站两台机组只有五百多千瓦时，几十年来却也为村里创造了不菲的财富。用不完的电上大网，每年为村里增收五十多万元。但随着时代发展，电站发电机组有些老化了，发电功率也显得太小，因当时设计水平局限，还经常不能满负荷运行。也就是说，低次河的水每年利用率只有一半。当国家在“十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清洁能源的战略，鼓励发展具有节能减排的循环经济时，黄立杰马上想到了本村的低次河电站。为了将这股河水发挥最大效能、创造最大价值，他提出了低次河电站改建增容的项目，把两台老机组换成总装机容量820千瓦，24小时满负荷运行后，每天发电收入由原来的二千多元增加到四千多元。保守估算，每年可为村里贡献售电收入一百一十多万元！仅此一项就为集体经济增收五十多万元！

黄立杰把改扩建电站的工程全

权交给了喻良华，因为改建要停产，黄立杰就给喻良华算了笔账：“现在是丰水季节，电价也在提价，你的任务能产生明显的效益。你早一天竣工，村里每天就多收入四千多块钱！赶时间的原则是不能影响质量。”

一天四千多元！这效益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喻良华带着压力打起了突击战。每过去一天，他就想，今天又丢了四千元！天天这样算账，他就天天睡不着觉，干脆就睡到电站的机组旁边。

每天从天亮开始直干到半夜，实在人困马乏挺不住了，才停工歇息。直到腊月二十八，城里、乡里都放假了，他还在作竣工前的最后调试。家里人找来了，问他：是不是不要过年了？家里啥都没有备办呢！喻良华说：“顾不上呢，办什么年货！你们看着买就是了，现在的年货还不好办？猪杀那么大，钱有那么多，到街上拣着往回搬就是了！你知道我这晚一天竣工村里损失多少钱？四千多元！你不心疼吗？”

屋里内当家的一听也愣了，没想到丈夫干的事这么值钱。便也心疼那四千多元钱了，说“行行，既然你这样值钱，我们就不指望你了。你抓紧干吧，总得回家吃团年饭吧！”

喻良华果然赶在腊月二十九那天竣工，电站一次试车成功，一合闸就轰轰隆隆地转动起来。

老书记黄立杰早就等急了，看到电站终于恢复生产了，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满意笑容。但他表扬喻良华的方式仍是轻描淡写：“行，干事业就是要这股子拼劲！”

先进文化引领—— 迎接和谐新时代

“中坪村要过大节了！”

“是知识竞赛，文艺大汇演，听说节目精彩得很！还要评奖，中坪村有钱，奖金重得很呢！听说县文化局、镇委机关都要出节目！”

“要来好多好多客人呢！县委县政府领导都要来！”

中坪村要过大节的消息越传越远。

举办知识竞赛和国庆文艺大汇演是中坪村党委、村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后形成的决议。举办这次大型活动，也是中坪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进入2000年以来，中坪村的集体经济日益壮大，产

业结构调整有序进展,各项工作突飞猛进。

继 2004 年黄立杰被评为全国农村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之后,2005、2006 年是中坪村各项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年份。这两年中,值得载入中坪发展史册的事件太多了。比如几十里的输电线路改造,几十里的村级公路水泥路面硬化,全部靠自有资金完成;低次河电站改造增容竣工,最后一户村民搬下山后,标志着生态性移民搬迁全部完成,新农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以及省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保康县委常委召开专题会议,下发了“关于在中坪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工作的会议纪要”。保康县委和马桥镇委举办了“首届湖北保康新农村建设论坛”。北京、湖北省和襄樊市有关专家和县委、县政府领导亲临主持。会上各方代表就学习中坪村新农村建设进行了经验交流。

中坪的工作上了一个台阶,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作为县委建设新农村的试点单位,中坪将承担更多的探索任务。黄立杰征求村“两委班子”对今后一阶段的工作意见时,有同志提出办一次大型文艺汇演,活跃群众文化,提升群众建设新农村的热情。这一下还真就送到了黄立杰的心坎上。

黄立杰不怎么懂文艺,但内心里却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知道,文化跟学校不一样,但同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不仅当即表态支持,还强调说“要搞就搞好,搞出声势和影响来。”于是经过两委班子讨论作出了一个决定——结合普法教育,在文艺汇演的同时进行一次法律知识大赛。对法律知识竞赛和文艺汇演中评出的前三名给予奖励。既发奖金,也发荣誉证书。这样才能取得鼓励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和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提高中坪村干部群众的文明程度。党委决定,大赛和文艺汇演在村党委领导



老有所乐

下筹备,具体由方学文同志负责。

方学文是个文艺爱好者,他写得一手好书法,精通文艺,还具有创作、表演节目的能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兴趣和热情都转到经商创造财富方面去了。中坪村好多年没有开展这种大型群众性活动了。接受这个任务后他十分兴奋,心想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汇演节目组织好,演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演出中坪村的水平来,让文艺节目起到激励群众、鼓舞群众的效果。

首先是创作节目,他加班加点,把中坪村近些年来新鲜事物和巨大变化尽可能在节目中反映出来。动笔杆子这是方学文的强项,他把群众熟悉的文艺式样全部利用起来,小品、三句半、诗朗诵、对口词、相声、说唱、小话剧……应有尽有。

方学文的另一个任务是要借这次活动调动起全村青年对文艺活动的参与热情。时间紧,任务重,他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次汇演的意义,吸引有文艺特长和爱好的村民报名参加。

也许是山村太平静了,也许是人们许久没有集体活动了,特别是青年们一直渴望着能有更多的机会聚会,有些文艺细胞的中老年村民也在内心里盼望着一种热闹,报名的很快就让方学文应接不暇。学校老师、本村青年,打工回乡的,外地在中坪做生意的,一些中老年男女也赶来凑热闹。

方学文自编的节目一个个新鲜出炉——

诗朗诵:《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

小演唱《老俩口赞新农村》

豫剧选段:《谁说女儿不如男》
小品:《寻找丢失的那颗星》
说唱:《话说中坪水、电、路》
表演唱《中坪美景四季歌》
对口词:《难不住的山妹子》
马桥地方戏:《划旱船——唱唱咱们的新生活》
相声:《生态巧对》
表演唱:《姐妹劝嫂建沼气》
舞蹈:《齐心奔向新农村》
……

方学文的确是个人才,他一口气自编了十多个节目。这些节目都是结合当前农村形势和中坪村实际,配合村党委中心工作和中坪建设新农村的发展目标,有的就是直接宣传村里的村规民约和各项规章制度。这些节目既通俗、又明理,直接说的就是村民们熟悉的生活,甚至就是他们的身边事,所以极大地刺激了青年参与演出的积极性。

他们纷纷抢着上节目、争着出主意,用集体的智慧参与策划、创意,对方学文自编的节目不断丰富完善,各个节目都有了出人意料的演出效果。

加班、加点,没有工钱,没补贴,有时甚至还得贴上吃饭钱。但演员们热情高涨,情绪亢奋。在分散劳作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各自为战,单打独斗,摸索着经营各自的营生,独自承担着竞争的激烈和成功的喜悦。有时孤独、郁闷,也有时感到寂寞和无聊,他们渴望一种相聚和交流。他们对村党委举办这样的知识竞赛和文艺汇演非常感激,这种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展示个人才华的机遇。好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他

们聚在一起,感觉到是在过节。除了排好方委员编的节目,他们还自发地报了许多自己认为拿手的节目,独唱、独舞,三句半,快板书。方委员代表党委审查过后,就作为正式节目确定下来。

黄立杰心更细一些,或者说他作为党委书记考虑得更全面一些,中坪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就像农家过喜事,办大事,得接客。不能忘了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不能忘了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及时指导。还有周边的兄弟村,比如先进典型尧治河村,镇直各部门……

黄立杰对方学文说:“小方,你差什么我给你什么,但是你得把这台知识竞赛和文艺晚会给我办好,我要把县委镇委领导都请来!”

方学文更是激动。他爱好文艺,但是由于承担的工作繁重,他没有功夫展示。这次活动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办好一台晚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创作、审查节目,分派节目,监督指导排练之外,还有舞台、音响、灯光,主持人和主持词……

这都是很专业的,需要请教专业人士。他不辞辛劳,尽情发挥着多年的文艺修养和积累,积极调度方方面面的力量,筹备工作在他指挥下有条不紊,紧张而有秩序。

黄立杰对这次活动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方学文的想象。他以为老书记平时只抓经济,不懂文艺也不会真正重视。没想到老书记把这事看得这样重,认识提得这样高。

黄立杰不懂文艺,但是政治上却很敏感。在他看来,新农村不光只是建新楼房,不光是让村民们手里有钱,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支撑。他当书记三十多年了,政治挂帅那一阵子抓文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现在抓文化是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为和谐社会服务。农村前一阶段放松了文化,结果意识形态出现了倒退现象。他发现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听招呼了,有些人只关心自己了,只关心自家腰包了,集体观念和社会主义信念淡薄了。人们私心重了,不大关心别人了,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人为自己发财甚至不择手段……

黄立杰看在眼里,他心里急呀!前一阵子学习三个代表,提出“共产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用先进文化引导人,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平台。这下好了——法律知识竞赛、文艺汇演,这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平台。他得借势把思想文化抓一下,让党员和群众的法律意识

有所增强,让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溶解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里。因此他授予方学文最大权力,需要什么道具、乐器、音响,只要他提出,就尽量满足。

他向县委和县政府发了请柬,知识竞赛和文艺汇演那天恭请领导能前来指导。

他到镇上专门汇报,请镇党委政府领导全部参加观摩。

他派人去各村送了请柬,请各村支书和群众来中坪看戏。

他特别请了尧治河村,尧治河是全省、全国的典型,中坪村要向尧治河学习,而且尧治河的书记孙开林是县委常委,是全县村支部、村党委的杰出代表人物,他请孙开林一定出席,还特请尧治河村带节目来参演助兴。

……

黄立杰发的请柬让全镇都感到新鲜,还有些震惊。这个黄立杰平时寡言少语,倒弄出这么大一个动静。在农村干部看来,这不是谁有钱谁都能闹腾得起来的。首先得有人才,得有人编,得有人演,还得有人组织筹办。他们心里都认为,只有中坪村才有这实力,中坪村大人多,既有钱,又有人才。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中坪村要过大节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遍了马桥镇。各村的老百姓也更加关注。他们长年累月不出山门,窝在各自的山凹里。电视上倒能看些热闹,但那毕竟是画中的故事,离自己千山万水,对于他们简直就像外国一样遥远。中坪村要唱大戏了,这可是有刺激性的新鲜事儿,对于他们就像过去老年人说的赶庙会、逛大集。他们兴奋极了,甚至比主办方中坪人更兴奋。

对于时下的山里人来说,他们苦的已不止是生活的艰辛,更有那难耐的寂寞。他们一天天地数着日子,焦急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他们似乎又怕这日子真的到来。他们更愿将这种等待永远长留心间,希望这期盼能成为永远。

这快乐、热闹的一天终于如期而至。

2006年的国庆节,原本就很繁华的马桥镇更多了快乐气氛。小镇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这与平时的赶集大不相同。人们比平日穿得讲究了许多,特别是青年们更是兴高采烈,小伙子西装革履,姑娘们穿着各式各色裙子,满街都充溢着喜庆之色。

马桥的气氛其实源头并不是在马桥,这种情绪场是

从核心地带、汾清河那边的中坪村传导波及而来。

马桥镇与中坪村之间只隔着一条小小的汾清河。镇街中间的一条岔街尽头是一座不大的桥。这座桥像一根扁担,左岸是马桥镇繁华街市,右岸是中坪村青山绿水环绕着的新农村美景。

节日的中坪村到处喜气洋洋,装修一新的村委会大院张灯结彩,汇演的舞台就设在村委会大院。这是一个很智慧的选择。村委会大院位于全村中心地带,地基也比周边民居高出好几尺,正好形成一个天然平台。村委会大院两边和二级站大渠对岸都是按照新村规划建设的一排排新式民居,最具中坪特点的新农村景色尽收眼底。排排小楼望山傍水,家家门前花团锦簇,户户小桥流水人家,若与著名江南水乡周庄相比,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路过的游人们评价说:此处不是周庄,胜似周庄。

没有周庄的浓烈商业氛围,也没有周庄的嘈杂与喧嚣,而中坪青山绿水的自然恬静却是周庄无法企及的。

村里花钱装了投影背景幕布,聚光射灯,映射出来的正是文化馆摄影师摄取的中坪村真实景致。其实,如果不是天黑,即使不用任何装饰,村委会对面的苍翠青山和院门口的小桥流水就是最好的天然布景。

下午是紧张的法律知识竞赛,晚上是四个小时的文艺汇演。而白天决出的优胜者颁奖仪式也放在晚会上进行。

演出终于要开始了,当主持晚

会的英俊小伙和漂亮姑娘一齐宣布“中坪村庆‘十一’法律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暨文艺晚会现在开始”时，舞台上七彩华灯齐放，一阵鞭炮锣鼓齐鸣。幻灯投射在天幕上的景致和舞台射灯将中坪新农村的夜空映照得富丽堂皇，如梦如幻。

从四邻八乡赶来的各村群众从上午就在等待。有的下午就占好了位置，大院内外、二级站大渠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翘首以盼的人群，村委会院墙上、对面人家的楼顶上都站满了热心的观众。

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不只是今天一天的等待，而是长达几十年来的潜在期盼。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活动只不过是中坪一个村办的，而参加演出的演员也基本都是中坪村的人，但他们的热情却让人想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想到中央电视台的“心连心”。而在他们眼里，这比中央台的春节晚会更有意义，中坪本村的演员也远比那些当红歌星更让他们关注。

这么大的场面甚至出乎了黄立杰的意料，他估计到外边来的人不会少，但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壮观的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感到这不仅是中坪村的吸引力，这是人民群众对农村新文化渴求的真实反映，也是未来新农村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所在。

同样感动的还有马桥镇委和镇政府领导，特别是从一百多里外的保康县城专程赶来的县四大家领导们。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县直所有涉农单位的局长们……

代表县委向中坪村的晚会发表

祝辞的是保康县委常委肖定佐同志。

当主持人宣布：“首先，请中共保康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肖定佐同志代表县委为我们的晚会致辞”时，台上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疾风骤雨般的掌声。这位肖主任曾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写过不少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因此他那激情洋溢的讲话也具有很强的磁场效应。

肖主任对于中坪村几十年来在村党委书记黄立杰同志领导下大胆改革、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和令人感佩的巨大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坪的党建工作、经济发展、普法教育、生态保护、新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年来一直是省、市、县的先进典型，他赞扬了村党委书记黄立杰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肯定了中坪村正在走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学发展道路。希望中坪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新农村建设推向新的高度！祝福中坪人民未来的生活更加富裕美满！用勤劳和智慧把中坪村建设成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热烈的掌声几次将他的讲话打断，肖主任的祝福说出了各村人民共同的心愿。

在肖主任最后一句“预祝晚会演出成功”之后，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演出开始了。

一个比一个精彩的节目不断赢得阵阵掌声。这些节目演的全是中坪人熟悉和关心的内容。文艺巧妙地成为了一种宣传载体，歌颂了党中央的惠农政策，倡导了新农村新的文明卫生生活方式，宣传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用文艺形式向群众展示了中坪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指出了新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内容通俗易懂，表演生动形象，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特别为村民们喜闻乐见。碰上大家熟悉的曲调或流行歌曲，全场观众都

放声欢歌新农村



跟着唱了起来。在山村人民的眼里,这个晚会的剧场效果一点不比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差。

而晚会最有特色的还是节目寓教于乐的现实意义。每个节目都与中坪人的生活有关,比如《党的颂歌》以说唱的形式,从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到邓小平同志让人民致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总书记和谐社会思想,直唱到村党委书记黄立杰带领干部艰苦创业改变了中坪面貌;那个《说说中坪水、电、路》的“三句半”,基本上就是解读村里关于自来水、电和公路的使用制度和维护规定;而《姐妹劝嫂建沼气》则是一个科普表演唱,宣传沼气的卫生节能好处和建沼气的技术、维修、使用办法。一个五六分钟的节目效果等于办了一期沼气培训班;而方学文编写并亲自主演的小品《寻找丢失的那颗星》则成为剧场效果和宣传效果最好的节目。

剧本以中坪村创建“十星级文明户”为素材,说的是一个三口之家争创“十星文明户”的故事,这个三口之家在政治学习、创业致富、环境保护、遵纪守法、文明卫生等各方面都很好,原本已经评上了“十星级文明户”,村干部给挂上了“十颗星”。可是这小两口在外面表现很好,待人和气礼貌,而媳妇是个“外面光”,一回家嘴就碎起来,经常为一点小事与儿子关在屋里斗嘴吵架,公公不得安神,对媳妇很烦,便想了个主意,趁儿子媳妇外出后把门口的“团结星”偷偷摘了下来藏了起来。“十星户”变成了“九星户”,邻里议论纷纷,儿子媳妇很没面子,跑去找党委和村委会。村干部让他们回家找老爹,说:“你爹认为你们家庭团结了,这颗星就回来了。”小两口顿时大悟,忙回家向老爹承认错误,跪下请责,立下保证,今后痛改前非,让家里家外一样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老爹拉起儿子媳妇,批评教育加鼓励,最后把那颗星从口袋里掏出来,亲自帮他们挂到门口……

看到最后,全场掌声雷动,演员谢幕几次方才平息……

文艺汇演仍在进行,剧场效果让党委书记黄立杰深受触动,看来今后得加强文化建设,新农村离不开社会主义新文化呢!

夜深了,演出仍在继续,黄立杰走出会场。一个人信步漫游。他走到汾清河高高的石岸边,听着近处汾清河水潺潺的流淌声,远处鼎沸的人声也依稀可闻。一时间心里充满感慨。三十多年了,从大集体改天换地三改汾清河、

乱石滩上造良田、到修大坝、苏溪河引水修盘山渠、开发小水电站、开发矿山、退耕还林移民搬迁、新村二次规划、电网改造、村级公路建设、磷化总公司改革、绿色产业开发……

时间像身边的汾清河一刻不停地流走,历史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过电影似的从眼前闪过。

黄立杰在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问题他必须认真思考,拿出自己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是县委领导要他思考的,中共保康县委书记陈丰林同志已将中坪作为自己的工作联系点。陈书记经常到中坪村来调研,多次和黄立杰探讨新农村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最让黄立杰上心的是,县委陈书记提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如何保护好保康的青山绿水等问题。陈丰林书记还要黄立杰思考:中坪村作为县委建设新农村的试点,在寻找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共赢的道路上如何拓展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下一步的重心是什么?黄立杰明白,这是上级党委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这些问题在黄立杰心里变得简单而具体——现在中坪不缺钱了,集体和村民都相对富裕了,作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下面该把农民往哪个方向引领?

其实,下一步要做什么黄立杰早已在思考,他心里已经有了个清晰的轮廓——

生态需要进一步保护,绿色新产业需要上规模、需要市场集约效应,磷化工需要向精细方向发展,新农村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农村需要新文化支撑,更重要的是村民的素质需要提升,党中央和谐社

汾清河的儿女们 ② 人文篇——同心走向新时代

会思想需要通过人的素质提高来实现，新的时代更需要重建新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问题要通俗一点给村民们讲，老百姓不懂价值体系，但“八荣八耻”却是都应该牢记的……

黄立杰有些感慨，人生太短暂了，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只要党需要，只要村民信任，自己就得把这中坪这辆车拉下去。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让中坪的山更青、水更绿、人更富……

汾清河是有尽头的。它源自神农溪，流过中坪村、流入南河、汇入汉水、流入长江、归于大海，而社会

发展却是没有尽头的。党啊，我这个最小的书记一生没有更高的目标，只求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中坪群众，不求后世能留芳名，唯愿一生无愧我心……

汾清河淙淙有声，奔流不息，它不是在流淌、而是在倾听——

倾听黄立杰此时的内心独白。

汾清河也在评说——评说黄立杰平凡而又无愧无悔的人生。

汾清河也在见证——见证她的儿女们在这个共产党员带领下创造的光辉业绩……

汾清河的流淌永不停歇，汾清河儿女们的奋斗故事还将继续。想到即将到来的新农村建设高潮，一种壮心不已的情绪激励着五十多岁的山村党委书记。黄立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法律知识竞赛





神秘的山水,奇特的人物 ——作者后记

在我认识保康之前,“深山出俊鸟”这句话对于我只是一句俗语,而当我因一个偶然走进保康之后,对于这句俗语、对于整个保康便有了全新的解读。

我与保康是有缘分的。我参加过襄樊市委的扶贫工作队,在一个叫着简槽管理区辖下的一个500人的小村住过队。保康以她险恶的地理环境和特别的贫穷让我这个陌生人感到畏惧,而后来受组织委派撰写过保康大山深处的几个先进典型,认识了一批优秀的山区农村干部之后,又对她特殊的人文环境心生敬意。

保康是个出典型的地方,最初由市里安排写出了后来受到湖北省委表彰的“湖北农村党支部十面红旗”之一的九里川,篇名为《凝聚的群山》;后来又应保康县委和襄樊市委组织部之邀,撰写了后来成为省内外知名典型的尧治河村的报告文学,篇名为《超越神话》。当年九里川的报告文学曾受到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的高度评价,而今天的尧治河村的党委书记孙开林同志已成为保康县委常委、全国十届人大代表,并在今年光荣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

而《汾清河的儿女们》中的主人公之一,中坪村党委书记黄立杰则是另一个类型。他的故事我是断断续续听到、零零星星积累而后产生写他和他领导的党委和中坪村的冲动。最开始是听到保康有个外号叫“黄铁匠”的人,以为真的是个打铁的人,后来才知这是当地干部群众给他们的书记取的绰号。职业的本能让我有了兴趣。后来见到保康县委和马桥镇委的同志,免不了打听这位“黄铁匠”,方知他的

名字叫黄立杰，而且他们随意讲出的一个个小故事都逐渐增加了我的好奇，并开始强烈地吸引我。于是我想写写这个人物。可是了解黄立杰的人却都说，这个人很怪，论工作、论廉洁，他是最过硬的，论成绩，论富裕，他那个村子也是全市少有的。因为地处马桥镇边，通往神农架的省道从他的村子旁经过，中坪村那美丽得有些特别的村容村貌引发了多少赞叹，可是黄立杰却最不喜欢人宣传他。他有句口头禅：“只要中坪人有楼住，有钱用，只要中坪党员群众认我的账就行，没必要对外边张扬。”因此也得罪了不少记者和当地笔杆子。

这更激发了我想了解他的好奇心，想搜集一些素材将来写电视剧本。于是选了“五一”黄金周去那里深入生活。听到我是个作家，老黄果然不很热情。碍于情面一块吃了顿简单的饭之后，他再不露面。我便自由地找了些村民和干部聊天，这样倒可以搜集到真实的材料。出人意料地是，那些与我谈话的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地介绍：“我们黄书记可是个值得写的人，是他自己不让写，不喜欢宣传，要不早应该是全省全国的先进人物了……”他们也为村里前景担忧，因为黄立杰五十六七岁了，他们怕他休息离任后中坪的大好形势不能延续下去。他们的这种担忧也就证明了黄立杰的价值所在。于是我便向他们打听老黄的故事，而他们随意谈出的一个个故事，一桩桩事件都有很强的文学性。村里干部群众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就是他们的黄书记没有宣传出去。他们甚至为此感到不平。但我只是作家，没有组织的委派，我只能代表自己，从文学角度，我感到这是一个文学人物，从一个党员责任感的角度，认为这是我们党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干部，最需要的作风。于是我有了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念头。为了不惹老黄生气，最后我只好写成了以中坪村的社会发展为主线的村史似的纪实。文中有些故事因顾虑某些因素我没有写进去，多少有些遗憾。比如有群众讲了这样一件事：周边一些有磷矿的村子都先后以改制的名义实行了股份制，最终让集体的矿山资源为少数人所掌握。而黄立杰却始终抵制这种作法。他坚持说，只要他在村书记的位置上，决不允许把中坪的矿产资源变相变成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矿山是全村三千五百多村民共有资源，决不能让少数人占有。即使他不当书记了，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就要以党员的名义坚持一天！带领全村人民一起致富、把全村人带往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直是黄立杰胸中永远不变的理想——他这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几十年始终不变的执着追求深深感动了我，这便是我萌生写这篇报告的最初动因。而激励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中坪村与我所写过的尧治河村居然是邻居，这种先进典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成长的现象值得研究，黄立杰与孙开林同是我们党的优秀基层干部。他们两个村之间、两个书记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两个村的许多工作思路也有不少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地方。比如建水电站就是黄立

杰先干起来，而孙开林借鉴了中坪的经验。开发矿山、修村级公路、建新式民居，黄立杰则受到了尧治河的启发。不同的是孙开林更具有现代意识，黄立杰对传统更为留恋。

孙开林这样的优秀党员获得的荣誉与我的文章并没有多大关联，写过他的人很多，我只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他们对我这个写作者的影响。“写英雄、学英雄”是特殊的红色年代的口号，而“近朱者赤”的说法倒是较为客观。无论是孙开林或是黄立杰都对我这个作者产生了一定影响，至少对于我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有所影响。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让我敬佩，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精神令我感叹。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自然无法达到他们的境界，但他们或多或少对我有所改变——他们的事迹和品格至少引发了我对当代核心社会价值标准的判断——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孙开林、黄立杰，中国需要更多中坪村和尧治河这样的新农村典型。基于这个认识，我将把“社会主义新农村报告文学系列”坚持写下去。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中坪的新农村也处于探索的初期，由于时间紧迫，这篇“报告文学”还显得有些粗糙。我这里说的紧迫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主旋律写作的党员作家，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想赶在党的十七大前脱稿——用这部反映基层党员群众齐心建设新农村的纪实作品，向党的十七大献礼！感谢报告文学杂志社的指导和扶持，让我的这个夙愿得以实现。同时我也有信心将这部作品进一步打磨，并将择取精华用于其他体裁的创作。因为黄立杰这样的人物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是太难得、太需要了。

2007年9月完稿于襄樊市委党校寓所

王伟举，湖北省宜城市人，中共党员，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创作二级，供职于湖北省襄樊市文联。创作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电视文学剧本、文学评论等计二百多万字，已出版小说集《花地》、报告文学集《飞旋的世界》、《东方底特律之梦》、《超越神话》、《世纪沧桑》共五部。

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五届委员会委员，襄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卢旭）